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八號

中國歷年入超之解釋及其危險……馬寅初

聯邦國之新形式……潘大道

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華超

意國殖民地問題……胡愈之

現代史料(五篇)……記者

攝山佛教石刻小紀……鄭鶴聲 向達

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華林一譯

痲菸……仲孚

煙影(小說)……郁達夫

女郎愛里沙(小說)……李劼人譯

時間之神(劇本)……葛綏成譯

民國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月二回 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Vol. XXIII, No. 8, April 25, 1926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各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原價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三角（原價二元九角六分）
全年	廿四	三元（原價四元四角八分）	四元六角（原價五元九角二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宋張思恭不空金剛像

首都之大變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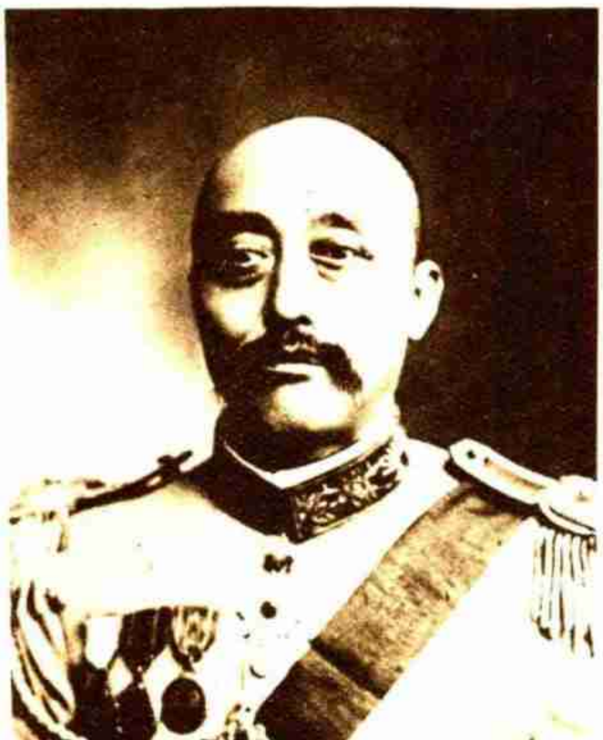
——人物之升沈——



治安會主幹王士珍



倉卒出走之段祺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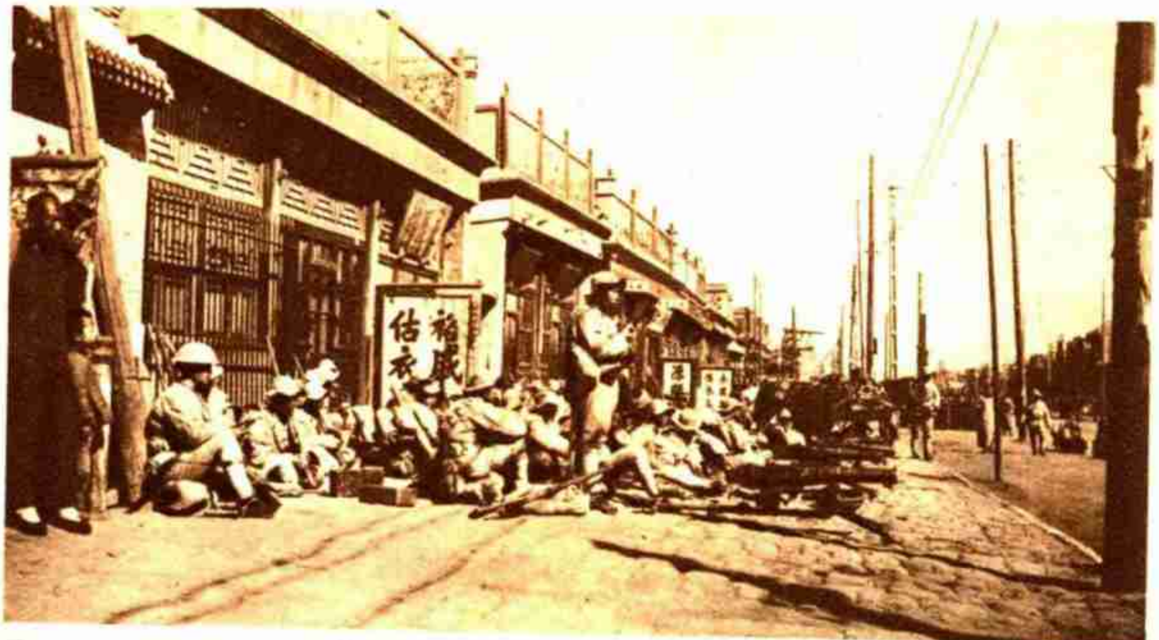
新任衛戍司令王懷慶



退出北京之鹿鍾麟

首都之大變局(二)

——府衛隊之繳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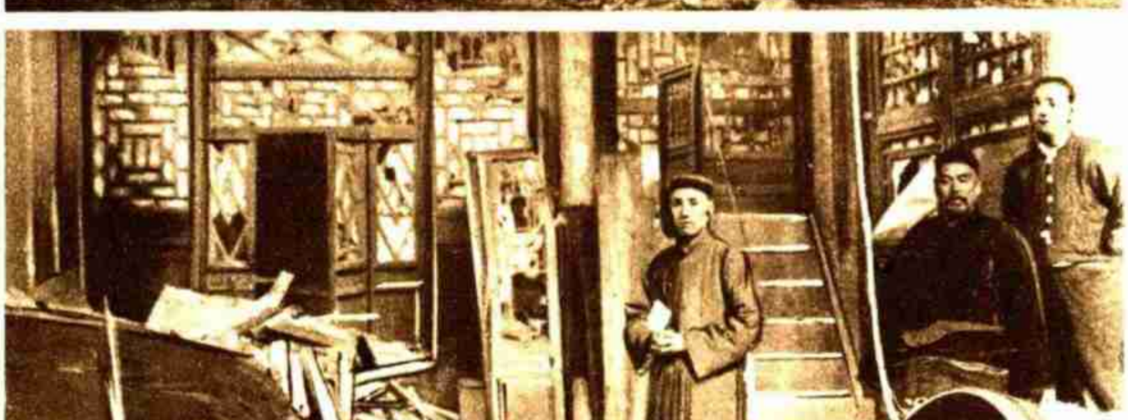
四月十日吉兆胡同之執政府衛隊，經國民軍包圍繳械遣散。此即繳械時之衛隊。

首都之大變局（三）

——炸彈威脅下之北京城——







(上)宣內公立第二十一小學被飛機拋擲炸彈後
(中)大阿宮文淵閣東北落下一炸彈一門倒莊思緘陳垣等於着彈處植樹以留紀念
(下)被奉軍飛機拋擲炸彈後之天和玉飯館

首都之大變局（四）

——奉軍佔領下之北京城——





（上）奉軍開抵北京城外

（中）被北京奉軍司令部逮捕槍決之京報社社長邵飄萍氏

（下）東安市場之大火



首都之大變局(五)

——奉軍佔領下之北京城——







(上)王府井大街之直奉聯軍警備司令部
(中)奉軍迎王瀚鳴入警備司令部
(下)入京之奉聯軍

奉直聯軍之領袖



此爲奉直聯軍領袖在天津之合影：前列自右而左，爲畢庶澄，褚玉璞，張宗昌，楊淸臣。最後列爲王揖唐，王占元，榮鴻志，朱曜，吳光新，田中玉。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八號
民國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雜評……（一）
中國歷年入超之解釋及其危險……馬寅初（五）
聯邦國之新形式……潘大道（一一）
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華　超（一九）
意國殖民地問題（國際問題研究之七）……胡愈之（二九）
■世界新聞屑……（三三）
時事漫畫……（三五）



現代史料

希臘的狄克推多——潘格羅將軍……何作霖（三七）

日本勞動農民黨的成立……何作霖（四〇）

印度國民議會的女會長……從予（四二）

美國禁酒的失敗……幼雄（四四）

各國之國家總動員令法……幼雄（四五）

■日本婦女勞動團體之勃興……（四八）

攝山佛教石刻小紀（附圖十七幅）……鄭鶴聲 向達（四九）

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斯濱加著 華林一譯（七五）

■偎傍……（八九）

麻菸……仲孚（九一）

煙影（小說）……郁達夫（九七）

女郎愛里沙（小說）……法國 Edmond de Goncourt 著 李劼人譯（一〇五）

時間之神（劇本）……日本菊池寬著 葛綏成譯（一二七）

時事日誌……（一三一）



雜評

□

現在要解決國事，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由國民會議來根本解決；二是由實力派的互相妥協造成臨時政府，以徐圖善後。在眼前的形勢中，國民會議既無法召集，第一條路完全走不通；於是臨時政府的成立，遂成惟一的重要事件。

我們承認由顏惠慶出來組織臨時政府，是向第二條路上走去的較妥當的方法。但也有幾個條件：一是顏閣必須由實力派的互相妥協而產生；二是顏閣成立後必須有消除北京的混亂與恐怖狀態的能力；三是對於善後方針必須切實宣布。我們更就這幾個條件與事實上的顏內閣去一對照，則覺得很不能樂觀：

第一，顏閣本爲吳佩孚所提出，張作霖當初亦表示消極的不反對。但吳張間有護法護憲的爭執，顏閣的由何而產生，亦因之發生問題。張氏今已表示不管顏閣的事，這是好意還是惡意？這種態度是否事後的疏通所能生效？如不能疏通，顏閣將何以立足？這都是重要的問題。

第二，欲明白顏閣的能力，當從顏閣本身去觀察；換句話說，就是顏閣中各實力派代表閣員，能否就職？就職後能否出力爲

顏氏撐面子，這亦是須顧及的。

第三，我們讀顏氏九日通電所述三事，在軍事方面爲公開會議，審量各省區財力民情，決定各省區存留兵額；財政方面爲望各省區勿截留稅款，中央亦厲行撙節；交通方面爲求各軍放還車輛，並統一鐵路行政。這種表示，是否可算善後方針的宣布？這種宣布是否可使國人滿意？這問題於顏閣將來的責任實有重大的關係。

我們知道護憲護法爲吳佩孚張作霖各爭自己面子的舉動，於國家大局，並無關係，卽可不問顏閣的爲法統內閣抑爲事實內閣。我們知道顏閣是臨時性質，因遷就事實而產生，卽可暫時不談一切根本大問題。惟現在的所以必須有顏閣，意義全在免除目前糾紛與徐圖大局善後的兩點上。深望顏氏對於這兩點加以注意！（穗）

□

在這幾天戰機四伏的中國裏，居然成立了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算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雖然詳細的組織章程和進行計劃，還沒有見到，但據報紙所載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組織大綱，和連日孫督辦的演說詞等，也可以窺見一斑了。

我國市政的腐敗，是無可諱言的。卽就所謂全國精華所萃之區的首都——北京——而言，晴天則塵土滿空，雨天則泥濘載道，道路的汙穢，眞是不堪言狀。「好天香爐，落雨醬缸」這句土話，可說是描寫北京市政的「絕妙好詞」，我們聽了這句話便可推想北京市政的「盛況」。首都尚且如此，離首都幾千里外的上海的華界，更不用說了。大凡在上海居住的人，到過租界之後，再跑到華界，就發生一種感想，就是厭棄華界而羨慕租界。難道他們都願意做亡國奴，願意本國領土受異族管理嗎？那當然不是的。他們所以羨慕租界，因爲租界道路清潔，交通便利；所以厭惡華界，因爲華界道路汙穢，交通梗塞。近來國人收回租界的呼聲甚盛，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但如果我國的市政長此腐敗下去，就很難得外人的同情，卽使外人誠誠懇懇地雙手把租界奉還給我們，我們想想自己的能力這樣的薄弱，實在受之有愧。好了！現在孫督辦已經決心把上海作成一個模範市，以爲收回租界的預備了。這個實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上海市民實在應該合力監視和督促當局的進行的。

孫督辦於淞滬商埠督辦公署內，另設一參議會，作審議的和諮詢的機關，議員由公署聘任，這種組織法是否適當，且不必論，現僅就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組織大綱，稍加論述。

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設立，雖有種種的目的，而改良市政，可以說是最大目的之一。據該公署組織大綱的規定，署內除設督辦總辦之外，另設總務，外交，政務，保安，工務，財政等六處，而以衛生等事務歸保安處辦理。照這種辦法，我以爲有點不對。市政的目的有三，一衛生，二便利，三修飾；而以衛生爲尤重；苟衛生不講，癘疫相侵，市民生命且不可保，還講什麼便利，修飾呢？上海華界市政腐敗的最大弊病，就是缺乏公共衛生。行人隨處便溺，以致馬路上和弄堂內臭氣薰人，這是最不好的一種現象。當局應該嚴厲禁止，同時也要多設公共廁所便所等。因爲單是消極的制止是不成的，必須有積極的設備才可以。他如蚊，蠅，鼠之撲滅，垃圾之清理，食品——如猪肉，牛肉，自來水等——之檢查等，凡關於公共衛生的事宜，均須留意。試問以如此繁重的事業，統歸保安處去辦，那裡能够辦得好呢？我以爲公署內應該添設一個衛生處，管理一切公共衛生事宜，職責既專，則成績自然易見了。

現時我國自辦的市政，應以廣州爲第一。廣州市當局對於公共衛生，異常注意；凡在路上大小便的，科以重罰，即在僻靜的地方，也是禁止。同時公家設立很多的廁所便所等，以應一般人的需要。據去年廣州市市政公報——二一二號——報告，該市市政委員會議決「禁吐口水，」如有住民在公共場所吐口水落地者，處以二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罰金。觀此可見廣州市當局對於公共衛生的注重。我以爲當局最好多派幾位專員到廣州考察一下，以資借鏡。——這似乎是一件要緊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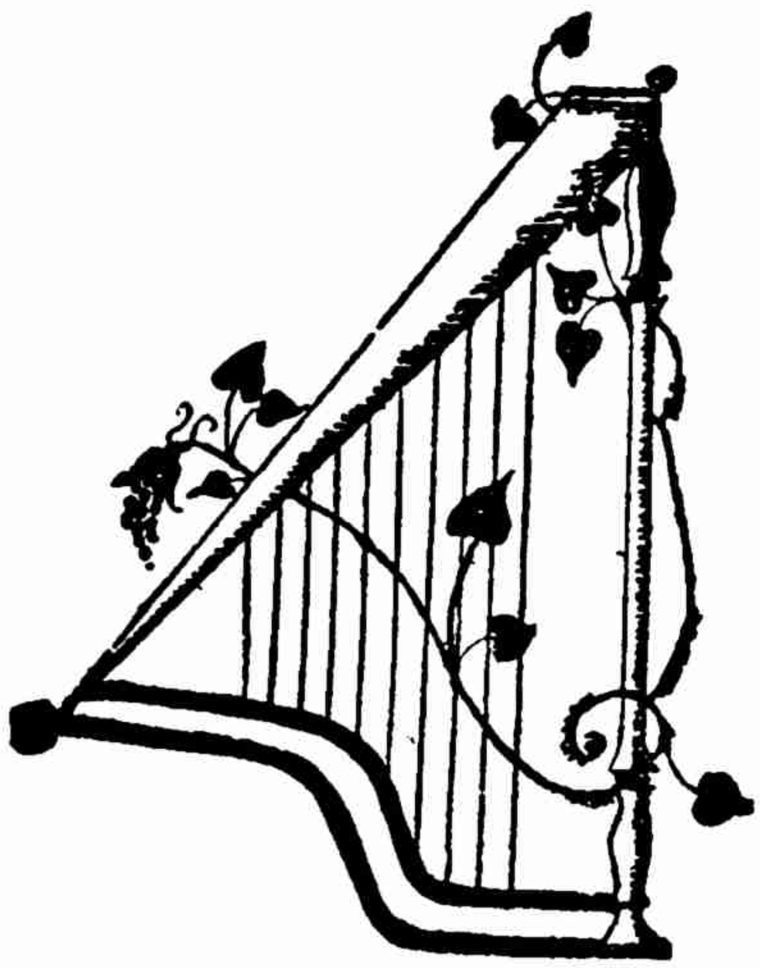
據孫督辦招待上海各界時的演說看來，似乎對於上海市政的改革，具有很大的決心的。而丁總辦聽說也是一個飽學之士，將來成績必有可觀，我們且拭目俟之罷。（森）

■

我在去年十六號內外時評的英國工潮一篇上，曾言英國最大的勞動問題——煤礦問題，依然存在，到明年五月，恐將復發。果然，到了四月三十日夜半，政府調停無效，礦主與礦工方面遂宣告談判決裂，實行罷工。工會代表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 復決議若五月四日不能解決，即實行同情總罷工。一時

運輸工，印刷工，電氣工，煤汽工，鐵工，化學製造工，建築工等等都加入罷工，人數多至三百六十五萬人：這在英國產業界的影響當然是非常巨大。

按煤礦問題癥結之所在：礦主方面希望恢復八時工作制，賃銀則維持最低賃銀率，實行地方的協定；礦工方面則主張維持七時工作制，賃銀採最高率，實行全國的協定。去年七月，以政府的補助金，乃得維持舊狀，緩和了九個月。照英國煤礦的現狀觀察，若無政府的補助，礦主是沒有法子維持下去的，即對於礦工要求無容納的可能。再，照英政府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預算，本有餘款五千萬元，但因補助煤礦費了二萬萬元，結果反不足一萬四千萬元餘，故此種巨大的補助在政府實在難以為繼，並且也是輿論所不許的。不過，總括的說一句，像這樣比一九二一年還要擴大的大罷工的勃發，英政府是無論如何不能辭其責的。當此重要關頭，我以為解決的方法，似乎只有先根據煤礦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召集兩方代表謀妥協的辦法；否則將此問題提出，實行總選舉，以視國民對本題的意旨。要是不此之圖，想以軍隊的力量壓服勞動者，想以國防條例的實施制止勞動者，則勞動者雖然暫時或不免失敗，在將來必發生更擴大的運動，可以斷言。這是我希望國人注意的地方。此外，還有二點，我們應該明白認識的：原來煤礦問題根本的糾紛，實在國有與私有問題，礦主之主張賃銀用地方的協定與礦工的主行全國的協定，便是此種意味。全國之中，不論贏利的，虧折的，都須出同一的賃銀，意思便是將煤礦利益，由全國均分，這無異是國有的第一步。所以資本家的礦主方面是無論如何不能讓步的。再，一九二一年大罷工時，因為煤礦，鐵道，運輸三角同盟的一角——鐵道工人中途變態，以致罷工失敗；現在罷工的有印刷，電汽，煤汽，鐵工……等等，即同盟的團體由三角，四角，五角……而成為多角的，真正的形成了 general strike，並且世界各國都有同情的聲援，是階級戰的陣線尤為顯明了。這二種現象，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我們且不管他，但其值得我們的注意，則無論如何係不能否認的事。(雲)



中國歷年入超之解釋及其危險

馬寅初

吾回國後十年來，對於今日所寫的問題，常想解決，但總不知吾國歷年入超之原因安在。近來搜集若干材料，雖不十分充裕，亦足以解釋此問題之究竟。不過在中國搜集材料，不甚容易，一因中國無確實的統計，二因各界均守祕密。所以根據事實而生的學理，亦恐無大價值。

據國際貿易均衡說，國際貿易，是以出口貨物代價，充作入口貨物代價之支付。此種收支相抵之關係，是時相均衡云云。究竟此種均衡，能否維持於天長地久乎？如其能也，則一方之收入，必與他方之支出相等。雖於極短時期之內，偶不相等，久而久之，必仍保其均衡之狀態。此說以學理論，固屬言之成理，但一徵之以事實，則可謂絕無之事。不觀乎現今世界各國之國外貿易乎？非出口貨超過於入口貨，即入口貨超過於出口貨。二者必居其一。欲求二者適合，可謂至難之事。足見國際貿易均衡之說，是不足信者。

但出入不相均衡之理由安在？國際間往來除貿易之外，尚有其他種種關係。如國際間海陸運費之支付保險與銀行事業之進款，僑商與僑工向祖國之解款，與夫國際借貸及國際投資上之利益等等，無一不影響及於國際貿易，使之歸於均衡。請詳言之。

現在中國每年進口多，出口少。外國的進口貨多，中國的出口貨少，中國豈不日趨於窮乎？譬如進口六萬萬，出口四萬萬，每年須虧空二萬萬。年年如此，中國所有之銀子，豈不年年流出海外乎？但一按之實際，並不如此簡單。銀子不但不流出海外，外國的銀子反而流入中國。其故安在？鄙人對此問題，研究多少時候，始終不敢發表意見。從前有人屢以此相詢，始終不敢作一圓滿的答覆。今日稍明眞相，用敢冒昧草此一篇，以供同好。

世界各國與中國情形相同者為英國。因英國近年以來，亦是進口超過於出口。然而英國不但不窮，反日益富強。此其故何哉？蓋從前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其出口貿易亦超過進口貿易。其盈餘部份（即進出差額）並不收回本國，仍投放於外國。譬如出口六萬萬，進口四萬萬，每年溢出二萬萬。但英人並未收取現金，匯解本國，仍放在各國，作為投資。美國原是一片荒地，至今日鐵道滿布，交通便利，工商業之發達，一日千里。此蓋由於利用英國所投之資建築鐵路之所致也。英人每年坐收投資之利，食先人創業之賜，所以現在英國情形，與前大不相同。由出超國一變而為入超國。譬如英國每年進口六萬萬，出口四萬萬（假定數目）相差之二萬萬，並不以現金支付，乃以先人在各國投資上之利息，與保險公司銀行及運輸上之收入彌補之。換言之，即以此四項收入抵冲二萬萬之入超。如抵冲以後，尚有盈餘，復以之投放於外國。以故日後的收入，年增一年，而英國之入超，亦可隨之年增一年。英國之所以不因入超而日趨於窮者，其故在此。中國則不然。中國之進口超過出口，自民國以來，年年有之。多則三萬萬海關兩，少則三四千萬兩。其超過之數，並無以上所述之四種收入以為彌補。茲將自民國元年以來之入超額（海關兩）錄之於后，以供參考。

年度	入超額
民國元年	一〇二、五七六、六二八
二年	一六六、八九七、〇一一

三年	二一二、○一四、五五五
四年	三五、六一四、五五五
五年	三四、六○九、六二九
六年	八六、五八七、一四四
七年	六九、○一○、○五一
八年	一六、一八八、二六九
九年	二二○、六一八、九三○
十年	三○四、八六六、九○二
十一年	二九○、一五七、七一七
十二年	一七○、四八五、四七一
十三年	二六七、三一七、六八八

以上歷年之入超額，自民四至民八五年中驟然減少，直至民八，只有一千六百萬兩之入超。不知情形者，以爲吾國國外貿易將有轉機。殊不知此五年中之入超所以大減者，以歐戰起後各國工業停滯，出品較少，故運入中國之製品大形銳減，而對中國原料之需要，反形增加也。外貨輸入既少，本國之工業遂應運而生。爲我國基本實業之紗廠，自民五至民十之間，亦乘機勃興。不料歐戰停後，外貨源源輸入，恢復民四以前之狀態，而我國之各種工業，如紗廠等，遂漸露衰頹之朕兆矣。

吾國對外貿易幾年年居於入超，在英國有上述四種收入可以彌補，而在中國，則無以彌補。蓋中國在海外既不投資，又無海外輪運及保險等事業，焉有收入以資彌補？但中國雖無如英國之四種收入，然亦有幾種可以彌補入超的收入，不過其性質大不相同耳。請述之於次。

（一）海外華僑之解款　中國在南洋與美國之僑商僑工，年年有款匯歸祖國，雖送回者，未必皆是金錢，然必其爲代表金錢之物品。譬如在美國之華僑某甲，有美金十萬元送回本國，就到美國銀行請求匯至中國。美行一面將美金收下，一面拍電在中國的美國銀行或華商銀行，代付銀款於某甲所指定之收款人。是十萬元美金已折成華幣矣。但在中國的銀行，既爲美行代付，即對於美行有美金十萬元的債權，以備日後陸續支取。同時如華商丙欲購辦價值美金十萬元美國機器，即以銀幣交付在中國的銀行，請其匯至美國，以備支付機器代價之用。一面電請美國機器廠將機器送至中國，並請其在美國某銀行收取金款

十萬元。此一筆金款，卽前例中之華僑某甲交付美國銀行之十萬元美金是也。現已換得機器，輸入中國。所以華僑解歸祖國的錢，卽在每年外貨入超額之內。近來吾國年有入超，且自民九以後，入超額約在二萬萬兩至三萬萬兩之間。其中一部份，卽以華僑匯款彌補之也。

（二）教會之費用　外國人在中國所設之教會醫院與學堂等，每年所費不貲，約在二千萬元與三千萬元之間。美國之富家捐助教會的款項，並非以現金輸入中國。蓋中國爲用銀國，現金在中國無可用也。該富家祇開支票一紙，囑美國銀行匯至中國，請中國的銀行代付銀款與教會。教會支票上所開之金款，仍在美國。日後中國人向美國辦貨之時，祇須將銀款交付與中國的銀行，請其匯至美國，而美國的銀行，卽以金款（卽美國富家所交之美金）付與美國賣貨者。如是，金款不出美國雷池一步，而美貨已到中國矣。故美國富家捐助教會之款，亦在吾國入超額之內。換言之，卽入超之一部份，以教會之費用彌補之也。

（三）駐兵之費用　各國在中國之駐兵，每年所費亦不少。此種用款，是照（一）（二）兩段所述的方法，由外國匯來。故亦算在每年二萬萬至三萬萬入超之內。

（四）外人來華遊歷之經費　外人來華遊歷者，年有增加，所費不在少數。亦當算在入超之內，爲入超一部份之彌補。

（五）俄國之宣傳費　近一二年來，俄國赤黨在中國大事宣傳。所有南北宣傳費補助費等爲數甚巨。據知其內幕者言，此種花費，當不在三千萬之下，可謂巨矣。雖無確實的證據可以證明，然廣東政府之領袖，明言受俄人之補助，聽俄人之指揮。故此項費用，亦當計入每年入超之內。不過此是近一二年來新發生之現象，非年年如此也。

（六）外人在中國之投資　以上（一）（四）兩種，皆於中國有利；第（三）種（駐兵）雖於國體有礙，於經濟上並無不利；第（二）種（教會）亦不能說其有害；惟（五）種（俄人之宣傳費補助費）則危險異常。此外尚有第六種，卽外人在中國之投資。此項投資，約略言之，可以分爲下列三種：

（甲）直接投資，（乙）間接投資，（丙）非直接非間接投資。

（甲）直接投資，又可分爲下列數種：

1、鐵路——吾國境內之鐵路，直接由外資建築及外人管轄

者，有日本之南滿，俄之中東，法之滇越，與從前之膠濟。

2、航線——此種投資可分爲二種：一爲普通的；如外國船隻經過中國，（如英國船隻經過中國）開往各處者。二爲特別的；此是專在中國沿海及內地行駛者。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有航行權，是一種特別的現象。如日之日清，英之太古怡和，皆在吾國沿海與內河有航行權者。

3、電報——電報分三種：一爲陸路上的，二爲海底的，三爲無線電。第一種（陸路上的）是中國所辦，不過借用外資建設而已。第二種（海底的）多係外人所辦。其爲中國所辦者，只有從上海到大沽一條，又從芝罘到大沽的副線一條。其爲中日合辦者，則有從芝罘到大連之一線。其完全爲外國人所辦者，有英國之大東電報公司，丹麥之大北電報公司，德國之大德電報公司，（該公司所經營各線，日德戰後，爲日本佔有。山東條約成，除青島佐世保間日人有利用權外，其他皆交還於中國。）美國之太平洋商務電報公司，日本所經營之上海長崎，福州臺灣，大連佐世保，旅順芝罘威海衞各線，與法國所經營之廈門鼓浪嶼海防線，故外國在中國之海底電線直接投資其數有六。（英美日法德丹麥）

4、銀行——如美之花旗；英之匯豐，麥加利，有利等；日之正金，朝鮮，臺灣等；法之東方；俄之道勝等。

5、礦——吾國之礦爲外國人直接經營者甚多。如從前膠濟路沿線三十里以內之礦產，全歸德國經營。今日南滿路沿線日人所開的撫順煤礦，（爲中國最大之煤礦）及俄人在滿州里所開，英人在直隸河南所開之礦，都非中國所有。

6、工業——此問題甚大，關繫中國工商業之將來。外人在中國所辦之工業，有紡織業油坊，製革，罐頭，火柴，……各種。倘此種工業永歸外人經營，於中國實多不利。（此層另有專篇討論，詳見鄙人第三集演講集，關稅會議與出廠稅一篇。）

（乙）間接投資。間接投資者，卽外人以資本借給中國，向中國取得確實擔保，並取得監督之權，與銷售外國製品之機會，並非自己直接經營之謂也。此項間接投資，有如下列數種：

1、政治借款。

2、經濟借款　如鐵路借款電報借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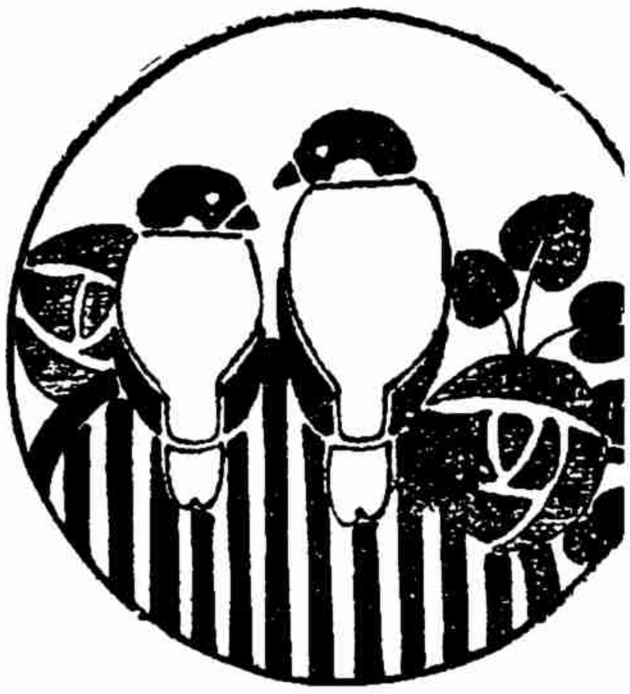
3、各省借款　如奉天湖北廣東等省政府借款。

4、私人借款　如漢冶萍公司借款。

（丙）第三種非直接非間接投資。此卽中外合辦之公司，既非直接，又非間接。因直接易招華人之反對，間接又有本息不付之危險。所以外人利用與中國人合辦的妙法。譬如股份公司，每一百股外人佔得五十一股，中國得四十九股。所以外人取得管理權，操縱一切。中國人不過供外人之走狗而已。如中英合辦之開灤煤礦公司，中法合辦之中法實業銀行，中日合辦之中華匯業銀行等，名雖合辦，實權皆操諸外人之手。結果外人得利多，中國得利少。如年年如此辦理，中國將愈陷於困難地位。至政治借款則多用於內國戰爭，非生產的，是消費的，實屬危險萬分。

以上各種投資，其中危險性最大而且最可怕者，爲外人之直接投資。現在中國缺乏資本，外資輸入，援助華人創辦事業，理應歡迎，豈有拒絕之理？況外資輸入之時，外國技術上管理上的方法，均與外資同來，華人可以就地學習，豈非極好之事？不過吾輩所歡迎之投資，不是帶危險性的投資。從前美國亦賴英人投資，開闢富源。但管理經營之人，仍是美國人。英國人不過到時索利息而已。所以英人在美之投資，於美國有利無害。中國則不然。外人投資於中國，直接操縱一切，不僅索利息而已。

以上六種，是彌補二萬萬至三萬萬兩之入超。倘中國對外貿易，年年居於入超地位，其危險眞非言語所能形容，可不懼哉！現在關稅會議早已開幕，國人運動關稅自主之呼聲甚高，此實爲中國經濟上之大關鍵。如將來外人在中國設立之工廠，中政府可以抽收比較華人稍重的出廠稅，中國貨物就不難與他競爭。出廠稅何以比較要稍重？因外人資本雄厚，加以精巧之機器，多年之經驗，遠非華人所能望其肩背。但欲定較重的出廠稅，關稅自主權，非收回不可。



聯邦國之新形式

——職能聯邦國——

潘大道

一

余年來極信中國應以聯省自治爲國家之基礎。聯省自治者何？即聯邦也。余固知中國之病，複雜萬端，非聯邦一事之所能治；然聯邦固不失爲對症之一藥，更有他病，配以他藥可也。今之反對聯邦論者：其一，爲不知國家之構造本由無數組織聯合而成，非由無數個人聯合而成。此無數之組織，其以地域爲基礎者，則爲地方自治團體。雖在專制國家，地方自治之形式，或有未具；至其實質，則固有之。其在立憲國家，則地方自治團體，形質幷進，而或幅員遼闊，種族繁複，政力渙散，語文不一；之數者有其二或三焉，於一國家，則其地方自治團體，未有不變而爲聯邦國家之一邦者也。但使邦國之間，權限釐然，各守封域，不相侵軼，雖聯邦何害？匪惟無害而已，且於國力之強固，民治之發展，轉有利益，又何懼焉？其二，爲囫圇吞棗之三民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以爲聯邦政制必背於其三民主義及共產主義。不悟聯邦政制，多與人民以訓練自治能力之機會，乃發展民權主義之一手段也。其於民族自決之精神，又適相合；將見蒙藏諸族，不欲以行省之資格來相依附者，或樂以邦之資格相與共同組織一聯邦國焉。是聯邦

者，又何礙於民族主義也？惟民生問題，不能直接由聯邦而得一解決。然聯邦政制，可以應各地方人民之要求而決定其特別之經濟組織，鶴長鳧短，任其自適。則聯邦政制者，雖不能直接解決民生問題，而民生問題，可以由是而得一解決之便利。然則眞正三民主義者，不必反對聯邦也。復次共產主義與聯邦不相容之處，余亦苦思而不得其解。今之俄國，固以共產主義號於世者，然觀其憲法，則明明以共產與聯邦幷列。然則眞正共產主義者，亦不必反對聯邦也。今者世界大勢，以地域為基礎之舊聯邦國，又將進而為以職能為基礎之新聯邦國矣，而居國人於其舊者猶致疑焉，所謂鷦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悲夫！

二

吾今欲介紹職能聯邦國之說於多數之讀者，惟職能聯邦國之名，讀者或未能盡瞭。往者英人拉斯克 (Laski) 以法國之 administrative syndicalism 為職業聯合 (federalism of function) 之實現，而基爾特社會主義所欲實現之新國家，其形式不外職能團體之聯合，故稱之為職能聯邦國。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柯爾 (Cole) 與何勃生 (Hobesen)，討論國家與民族基爾特之關係，於是有職能聯邦國之新提案。柯爾以國家為地域團體。地域團體者，共同消費使用享樂之隣人團體也，故國家為消費者之團體。與此相對，則民族基爾特為生產者之團體。此兩團體代表消費與生產各異之人類生活之二方面。人類一面以消費者屬於國家，他一面以生產者屬於民族基爾特。此兩種團體，雖於各自之領域，可各各對於其搆成員行使支配，然一方之團體，不可支配他方之團體。又一方雖不可服從他方，而國家與民族基爾特兩團體之間，可有共同主權 (co-sovereignty)，不認國家對於國家基爾特有主權也。何勃生則不以國家為消費者之團體，意謂國家於現在於將來均非經濟的存在，且不可為經濟的存在；其職能非經濟的，而當為精神的。舉其職能：第一法律，第二醫療，第三陸海軍及警察，第四外交關係，第五教育，第六中央及地方之行政。即國家非代表消費者之團體，又非代表生產者之團體，乃代表公民的人格之利益之團體也。故民族基爾特雖由國家獨立以經營其產業；其極經濟生活之健否，關係於社會全體之運命者甚深。故基爾特之政策，雖為產業上

之事；結果，代表公共之國家，亦應有容喙之權利，而承認對於民族基爾特之國家主權也。

雙方討論之結果，柯爾之思想，略有變化。其言曰：『余本非以余爲全是，何勃生氏爲全誤，惟余反對國家主權說，依然不變而已；然余同時又不滿於僅以國家爲消費者唯一終極之代表。余雖以國家爲消費之代表者，但此只論及國家經濟上之職能，非論及國家之全職能，此外他之職能之存在不否認也。』其於別之著作，又舉將來國家之非經濟之職能，如法律，裁判，中央地方之行政，公共衛生，教育及娛樂，國民生活之種種便益及利用。

柯爾之所謂國家，既爲消費者之團體，則與民族基爾特之共主權，或屬當然。但既承認以上之非經濟的職能，則國家非支配民族基爾特，不能遂行其職能；結果，不得不如何勃生之所說。然柯爾到處否認對於民族基爾特之國家主權，而別代之以可注目之一提案：是卽聯合會議(joint congress)之第三團體也。國家與民族基爾特互相獨立，任何一方，不受他一方之支配時，欲使兩者之間，不生葛藤，而完成其協同，則不可無何種之方法。於此所能搆想者，舍聯各會議無他道也：卽由國家與民族基爾特之兩團體，各出委員組織第三團體，全廢從來立法行政司法之橫斷的三權分立，而代之以政治與產業之縱斷的分立是已。關於政治之立法行政，則使國家兼司之。關於產業之立法行政，則使聯合會議兼司之。惟司法不可分割，則使第三團體之聯合會議獨司之，以協調國家與民族基爾特之兩團體。是柯爾否認國家之主權，使國家化爲非國家之普通團體，而又代以第三優越團體之聯合會議，非再使國家復活耶？卽彼聯合會議，或未可直呼爲國家，豈不可認爲類於國家作用之團體耶？自是以後，柯爾之思想，頗向疑惑方面發展。觀其近著 Social Theory，可以知之。此書大體以 Mcluer 之 Community 之思想爲基礎。其根本雖不外現在社會之說明的理論，然可認爲將來社會之提案之思想者，亦復包含不少。其第五章論國家曰：國家者，一種之職能團體也。其職能於現在：第一，爲經濟的職能。制定工場法，保護失業者，經營勞動保險，調停勞動爭議，皆所有事；非直此也，更進而直接掌理郵政電信鐵道等產業經營之一部。第二，現在之國家，以政治的職能保護及承認人民之權利，裁判關於此項訴訟，規定法律關係，處罰及鎭壓犯罪等事。第三，現在之國家，

行使統合的職能 (co-ordinating function)。國家雖為職能團體，與其他職能團體無異，各各獨立併存；然使其他多種團體立於自己支配之下，俾其相互之間，不生葛藤，此種統合作用，由國家行之也。以上三種之職能，不特行於內部，且行於外部。經濟的職能之對外活動，以外國貿易之活動為主。統合的職能之對外活動，以世界的團體，例如 Roman Catholic Church 及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等為主。現在國家之職能，雖如以上所述，將來可以實現之社會，則不應如以上所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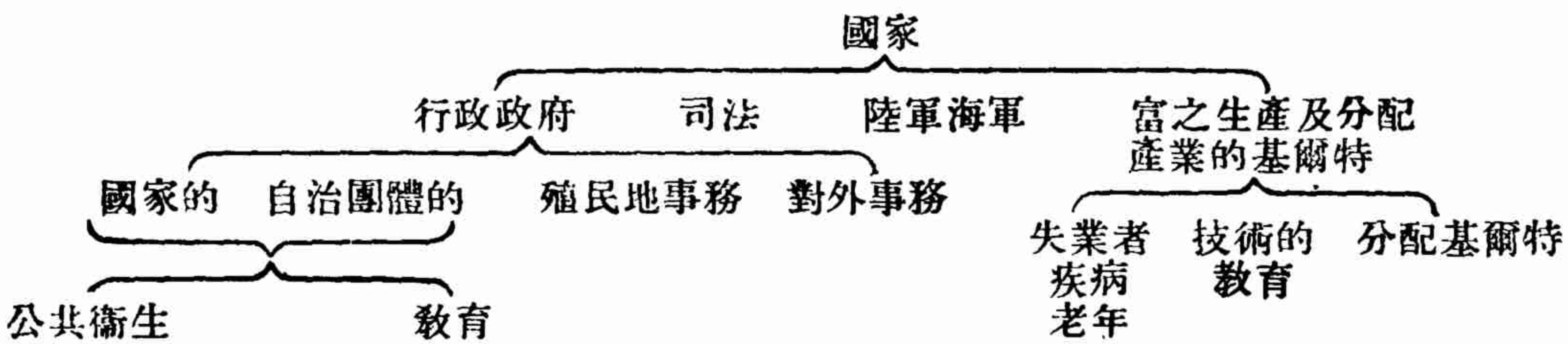
於此分別論之：則第一國家之經濟的職能，於現在集產主義尚未實現之時，不至甚大；將來如集產主義者之所主張，亘於經濟的全分野，皆應由國家經營之。然關於經濟，有消費與生產甚異之兩方面，故於此應明白區別之。於將來社會之國家職能，應限於消費方面；就於生產，則以如國家基爾特之團體者行之。第二，政治的職能。此明為國家之職能，無議論之餘地。第三，統合的職能。此非全屬國家所應為者。國家者，與他之團體各獨立併存之團體也。若使國家對於他團體行使統合之職能，則國家與他團體，例如教會勞動組合等之爭，使當事者之國家裁斷之，其為不當甚明。此統合之職能，無論國家或任何團體，不得以其為職能。於如斯之意味，即否認國家對於他團體之主權也。然則統合此種獨立併存之多數團體之團體為何物乎？是不外由多數之團體各出代表，而作成一優越團體之聯合會議。此聯合會議，應行統合社會中之須要職能團體而行之職能，此外不得有應行統合的職能之團體。凡行統合的職能之團體，同時又須有強制力。蓋強制可分三種：第一，為罰金；第二，為關係於個人自由之制限，或剝奪選舉權，或禁止在一定工場勞動，或除名等；第三，直接拘束身體之自由而監禁之，甚者奪其生命。普通之團體，但行第一第二種類之強制力，不行第三種之強制力，今日惟國家獨占第三種之強制力。本來統合的職能之遂行，與第三種強制力之行使，明應結合而存在。故國家若不應行統合的職能者，則不應有第三種強制力亦明也。此種強制力，在多種職能團體中，任何職能團體，皆不應有。若任一職能團體有之，則社會之均勢，忽為之破，而惟彼一團體為強力者。又如使凡職能團體，分有此強制力，則團體與團體之間，不免紛爭。然則以如何團體有此強制力為宜乎？舍應行統合的職能之聯合會議，無有也。於是聯合會議

遂以掌理從來國家所行之司法及警察爲其職務焉。於此不可不注意者：雖統合的團體之強制力，亦決非無制限也。本來社會組織，非代表個人人格之全部者。個人人格之全部，非可依社會組織而表現。故如死刑者，乃斷滅人格存在之基礎之強制法，雖如何統合的團體，亦無行使之權能也。此外聯合會議，於對外亦爲有特殊職能之團體，陸海空軍，不可不委於其手；卽強制力之爲物，對內對外均不可不委於此團體。若他團體中之或一團體而有如此陸海空軍者，其團體將直壓服他之團體矣。又戰爭講和締約之權，亦不可不全部行之；斷無一團體戰爭而他團體平和，一團體締約而他團體不締約者。最後關於國際聯盟之代表權問題，則以將來完全實現一個國際的社會爲其理想。於其萌芽之國際聯盟，則爲各社會之職能團體，以世界的同樣職能團體之同志聯合之。而各社會之統合的團體，則又不可不以世界的同樣統合團體相聯結而形成世界的統合團體。夫形成此國際聯盟之各社會，以大略由同樣之組織而成立爲前提。而國際聯盟欲眞有所活動，則其組成各社會，須有同樣之組織，乃爲當然之事。此柯爾所論之大要也。

何勃生之思想之變化，觀於所著 National Guilds and the State, 1920 可以知之。其第七章首敍與柯爾之議論，蓋此書成於與柯爾之議論之結果也。何勃生之言曰：民族基爾特以民族之存在爲前提。民族云者，與國家有別，在無組織的一定傳統之下，共同生活之人類集團也。不可以爲善，亦不可以爲惡，以無可如何之事實而存在，故不能漠然視之。然民族依有國家而得其發言之機會。國家爲精神的存在，所以表明公民資格之人類意思，故應有最高獨立之威權 (sovereign authority)。國家事務之範圍，非可限定。國家之事務，不可呼爲職能 (function)，強名之，或呼之爲使命 (mission)，或呼爲俳優扮演之職司 (role) 可也。而民族基爾特，則立於此國家之下，而掌管經濟之事，生產消費，共屬於此掌管之範圍內。消費不可由生產而分離，乃形成同一經濟的過程之各階段也。至於消費，則設分配基爾特 (distributive guild) 使經營之足矣。以國家機關而司行政方面之事，則別設政府，此應受國家之意，奉國家之命，而爲行政的方面之事務者。卽於國家內相當於民族基爾特而與之對峙者爲政府，而此兩方共以職能爲基礎之團體也。組織政

府之人，別組織官吏基爾特 (civil guild)，與他之基爾特同様。關於行政之事務，須以自治的行之。國家無有自行限定的職能，乃賦與職能於此等之團體而使成立之之淵源也。柯爾以立法行政爲不可分，依職能線縱斷的分割之，不免有誤。蓋立法與行政者，可區別之政治行爲之二階級，立法終而後行政始者也。故立法由巴里門 (parliament) 行之，行政則從於其立法，由政府行之。政府各部之首長，應爲其部之代表者，而列席於巴里門，以取巴里門與政府間之聯絡。又於基爾特亦同樣，凡基爾特皆應出代表於基爾特會議，以議其方面之共同事務。國家不可不依基爾特以得歲入，基爾特不可不負擔國家之預算。由是兩者不可不依巴里門與基爾特會議協同行之。以此財政總長宜出席於基爾特會議而協議之。又巴里門與基爾特會議，爲協商事件，宜由雙方各出代表以形成一種合同體 (a joint body)。然意以爲立法之事，無論如何，皆應由巴里門行之，不應由此合同協議會行之。今以圖表示國家如次：

有主權之公民資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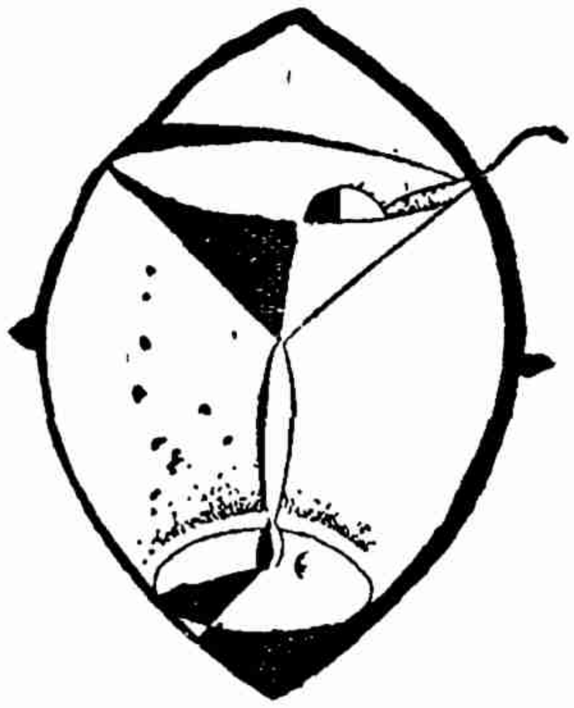
以上略述柯爾與何勃生最近之思想。其途徑雖略異，至其歸着，則極類似：何勃生所稱之國家，於柯爾則以爲聯合會議；何勃生所稱爲政府者，於柯爾則以爲地域團體之舊國家也。語其差異：則柯爾以聯合會議僅掌司法，不掌立法行政，而立法行政，似國家與基爾特之職能線分割之；何勃生之巴里門，雖掌立法，不掌司法與行政也。又柯爾之舊國家，掌政治與消費，何勃生之政

府，不過掌政治上之行政而已；柯爾之民族基爾特，但掌生產，何勃生則并掌生產與消費也。數者雖異，然其欲實現之新社會之形相，不可不謂爲大體甚相類似。何勃生之國家，掌立法司法公共衞生教育外交陸海軍等事，若從今日之普通觀念，可呼之爲國家者，則柯爾之聯合會議，行使統合的職能，而於司法警察陸海空軍宣戰媾和締約等凡從來國家所應有之強制力，均盡有之，亦不可不謂爲國家也。

基爾特社會主義中有力之二大代表者柯爾與何勃生之思想，既如以上所述。故吾輩以基爾特社會主義，爲欲現出一種新形式之聯邦的國家，非過言也。此二大代表者之外，尙有羅培爾 (Richard Roberts) 其人，亦爲有力代表者之一，觀其所著 The Unfinished Programme of Democracy 則可知矣。彼以教會既由國家而獨立，則工會教師醫師辯護士基爾特等職業組合，亦應由國家而獨立。然此等互相獨立而無統合之機關，則各各暌離之結果，各團體之行爲，將爲非社會的，故不可無何種統合之方法。其方法在設一各團體參加經營之所，如銀行清算所者，今惟就現存之國家而改造之可也。將來之國家，決非集權的單細胞之國家，乃分權的複細胞之國家也。至應參加於如斯國家之團體，其種類如何，雖成問題；必限於行使社會所必需之事務之團體，則極明白。至於將來新國家之代議制度，應立於如何基礎之問題，則以爲依從來地域的基礎之代表，於從來地域團體之國家之代議制度，本屬當然。故議從來舊國家之共同事務時，宜依如斯制度之代表會議。若以職業之種別爲基礎而成立之基爾特，則不能依土地基礎而選出代表，應以職業別爲基礎而選出之。基爾特之議會，應以如斯之代表構成之。新國家者，依此等舊國家與各基爾特之團體聯合而成，而以其協同爲目的者也。故新國家之議會，不可不以此兩種團體之各代表者組織之。然僅由此等團體之代表者組織之，其基礎不免薄弱，故須加以由新國家構成員之個人內，直接選出之代表員，以構成新國家之議員。卽新國家之議會，第一種議員，爲依土地的基礎所選出之舊國家代表者；第二種議員爲以職業別爲基礎所選出之各基爾特之代表者；第三種議員爲由新國家所屬之個人直接選出之代表者。共計以三種議員構成之，而各團體就於自己所委任之事務，對於此國家之最高議會，不可不負其責任。

上所略說，爲羅培爾之言論。依此觀之，則新國家爲有聯邦的形相之國家明矣。要之，基爾特社會主義，其初期之理論，在切望產業管理權之獲得，與生產者自由之實現，故說民族基爾特應由國家而獨立。然近時漸有綜合統一的傾向，其所注意者，則爲使民族基爾特如何可與他之團體協同之問題，於是論及新形式之聯邦國家之實現矣。

一九一五年所出巴爾克(Ernest Barker)之從斯賓塞爾到今日之政治思想 (Political Thought from Spencer to To-day)，敍述基爾特社會主義及最近之教會論，其結宿曰：『對於國家不信任之傾向，今漸廣擴。所以致此傾向之勢力，則有種種：在昔則有抗拒國家權力之自然權說；其新說而更有勢力者，則主張對於國家之團體權利之說也。經濟學方面，則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表現之；法律學方面，則以團體人格之實在性，團體之自發的成立，團體之固有權等之主張表現之。其在後者，或關於勞動組合之主張，或關於宗教團體之主張；其形式或以國家爲基爾特之聯合，或以爲不限於經濟，且包括宗教的國民的團體之「社會之社會」。其間雖有差異，要之有發生一種聯邦的國家論之傾向則一也。……今吾人關於國家，尤其關於主權，以足以包容此等新思想之新觀念爲必要，且向之而進行焉。吾人以爲凡國家，——不特本來之聯邦國，且包含自稱單一之國家，——於其本質，皆不可不視爲聯邦國。又主權非單一不可分，不可不認爲複合的複細胞的。』吾國之反對聯邦者，倘其三復斯言。



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

華超

一 緒言

北大旅滬畢業同學，以蔡元培先生新自歐洲歸來，於西方敎育政治等情形，聞見必多，爰於二月七日公宴之於上海一品香，藉擴見聞。席間蔡師演說，總括要點，不外：(一)此次出外參觀時間不多，因是無甚可報告。(二)以個人精神及能力論，不配再任北大校長。(三)但對付環境有二方法，一與環境奮鬬，一與環境同化。因環境上及免北大本身上辦事人困難計，使個人不得不再北上就職。(四)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於互相詆罵。如各有主張，儘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北大內部現今似有黨派的趨勢。(五)對於現今學生風潮如鬧考風潮等等極不贊成。愛國是分內事，大學生年齡已高，對於政治法律等問題自不宜不問，但學生以國民資格發爲愛國行動可也，以學校名義不可也。學生時代之行事須認明國民資格與學生資格，並審量其孰輕孰重。學生時代當以學生資格爲重。(六)大學生應以終身研究學問爲職志。(七)現今大學教育，大部分時間費於聽講，學生祇知講堂上功課，以與外國大學之重研究所工作比絕不相同。

(八)就北大而論，年七十萬(?)之經費，大部分消耗於教師薪金及講義上。日後宜對於講堂上課業竭力設法減輕，而使學生重獨立研究。(九)欲達此項目的，不得不於設備上如書籍之配置，圖書館之擴充增加上着想。希望與會之人貢獻方針，俾北上後有所進行改革。演說畢，與五六人略事討論，卽散席。作者以當時發言者多，與其言不盡意，不如不言。本篇之作，卽所以補所欲言者。然亦僅欲於大學教育精神，學潮負責問題，大學生終身研究學問問題，參酌羣議，由各方面觀察陳述個人見解。至於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之自身，惟略及之耳。茲分四端論之於下。

二　大學教育之精神

論及大學教育之精神，不得不問大學教育之主義或目的爲何？大學教育所欲養成者爲何種人？現今中小學教育中，有主張陶冶主義者矣；有主張實用主義者矣；有主張個性發展主義者矣；有主張人格教育主義者矣；有主張社會效用主義者矣；有主張國家主義者矣；有主張圓滿生活主義者矣。中小學教育中支配教育之主義雖未確定，然尙有研究討論之氣象；在大學教育中其氣象遠不如中小學教育之熱烈。按之輿論，高等教育(包括大學與專門)宗旨在養成領袖人才。領袖人才必須有遠大的眼光，民衆的經驗，方得與社會合作，以謀人類福利。依是而論，則圓滿生活主義，要爲吾人最後所當信仰保持者。(注意，此處所謂圓滿生活主義，非如桑代克所批評之無條件的「完全生活主義」觀本篇全文可知。桑氏之批評，見其所著 Education 頁三一)

圓滿生活，當按科學不厭繁瑣之精神，先研究人類活動之全部，而分類之，歸納之。人類活動既分類矣，既歸納矣，然後進而調查現今社會情形，察其强弱之點，利害之處；再審查今後社會當有之趨勢，斟酌再三，定出於各類活動中何項習慣應養成，何項技能爲應備，何項觀念或欣賞應改正，何項精神或態度應保存。總合種種定爲具體的目標。有此確定之大學教育主義及其具體目標，然後可談大學教育之改革與提高。篇而言之，有此確定之教育主義及目標，方可談大學課程之改革，教授之修養，教法之改良，以及教材之釐訂。(註一)教育而欲爲科學的，舍此無由；教育而欲養成圓滿生活之個人，亦舍此無他途。

關於人類全部活動之研究，美國巴必氏已先吾人而爲之矣。鮑氏爲規定教育目標計，將人類複雜之活動歸納爲五大類：公民活動，職業活動，健康活動，休閒活動，語言活動。(註二) 大學教育而欲養成圓滿生活之個人則於此個人生活之五方面 (五種活動。亦有主張人生活動爲四種而不主語言活動爲能單獨存立者，如龐錫爾氏 F. G. Bonser) 均宜顧及。

但輿論既以高等教育宗旨爲養成領袖人才，則大學教育在現時似宜稍着眼於學生之公民活動。一因我國數百年來對於公民生活之教育，素屬忽視，以致國風委靡，團結組織之力薄弱；一因依目前情勢論，公民生活之教育有不得不提倡之必要。茲節程湘帆先生所提公民教育之目標 (註三) 以繩現今一般大學生公民生活之趨向。

(1)有履行國民之指揮與監督責務之意思。

(2)有以選舉擁護公共適當辦事員或免去溺職者爲公民之責任。

(3)有增進及擁護團體合法權利之意思而每乏適當之技能。

(4)有發表意見造成健全輿論之意思及一部分之技能。

(5)覺悟自身爲家庭，本鄉，國家團體之一份子。

(6)有以普通原理解決經濟的，政治的及社會問題之傾向。

(7)有德謨克拉西之觀念而無適當的態度，志願及嗜好。

(8)有求知社會現象，羣衆關係及世界國家前途困難問題之意思而無適當解決問題之技能，如對於國際問題，統一問題，裁兵問題，勞工問題，婦女問題之類。

(9)運動公共事業時，個人每於思想上，決斷上及行爲上缺乏責任觀念之覺悟。

(10)缺乏尋常法律之知識。

(11)無求知法律之知識。

(12)無服從法律精神及條文之習慣，因而每不能以法律爲行爲之準則。

(13)對於法律之由來及其規定或變更之手續無徹底之了解；因而無擁護之志願。

(14)對於他人的服務，缺乏推重的意思。

(15)對於他人的權利無尊敬的意思。

(16)缺乏為領袖及服從領袖之才力與容量。

(17)缺乏主席會議與會場活動之技能。

(18)無闊大之胸襟。

(19)缺乏有益的社會風俗習慣之保守之意思。

(20)無利用休閒時間增進家庭及個人幸福之習慣，並無審美觀念。

觀於以上種種便可對現今一切學潮得一部分之解答。更可以知現今大學教育——姑假定其最後目的在養成圓滿生活之個人——暫時不得不着眼於公民生活之教育。

三　學潮負責問題

民六以後，學校風潮疊起，報章雜誌時有記載。而最有系統之敘述，莫如常導直先生所著民國十一年度學校風潮之具體研究一文。(註四) 以是本問題之陳說不能超脫於彼。據彼統計報告，民國十一年之學潮（單指學校以內之風潮，如反抗教職員及其他要求而起之學潮，而因教職員之索薪風潮，經費獨立運動學生之政治運動等而起之騷擾除外）共一百零六起；分配地域占十六省；分配時期除七八兩月外，月月有之；風潮蔓延所及，不限於特種等級或屬性之學校，自小學以至大學，自私立教會立以至國立者多有之。因風潮所犧牲之寶貴時間，統計凡五年一月餘（此係約略估計風潮之起迄時期算起）。犧牲不可謂不大。而造成此百零六起風潮之原因，依彼之見解，凡十二種：

(1)反對校長，拒絕新校長。

(2)反對教職員，拒絕新教職員。

(3)挽留舊校長。

(4)挽留舊教職員。

(5)反對考試。

(6)反對學校當局之處分。

(7)對於學制課程之要求。

(8)對於經濟公開之要求。

(9)反對增加費用。

(10)反抗辱沒人格之待遇。

(11)學生間自相爭鬭。

(12)學生因一時忿激破壞學校器物。

以上十二原因除末後二因不能單獨成立外，一至四因係對人問題，五至十因係對事問題。但此二者常參互混雜而為學潮之動力。常君云：『自然，學校風潮，除以上所列舉之十二原因外，尚有別種原因。嘗聞一種議論以為多數學校風潮每由於學生受人煽惑以致發為盲動——但可以斷言苟無前文所列之第一至第十條諸因之一存在，單獨的煽惑決不能成為風潮——」。』此意我贊同。至此十種原因乃顯而易見之因，乃風潮之近因。其遠因實不易溯，或謂為由於新舊思想之衝突，或謂為學生自我伸張之衝動。我亦未敢武斷。茲再就國內教育論壇對於學潮之責任觀述之。常君所引之二例係為學生辯護者，先述於下：

『甲從事實上立論：「現在的學校當局，實在有許多令人齒冷的地方。鬧風潮的學生所宣佈的幾大罪狀，未必全是虛搆的。就使退一步講，這些是學生誣蔑的，但是我要問你們到底在教育什麼，竟令全體的學生一齊起來誣蔑你們？或者你們要說：那是少數壞學生鼓吹的，其中不乏明白的人，只是被脅迫罷了。但是我又要問你們的教育怎樣會使多數好學生被少數壞學生脅迫而不敢主張正義呢？」——侯紹裘，覺悟，民國日報，十一年二月七日。』

『乙，從法理上立論：「即以法理而論，學生在校內既不能承認其有獨立的完全的人格意思（按此指中等以下學生，因未達成年故）則其一切言論行動，當然不能由自己負責。然則應由誰負責呢？我以為應由教者負責。學生而反對教員，這是教員自己教他反對的；學生而罷課，是教員教他罷的；學生甚至於打了教員，我們也只能承認是教員打了自己。——」常燕生，學燈，時事新報，十一年十二月五日。』

以上兩種議論均為學生辯護，均認學潮應由教育者或學校當局負責。但亦有為教育者辯護或發為執中之議論者。最近江蘇省教育會答復江蘇中等教育計畫委員會徵集問題四項之第四項（「尊意對於中等教育之訓育，應取何種方針？」）之答語，即是為學校當局辯護者之口氣：

『「應使先知學生之名義，因求學而成立。一經罷課廢學，雖為愛國運動，實祇可謂公民行動而不能復居學生之名義。（作者按此與蔡先生之意見相似。）至反對校長教職員，均非學生名

分所應爲。如不滿意於該校，祇可負責署名，陳述意見，請求改良，否則自謀轉學或退學。若對於校長教職員有侮慢之語言及行動，即自損人格。若未經負責署名，渾稱全體，以少數操縱多數，應由官廳嚴禁。此等界限既明，校內方有訓育之可言……』。

至於持平之說，以余家菊先生之言論最爲懇切。他說：

『說到風潮的責任問題，我意學校當局，學生及社會三方面都脫不了關係。有人以爲教職員竟使所教的學生出來反對自己，其無施掌教育的能力已可想見。別的且不提，即此就可宣告死刑——教育職業的。……這種課教員以無限責任的話，實在有類從前「兒子殺人父親塡命」的辦法。我決不敢贊成。須知學生是個有機體，一個人。凡是有機體都不是絕對被動的，他還有他所有稟賦的種種性向。……况且學生還有他的家庭生命，小學生命，種種習慣性格已大定十之八九。現在責幾位中學教員於很短的時間內，擔任矯正的責任，這也未免太苛。……教育不但是學校內的一種活動，一切人與人間的影響都是教育。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據此，除了學校內幾個小教育者以外，學生所日日受教的還有成千成萬無窮數的大教育者……』。(註五)

此種自社會學的見地以評論教育問題，雖不免老生常談，然欲於此外作不偏不頗之議論實不可能。是以我意亦趨向於此。

說到解決之法，常君提出四種：一愼選校長，二教員註冊，三教師以身作則，四改良考試及其他待遇。余君以爲一至三項於現時似無希望，另單獨提出二種：一從輿論上解決，『以現有的覺悟分子，從輿論上下工夫……在有風潮時，務求洞悉眞相，然後下嚴正的評論；如果是教職員的不是，無妨口誅筆伐；如果是學生的不是，亦不可推波助瀾』(註六)二採用英國大學的導師制(Tutorsystem)於訓育方面，學校於『招收新生後，將各新生分派於教職員，各教職員對於他名下所領的學生，負指導的責任』(註七)我意於改良考試，有教育測驗及智力測驗可用。而採用導師制於我國一般大學，現時似亦無希望。以現狀而論，大學教授於規定的教授時間外，對於學生無指導之責。雖少數學校規定教授不得兼職，俾專心一志於所任教者，然事實上教授與學生接觸之機會甚少，談不到人格感化，以身作則。教授之心理，似乎於教授科目外，別事可不問。改革之法，惟有規定教授服務規程，從聘請教授之合同上入手。如金陵大學聘請教師之關約

上，除規定期限，薪金外，又規定出席會議課外討論之專責等。該關約共十一條，錄其第六條於下：

『職務：某某每年應有○小時之服務，約計每星期○小時，每年服務○星期。該服務時間須包括所有爲學校服務之時間，如課堂之教授，教授之預備，成績之批閱，課外之討論，視察，行政，推廣事業，著述，研究，辦事記錄，委員會服務等項。凡教職員均有出席教員會議以及其他學校全體集會之義務；並有參與本校有關係之各種事務之義務。又該教職員之服務不得與本校一切章程有違；且負報告其時間分配之責任。教授時，科主任系主任皆有視察指導之責，教員不得拒絕……』（註八）

如是，則教師不受聘則已，如其合同成立，指導之事便爲其責務之一，導師之制方可行。

然而，澄清學風，談何容易。假定考試改良矣，待遇變更矣，校長教職員得有適任之人矣，訓育方面利用導師制，有人負責指導矣，但今日社會變態狀況一日不變，則學潮（廣義的）仍有觸機即發之慮。蓋人性好動惡靜，人之能力——心力或體力——每向可活動處活動，或發而爲文學藝術，或發而爲宗教哲學，或發而爲政治經濟；或發而爲戰爭革命；或發而爲社會種種罪惡；或發而爲與社會奮鬬。個人不自覺有某能力也則已，苟有覺知，必發而爲各方面之活動，而以大學年齡之個人爲尤甚。倘加以阻抑，則無論社會與個人，無論精神與身體均將失其常態。是以消除學潮之根本辦法，在利用學生精力於正當方向。（具體方法暫不論）而尤要者在倡導或利用公民教育，使之有精密的頭腦，遠大的眼光，寬博的胸襟，行爲常以法律爲準繩，遇事從大處着想小處做起。否則，校內之潮或可免，校外之潮仍不能免也。

四　大學生終身研究學問問題

大學生應終身研究學問一語，謂爲蔡先生之日常語亦未嘗不可。學者引用此語之多，有如引用其「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一語之多。誠以大學爲高等學術之府庫，非有專心一志以學問爲終身事業者不克負此重任。現在再參照陶孟和先生之意見，『……大學是高等學術的中心，他有保存並增進社會中最寶貴的學術的責任。社會的智慧，思想，文藝，學術雖不能說完全存在大學裏或爲大學所專有；但是現今時代至少大學

須負大部分的責任，保存學術，對於學術有最大的貢獻。』（註九）

由此觀之，大學生應以終身研究學問為職志，更屬顯而易見。但此語——大學生應終身研究學問——之成立，必須先有一假定，須先假定大學『本來是貴族或高等社會的子弟的教育機關。大學本來是治者階級或閑暇階級所特享的權利。』（註十）惟有治者階級，閑暇階級方能有終身研究學問之機會或環境。但是，『現代大學，自十九世紀以來，已漸失去階級的色彩。現在大學已為平民的。』（註十一）以平民的生活，怎能以終身研究學問為職志？故終身研究一語，謂為糾正大學生妄趨名利薄於學問之弊則可，謂為圓滿生活之教育主義或方針則竊以為不可。至少亦須加以限制。譬如，終身研究學問不得不先解決個人職業問題，使不致一心兩用。專為飯碗問題而求學問固不可；拋棄飯碗問題而專志於學，恐非平民所能堪——除非認定大學教育乃點綴階級色彩，鮮明階級標幟者。

五　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之自身

以上所論大學教育之應先定主義或精神，利用學生精力於正當方向以澄清學風以及大學生於適當情形下終身研究學問，為改革與提高大學教育之先決問題。茲請進而論大學教育改革與提高問題之自身。略分二項論述：一對內，二對外。對內，自然當以大學課程與科目之改革為主體。此可參用三種辦法：（註十二）一仿照哥侖比亞大學補救選科制流弊之辦法，於大學後二年學生設一種讀書課程。由教員全體選出關於文學，哲學，科學，歷史，經濟之名著五六十種，使學生誦讀。凡選習此課之學生有與教師於特定時間內討論之機會。考試於圖書館內舉行，以所討論之問題為中心作為論文。二仿照哈佛大學，於學科各門課程考試之外，設學科全體之考試，以使學生所獲得之知識不致失去統一；除規定的課程外，須多讀書，多思想，須受導師之指導。三，仿照美國斯密斯女子大學，對於特別有能力之學生，在後二年與以自動研究之機會。選擇研究之範圍，由學生提出，得全系教員之許可。凡屬此自動研究之學生不必按單位選課程，亦不必上課，惟每學年皆有極嚴格之考試。

一二兩項，作者個人的見解，事實上可以立辦。而第一項讀書程課中宜先編讀書門徑——無論關於中書或西書——一類之書本。第三項，則我國目前一般大學生之眞正具有獨立研究

能力者占少數之少數。學生個人能力與經濟不必論，學校為獨立研究用之設備當何如？有適當之研究工具方能有自動研究之餘地。而教授之修養，教授之方法又為自動研究之連帶問題。或說身任大學教員者當然已有修養，大學教授可不必講求教法，因大學生已有充分之領悟力。茲置修養問題於不論，單就教法而言。大學教授於每授課時間四十五分鐘內，祇自炫其學，不顧學生之領會與否；而學生亦或以其平素聲名卓著，或以其於社會已有建樹，或以其態度可親，無敢非議；如是而因循過去者，正亦不少。在頭腦較清之學生，明知其教法不應如是，但從他方面着想知他人亦未必「彼善於此」，因而羣趨盲從，不敢加以非議。我為此言，恐開罪於一部分教授，然而為大學教育改革，為學生利益計，於課程改革外，仍不得不提及教法之改良。

對內問題解決，尚不能作為了事，因其效益屬局部的，一時的。所以要講對外。對外之道，複雜多端，約而言之，有二。一，提倡職業指導，此已有專書，姑不多論。二，大學應與中小學合作。關於大學教育精神，訓育方針，課程之具體目標等等，應與中小學教育當局合作研究。合作研究之結果，宜印為專書發表。而目前尤要者，莫如各大學宣佈自己辦學之宗旨，（如大同大學，學藝大學，國民大學等招生時所宣佈之辦學方針）各科內容，各系，各門，各科目，學生事前最低限度之修養。始入學者於事前已認明該大學措施之大體，俾學校精神，辦法與個人能力，嗜好相適當。始學生於中小學時代，於大學教育所希望之目的，已建設一點基礎。現今大學生之大患，在一入大學每手足無所措，似乎另換了一副生涯，以是誤入歧途者，正大有人在。

但『……所有的制度自身都不能實行，必須有人去實行：……現在中國高等教育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問題，有了熱心的，眼光遠大的，以教育為終身職務的教員，然後纔可以討論到大學課程與教授的問題。』（註十三）這話是的確的。但我意人的問題固然要緊，解決之先不得不講及經濟問題。經濟問題不解決，大學教育之根本改革與提高無希望。年來利用退還庚款與學之說，甚囂塵上，有委員會，有董事會，有基金會以負責專管。因利之所在，有公私立學校自相衝突，顯出明分包辦等名，遺笑外人。然學校經常支出之大宗財源在現時要以此款為最可靠，作者於此，自揣能力不配發言，故不贅論。但一時之建設，如設置研究

所擴充圖書館及其設備，則不妨出以募捐，或徵求在校同人及畢業生之贊助，或商之於國內外熱心教育之個人或機關。如南洋大學之圖書館及體育館之建立，卽以是法行之。

六 概要

由上所言，大學教育之改革與提高，其根本要點在確定大學教育之精神或主義，大學所欲養成者爲何種人，以學問爲終身職志，全不問家庭，社會，職業問題之人乎？抑於公民，職業，健康等均有圓滿生活之人乎？方針或主義已確定，然後可談到達目標之具體方法或工具。然後可談澄清學風，提高學生獨立研究之能力。然後可談與中小學合作研究爲自下而上之補救法。然後可談改革大學課程與科目，教師修養與教授方法。然後可談經費之如何籌畫以利進行。或說教育（無論大中或小學教育）不能有固定的概括的目的者，『要標立固定的概括的目的，卽未知人生之繁變之擴張，之不能遵守任何先定的限制。環境有變移，智慧有生長，目的理想卽隨之而變。人生的實現就在此一步一步的自我表現，自我能力發展中。教育的意義也只是生長而已』。（註十四）但是，此種學說祇適用於一切社會事業已發達，教育措施已整然有緒，已有穩固之基礎的國家。若社會與教育事業尙在草創時期，基礎未定，而採用此種學說，恐只見其教育事業將因循含糊，愈形危殆。作者學力淺薄，謹以管見就正於蔡先生及高明之讀者。

（註一）程湘帆，小學課程概論第二章頁二五——二七。
（註二）Bobbitt, F, The Curriculum, pp. 40-45
（註三）程湘帆，前書，頁五五——六〇。
（註四）教育叢著第七十四種，學校風潮的研究。
（註五）前書頁七四——七七。
（註六）前書，頁七八。
（註七）前書，頁七九。
（註八）程湘帆，教學指導，頁三二——三四（印刷中）
（註九）陶孟和大學的課程問題；見教育叢著第六種大學校之教育頁五。
（註十）陶孟和前文，頁一。
（註十一）陶孟和，前文，頁三。
（註十二）陶孟和前文頁九——一一。
（註十三）陶孟和前文頁一一——一二。
（註十四）Bode, B, H, Fundamental of Education, chap. I.

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意國殖民地問題

——國際問題研究之七——

胡愈之

意大利王國首相棒喝團領袖慕沙里尼，自握得國內政權後，便竭力向外發展，『恢復新羅馬帝國的威權，』已成爲意國棒喝團對外的口號。最近慕沙里尼到的黎波里遊歷後，更引起世人的注目。今後意大利將擴張殖民勢力，貫徹其帝國主義的野心，已顯而易見。意大利的侵略政策，對於此後的世界和平關係必非細小。但是意國何以有向外擴張的必要，意國的殖民政策是怎樣，意國向外擴展究竟是向那一條路走，這是本篇所要研究的目的了。

在目前世界五大強國——英，美，法，意，日，——中間，殖民地勢力最薄弱的，要算是意大利了。近代意大利王國的殖民政策到處是失敗的。她對於亞洲及非洲殖民地的經營，都不曾得到怎樣的成功，比之於英法，自不免相形見絀。在亞洲沒有意大利的殖民地。在非洲意大利所有的全是些荒涼的沙磧，尼羅河兩旁沃土以及南非富饒的礦山，卻全被別國佔去了，沒有意國的份兒。至於意國所得到的一些領土，因爲沒有殖民經驗與缺乏資本的緣故，工商業並不能充量開發，於母國並無多大的利益，只是一些贅垂而已。

歐戰以後，意國在非洲得了些新領土，殖民勢力雖略較擴大，

可是她在北非海岸，除了的黎波里以外，仍舊找不到一個良好的海口，在地中海東岸也沒有適宜的海軍根據地。所以意大利王國的殖民的願望，可以說依然沒有貫徹。現在先把意大利現有的殖民地及其殖民狀況敍述如下：

意國現有的非洲殖民地，可分爲三大部份：

在東非洲者爲：

(一)愛里德里亞(Eritrea)。

(二)意屬莎馬里倫(Ltalian Somaliland)。

在北非洲方面者爲：

(三)里比亞(Libya)。

十九世紀英，法，德，比諸國都向非洲擴展領土。意大利是以地中海主人自命的。她的國土伸出在地中海中間，與非洲大陸對峙，自然也想佔一個份兒。十九世紀後半以來意國竭力向東非的黑種國阿比色尼亞(Abyssinia)侵略。一八八九年訂結烏西阿里條約(Treaty of Ucciali)以阿比色尼亞置於意國保護之下。但過了不久，阿比色尼亞要求廢除條約，率兵叛亂，意大利遠征軍一萬二千人幾全數殲滅。最後意國不得不承認阿比色尼亞之完全獨立，且賠償巨額的軍費。只有北方的愛里德里亞，東南的莎美里倫，仍隸屬於意國。但這兩處氣候乾燥，土地磽确，不過是英法所棄擲的骨頭，被意國拾去能了。愛里德里亞地濱紅海，氣候炎熱，面積四萬五千方哩，人口約四十萬。意屬莎美里倫則有面積十三萬九千餘方哩，人口六十五萬。大戰後，英國爲滿足意國的願望起見，將干耶殖民地(Kenya Colony)的東部領土劃入意屬莎美里倫的疆界之內。但愛里德里亞與莎美里倫究竟是些貧瘠的土地，雖經意政府竭力經營，經濟工商的發展，仍是很緩慢的。

但是意國所注目的地點，卻不在東非而在於北非。意國因其地理位置關係，常想在北非沿岸佔有重要的海口，以控制地中海的門戶。可是此種計畫常遭各方的打擊。英，法，西班牙更到處和意大利的殖民政策相衝突。因此在地中海西海岸意國不能獲得站腳的地點。不得已乃專從東海岸發展。一九一二年意土戰爭的結果，北非沿海的里比亞遂成爲意國的領土。

里比亞是介於埃及與突尼斯(Tunis)中間的一片七地。面積約四十萬方哩。人口七十七萬餘。住民多爲奉回教的貝爾貝

爾人 (Berbers) 與阿拉伯人。沿海一帶，頗多良好港灣。而以的黎波里 (Tripoli) 爲尤重要。的黎波里爲意國海軍的重要根據地，有人口七萬三千人。又東境的般嘉齊 (Benghazi) 亦爲重要海口之一。惟內地商業不大發達，且在東方爲英國所侵奪，在西方又受法國的支配，發展甚爲困難。

可是意大利向外發展的最後目標，不在於非洲而在亞洲。近世工商業國家必須控制小亞細亞的門戶，才能向亞洲大陸發展。意大利本國人口過剩，工業不振，欲造成強大帝國，必在東方擁有殖民地，而小亞細亞一帶土地實在所必爭。意大利所以必須在北非佔有一個重要海口，無非是用了作海軍根據地，便於向東方進展。但是意國雖竭力想向東方走去，而這一條路上卻到處全是荊棘。在小亞細亞英國得了美索波達迷亞，法國得了敍利亞，而意國竟一無所得。在地中海的意國利益又不免和希臘衝突。一九一二年意土戰後，意國從土耳其手中奪得了陀台干尼斯羣島 (Dodecanese) 在小亞細亞西南岸，愛琴海中。可是一九二〇年，英國因島上居民希臘人佔百分之九十，堅主該島應隸屬希臘，意國不得已只得將已得的領土，讓給希臘。只有其中的羅特羣島 (Rhodes) 暫時仍由意國佔領。但五年以後應由住民投票自決。如投票結果多數主張隸屬希臘，則意大利佔領軍必須退出。惟以英國退出居伯羅島 (Cyprus) 爲條件。又意大利謀佔有亞爾巴尼亞 (Albania) 以控制地中海的軍事及商業利益，亦因被英法兩大國的暗中阻撓，希臘出而干涉，致未達目的。

大戰發生後，意大利以戰後擴張領土爲加入協約方面作戰的條件。經英法意三國政府磋商後，於一九一五年倫敦密約內，訂定英法承認小亞細亞的安那多里亞 (Anatalia) 南部，即斯密那 (Smyrna) 與亞台里亞 (Adalia)，爲意國的勢力範圍。但戰後英法兩大國，因安那多里亞的希臘人受土國虐待，允許希臘軍隊在斯密那登陸，幷佔領附近領土。協約國艦隊停泊海岸爲希臘聲援。此種措置表示英法實際上已承認斯密那爲希臘領土。意國怎肯便休，所以她登時採取强頑的態度，立派軍隊在亞台里亞登陸。當時巴黎和會提出抗議，意政府置之不理。戰後意國和協約國破臉，這是第一次。

但當時列强都把土耳其，——小亞細亞的主人翁，——當作

病夫看待，儘着在爭奪病夫的遺產，卻萬不料病夫一旦霍然而愈。凱米爾將軍在安哥拉組織了一個國民政府，徵集國民軍，把安那多里亞的希臘軍隊悉數驅逐出境。於是不單意大利，連希臘在斯密那也站不住足了。洛桑條約訂結後，亞洲土耳其的已失領土大半收回原主。除了英法兩國在美索波達迷亞，巴力斯坦，敍利亞佔有領土外，別的國家休想佔個份兒。

無論如何，意大利總不能不向東方發展。加之慕沙里尼本來是野心的外交家。要謀發展意國的國力，恢復羅馬帝國的盛業，自非在亞洲獲得門戶不可。意國的內政穩定以後，意土的戰爭，自然是免不了的。而在這樣的戰爭中，希臘將採怎樣的態度呢？在當初，希臘與意大利在近東方面是勢不兩立的。可是現在情勢變了，為共同對土耳其施行侵略政策計，兩國不能不暫時聯合起來。最近有意希軍事聯盟的傳說，從此看來可以知道並不是全沒根據的了。

最近的消息，因意相赴的黎波里的結果，已引起近東方面的恐怖。土耳其正在動員，以閱操為名義，向安那多里亞沿岸發動。或者近東大戰將在數月以內爆發，亦未可知。而意大利的殖民慾應該是大戰的重要線索了。

研究問題：

（一）地中海的重要港口是那幾處？為意大利所佔有的是那幾處？

（二）意大利的殖民欲望是什麼？

（三）意國在非洲的殖民政策何以不能成功？

（四）意國和希臘聯盟的目的是什麼？

（五）意國對土耳其的侵略戰爭發生時，英法兩國將採何種態度？

（附）前期答案：

（一）「小民族」在英文為 Minority，意指雜居在別民族領域內的少數民族而言。例如在德國境內的波蘭人，可稱為小民族，在波蘭境內的德國人亦可稱為小民族。

（二）意國佔領阿狄渠流域，僅根據軍事的理由。因其北方的卜倫納隘道，為天然的國界。如卜倫納隘道入於奧國之手，則南的羅爾意國領土有被侵略之虞。至就

人種的情形而論，意國實無佔據上阿狄渠的根據因上阿狄渠的居民均爲日耳曼民族也。

(三)依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南的羅爾不應全部歸意國佔領，至少其北部上阿狄渠流域應歸奧國，南部則歸意國。

(四)二月六日意相的演說詞，具有下列種種意義：(一)表示意國不能放棄南的羅爾的已得領土；(二)意國如有機會可乘，將侵佔北的羅爾——卽茵河流域——的全部；(三)表示意國堅決反對德奧的合併；(四)表示意國主張用「力」解決一切，決不屈服於國際聯盟所謂「和平」「正義」之下。此宣言發表將使中歐日耳曼民族國家對意發生敵愾心，對於國際聯盟減少信仰，甚至將使中歐的和平破裂。

世界新聞屑

魯

敍利亞民族反抗法軍的軍隊內有女子軍二師團，曾數次加入前敵，與法軍戰鬪。

英國統計學家報告，一九二五年的世界人口爲一八四九五〇〇〇〇〇人。

英國失業人數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爲一〇三九四〇〇人。

(譯自世界語報)

尚志學會叢書

教育心理的實驗　一册　六角半

美國斯塔奇著　戴應觀譯　此書詳論教育心理實驗之方法內容有記份法視力考察聽力考察學習注意記憶工作等譯者將原書中實驗材料可易爲中文之處一概易爲中文可供試行者實驗之用

審判心理學大意　一册　六角半

陳大齊譯　審判心理學爲應用的心理學中新興之學此書共分八章第四章詳述心理現象同形性之巨大以證多人陳述之可以共僞足資審判之參考及法理之討論其他犯罪及審判的心理學事實診斷法分級測驗法各章亦復簡明扼要

意見及信仰　一册　一元

法國黎朋著　馮承鈞譯　此書支配意見與信仰之各種論理及其衝突極爲詳明其意見及信仰之傳佈一篇尤饒興味誠研究心理者之參考善本

愛因斯坦氏相對論及其批評　一册　三角半

杜里舒著　張君勱譯　愛因斯坦之相對論爲最近盛行之學說是書以論理學之眼光批評其中之種種缺點辭簡意賅句句中肯杜氏原文附刊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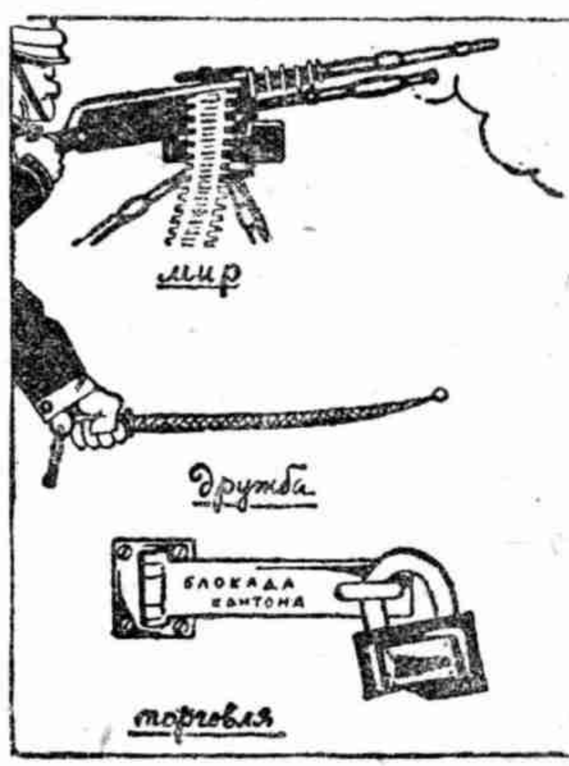
創化論	二册	九角
柏拉圖之理想國	二册	一元五角
新道德論	一册	二角五分
近代思想	二册	一元一角
羣衆心理	一册	七角
革命心理	二册	九角
形而上學序論	一册	三角
物質與記憶	一册	九角
笑之研究	一册	六角五分
中國人口論	一册	四角
生物學的人生觀	一册	一元
生物之世界	二册	一元三角
實用主義	一册	六角五分
心理原理實用教育學	一册	四角五分
圖書館學	二册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時事漫畫(一)



希臘犬儒主義哲學家到法國陸軍部去尋羅加拿條約的精神，答道：『此地沒有，請不必費心了。』（德報）



『和平，親善，通商。』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條約中這樣說，但在那鎖上卻寫着『封鎖廣東。』（俄報）



航船歐洲號在經濟的洪濤巨浪——生活程度日高，失業問題，假幣充斥，等等——中，要想達到新大陸的彼岸，遠得很呢。（德報）



各國都希望這樣的一隻皮靴，美國說道：『你們應該先有這樣的靴匠纔對。』（意報）

時事漫畫(二)



裁軍會議

拍賣底貨，重新開張。戰神說，這是擴充營業前的第一步辦法。

(荷報)



英法奧三個女郎，都向阿美叔獻殷勤，希望他的賞賜。

(俄報)



一個跟在意大利外交家後面的人物。

(德報)



預言家脫洛斯基說

「在英國……騷動……黨爭……不平……武力……革命……」

(脫氏近著英國的將來，於英帝國前途頗多論列，故荷報如是云。)

現代史料

希臘的狄克推多——潘格羅將軍

何作霖

希臘年來的政治變動無常，舞臺上的人物忽起忽落，令人目眩神迷。這種情形與我國目前的政治狀況正相彷彿，眞可謂無獨有偶了。

現時希臘政治上的戰士，就是潘格羅將軍 (General Pangalos)。他是希臘的「狄克推多」(Dictator 意即獨裁者)，現時希臘完全由他統治。說也奇怪，他雖然是希臘的狄克推多，但爲各國狄克推多所具有的特質，他幾乎一點也沒有。歷史上的著名專制者，由俄皇亞力山大以至意首相慕沙里尼，所以能使一般的信徒，死心塌地的表示忠順服從，正因爲他們都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就是個人的吸引力。而潘氏連這一種力量也沒有。有一位潘氏的重要軍官，也曾論到潘氏的爲人，說：『潘氏是一個親友不親，仇敵痛恨的人。』這句話雖然是簡單，但已經把潘氏的性格，描寫得很明白了。潘氏也不會演說。他的身材短小，臉上常呈着一種驕傲的神氣。他何以現在能夠在希臘握有大權呢？我們略考察他已往的事業，便可知道潘氏所以能獲得高位，就是因爲他的唯一的特質——魯莽。他這個人的舉動，是趨於極端的，如處決政敵，使國家陷於戰爭，或鼓動國內革命等，都是他的事業。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潘氏的魯莽的性格，似乎可以把一

九一五年以來希臘的混亂狀態，弄得整然有序，這不能不說是奇怪的事了。

潘氏是在任小亞細亞希臘駐軍參謀長的時候，才露頭角的。他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軍入斯密那（Smyrna）時，卽任斯職，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選舉，威內瑞祿氏（Venizelos）失敗，王黨重握政權止。當王黨執政時，潘氏僞稱退隱雅典城外，實則陰謀反對政府。參與這種陰謀的主要人物，是現任海軍總長赫扎克里亞科斯（Admiral Hadjikriakos）和康迭里斯（General Condylis）。

一九二二年的時候，潘赫康三氏陰謀於是年秋間推翻康士坦丁政府；不料於是年夏天駐小亞細亞的希臘軍隊，被土耳其軍擊敗，柏拉士鐵拉斯大佐（Colonel Plastiras）和高納太斯大佐（Colonel Gonatas）統率殘敗的軍隊，於是年九月，舉行革命。潘氏於是放棄從前所定的革命計劃，率其黨徒歸附柏拉士鐵拉斯和高納太斯。然而潘氏素來是不甘服從柏氏的，因此兩人互相傾軋，直至今年潘氏把柏氏放逐出國外之後，這一場角鬬才算終止。

潘氏於革命政府下的第一步工作，卽召集軍法會議，審判王黨閣員五人和戰敗的小亞細亞軍總司令。當時各人皆被判死刑。柏拉士鐵拉斯想把死刑減爲無期徒刑或流刑，以免王黨（卽康士坦丁王派）與自由黨（卽威內瑞祿氏派）的紛爭，但潘氏毅然拒絕，終於把判決的人執行死刑。潘氏性情的殘刻，於此可見了。五閣員和小亞細亞軍總司令被執行死刑後，潘氏又想驅逐繼承其父康士坦丁王位的喬治國王，因柏拉士鐵拉斯反對，此舉暫時作罷。

後來潘氏爲馬其頓尼亞（Macedonia）和答臘斯（Thrace）軍事統監，又爲馬列薩（Maritza）陸軍總司令，這一支軍隊是希臘人組織起來預備洛桑（Lausanne）和議決裂，土希再發生戰爭時，防禦西答臘斯之用的。潘氏此時用獨斷的權力，在他所統治的省分內設立一個政治機關，並且想把軍隊造成一種專供滿足自己野心的工具。

至一九二三年五月卽洛桑會議舉行後六個月，潘氏收拾殘敗的小亞細亞軍隊，加以訓練，組織一支紀律嚴明而且勇於戰鬬的軍隊。他自覺部下的軍隊，忠順服從，遂決定用迅雷不及掩

耳的手段，突然向土耳其人襲擊，並且想直搗君士坦丁堡。但這種手段，與當時駐在雅典的柏拉士鐵拉斯大佐，高納太斯大佐，和代表希臘出席洛桑會議的威內瑞祿等的意見，大相逕庭。他們的意思，都是主張對土和平，俾本國得竭力救濟各地難民的。潘氏則聲言苟政府不贊成他的計劃，將實行政變。柏高二氏不得已，派賈格列特斯將軍 (General Gargalides) 赴薩隆尼基 (Saloniki) 祕密運動潘氏部下軍官，暗中反對。迨潘氏舉行政變時，部下軍隊竟不與他合作，遂不得不提出辭職。

潘氏雖然失敗，但勇氣不衰，依然抱着從前的計劃。不久，他的幸運又到了。賈格列特斯將軍自推倒潘氏後，因政府不給他統馭軍隊的權力，以酬勞他防止潘氏政變之功，於是又轉而反對革命政府。一九二三年十月，賈氏藉王黨領袖麥太色士將軍 (General Metaxas) 的援助，舉行反革命運動，反對柏拉士鐵拉斯氏和高納太斯氏的政府。柏高二氏又命潘氏統率革命軍抵抗。不過幾天的工夫，潘氏就把反革命軍打敗，於是他又恢復他從前的權力。

後來潘氏辭去司令的職務，專心在馬其頓尼亞替共和黨從事於選舉運動。當時有人問他對希臘國體問題——即希臘應該是君主國或是共和國的問題——抱什麼態度，他回答說：『我雖然是共和黨員，如果希臘人民喜歡君主國，我就主張設君主國，如果喜歡共和國，我就主張設共和國。但是我決不許喬治國王或與他同族的任何人，再踐希臘的王位。我驅除全體王族的計劃，是斷不終止的。』總而言之，潘氏的意見，就是想希臘達到他所贊成的目的罷了。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行選舉。共和黨因王黨的抵制，雖於所選出的四百名議員中，實際屬共和黨者，僅五十人，但已有大多數贊成共和的趨勢。潘氏遂聲言這是民意的表現，立即要求國王退位，宣布希臘為共和國。但柏高二氏主張君主立憲，反對潘氏的計劃，後來卒出於調解的辦法。請希臘王喬治休假外出，待政體問題切實解決後再行返國。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潘氏鼓動全國軍隊，強行宣布共和，從此希臘國王遂一去不復返了。當時完全由共和黨專政。潘氏初任公安總長，後來改任陸軍總長。

潘氏舉措橫暴，在議會內常對議員任意斥責，好像教練官斥

責新兵一樣，因此政府常陷於困難的境地，僅維持了四個月，卒以傾覆。

翌年，希臘政府改由威內瑞祿氏舊部蘇福里斯（Sophoulis）和麥卡勒普洛（Michalacopoulos）統治，潘氏對之常施猛烈的攻擊，他主張一種誇大的民族主義和橫暴的共和主義，竭力攻擊政府對土耳其，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和解的辦法。並反對政府對於王黨的態度。

潘氏因為不能得大多數議員的贊助，遂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用武力舉行政變，統制政府。不久又說議會不能代表全國，實行解散，並封閉一部分報館，逮捕新聞記者。更召集軍法會議審判犯誤用公款罪的官吏，其中有二人竟被判決死刑。因此國內政黨之含恨潘氏而陰謀抵抗者頗不少。本年二月中旬，潘氏為造成清一色的勢力起見，對於國內的政敵和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各派領袖，實行逮捕或驅逐出境。前首相柏潘納士塔遜（Papanastasion）和退職軍官十一人，於二月十七日被捕，放逐於安納第島（Island of Anathi）。當時潘氏發出布告，說被捕諸人都有擾亂公安推翻政府的意思，故須予以懲戒。過了三天，前首相卡芬達利斯（Kafandaris），亦被捕，放逐於山托林島（Islandof Santorin）。潘氏雖然竭力設法壓抑反對黨，但國內反對政府的運動，仍不稍減，據說現在反對黨的勢力頗大，以薩隆尼基（Saloniki）地方為尤甚。據最近消息，潘氏已將正月初旬的參議院選舉和三月七日的普通選舉，停止舉行，并取銷希臘的新共和憲法。

希臘現時的政治，是一種獨裁的政治，一切政令，皆由潘氏一人獨斷獨行，宛如意大利的首相慕沙里尼一般；但他的勢力，并沒有慕氏那麼大，部下的人才，又沒有慕氏那麼多，而且國內反對政府的運動甚烈，潘氏是否能夠長久維持他的地位，實在是一個疑問呢。

日本勞動農民黨的成立

何作霖

日本勞動農民黨即無產政黨的化身無產政黨本於去年十二月一日正式成立，當時黨中分左右兩派，右派主張以改善勞

工狀況為唯一目的，左派則主張共產政策，對於勞工利益認為並不重要。兩派爭持極烈，而政府亦認該黨為有危險性質，禁止成立，於是這個為全國無產階級所屬望的無產政黨成立了僅僅三小時，就不幸的夭殤去了。

當時日政府禁止該黨成立的理由，約分下列四項：

(一)無產政黨籌備創立的經過。

(二)已發表的黨綱，不過是他們行動的黨綱，其實暗中還有原則的黨綱。

(三)綜觀從事籌備無產政黨人物的經歷思想及性行，則此次之組織無產政黨，實與日本國體不相容，蓋因該黨冀圖實行共產主義也。

(四)規約上規定關於勞動組合團體加入主義一層，即是使包含於組合內的女子及未成年者，一概加入政黨，這是違犯治安警察法第五條第五項及第六項禁止女子及未成年者加入政治結社的條規。

以上四項理由更可詳細說明如下：

(甲)黨綱內最初經黨綱委員會決定後刪除的條項之大部分，明明表示共產主義。

(乙)最後可決的黨綱內關於(一)無產者住宅由公共設備，並得有管理權；(二)耕作者對於肥料農具的生產分配得有監督權等項，皆顯示共產主義的痕跡。

(丙)當十二月一日成立大會說明黨綱案時，已經暗示此次的黨綱不過是要求的一部，內中尚有原則的黨綱的事實。

(丁)黨綱內，以下各條項認為足以激成階級意識：(一)撤廢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及其他一切妨壓無產階級運動的法令；(二)撤廢義務教育的資本主義化；(三)撤廢對於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條約及一切侵略主義的妨壓；(四)徹底裁減軍備。

無產政黨雖被政府解散，但依然繼續活躍，左右兩派分子經多次的協商與調停，結果遂決定實行合作。至三月五日，該黨重行復活，定名為勞動農民黨，於是日正式成立。茲將該黨黨綱及政策分述於後：

黨綱

一、根據本國國情使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實行解放。

二、以合法的手段，改革關於土地，生產，分配之不公平的制度。

三、剷除僅代表特權階級利益的政黨，以期議會之徹底的改造。

政策

政治 （一）徹底實行普通選舉；（二）修改取締無產階級運動之法律；（三）取銷由植民地而生的差別；（四）裁減軍備與改善兵士的待遇；（五）戰死者，廢兵，徵兵的家族由國家扶養；（六）根本的改革稅制，廢除日用品的消費稅及關稅，對於財產，課以高率之累進稅；（七）國民外交之確立。

經濟 （八）團結權，罷工權及團體契約權之確立；（九）耕作權之確立；（十）最低勞銀之規定；（十一）禁止幼童，婦人夜間勞動，礦中勞動及危險的工作；（十二）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十三）修正工場法，鑛業法及海員法。

社會 （十四）廢除女子在公法上及私法上的差別；（十五）禁止買賣女子；（十六）廢除關於女子教育及職業之一切的差別；（十七）制定關於失業，疾病，養老，及災害保險制度；（十八）因誣告所受不當的拘束，由國家賠償損失；（十九）所有義務教育職業教育期間內一切的費用，由國庫支給；（二十）居住權的確立。

此次勞動農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比從前無產政黨的黨綱和平穩健得多。日本政府大概不致於再解散了。我們對於日本的勞動農民黨的成立，抱着很大的同情，並且希望他們努力的爲**全國無產階級的利益奮鬬！**

印度國民議會的女會長

從予

沙羅伊尼那杜 (Sarojini Naidu) 她本是印度有名的女詩人，這次被舉爲印度國民會議議長，似乎有點突兀，況且她還

是一個女子。但是我們若一考她許多年來對於印度獨立運動的努力，則雖然是弱女子身，實在却最好沒有。本來她早已是印度國民運動的領袖了。

沙羅伊尼與詩翁太戈爾不同：太氏完全是一個詩人，遊神於幻想的境界本其思索之所得，發為清新美妙的詩歌，他與實際生活不甚發生興味；沙羅伊尼則不然，她於詩歌之外，更從事實際運動。再，太氏的詩歌，多用孟加拉語，然後再譯為英文；沙則自始就用英文。她有三部詩集：金閾 (The Golden Threshold)，時間之鳥 (The Bird of Time)，斷翼 (The Broken Wing)，都是不朽的抒情詩歌。她有一次寫信給英國詩人及批評家辟蒙士 (Arthur Symons) 說：『我實在不是一個詩人。我不過能像鳥的歌唱，所以我的歌聲也是短促不堪久長的。』不錯，她詩歌的清新，正如鳥的鳴囀，能令人讀之神往。

沙羅伊尼姓 Chattopadhyay，以一八七九年生於 Hyderabad 地方一婆羅門家中。她的父親是尼善學院 (Nizam College) 的創辦人。她在諸兒中年齡最大。在幼小時，父親卽命她學習英文，但她可不願。據說九歲時，她因為不願用英語回答，被父親整整的關了一天。但是一放出來之後，『我便成為一個嫻熟的語言家了，』她說。

沙羅伊尼自小就有詩歌的感興，父親雖然想使她學習科學，到底抑不住她天才的發展。她十一歲就開始作詩；十三歲卽成一詠斯各德湖上美人的千三百行的長詩，及抒情劇詩二千行。以後，她因為患病，竟至輟學，但依舊勤奮的讀書不休。『我的讀書大都在十四與十六之間。那時，我作了一篇小說，一巨冊的日記。我是非常勤奮的攻讀的。』她說。

這其間——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她與那杜博士(Dr. Govindurajulu Naidu) 發生了戀愛。但那杜不是婆羅門中人，因為階級的差異，兩方家族都不贊成他們的結婚。一八九五年，她以父親之命留學英國，但這是她所不願的。她除到意大利遊歷一次外，在英倫皇家學院整整住了三年。回國以後，她便與那杜博士結婚，因此頗惹起印度社會的非議。她的母親甚至與她斷絕往來，過了好幾年以後，雖然偶有交往，但母親在她家中始終不曾飲食，因恐由此褻瀆了婆羅門的尊嚴。

近年以來，沙羅伊尼致力於國民運動，因此一般愛好藝術的

人類替她可惜，以爲不應投身政治渦中；但是國民在壓迫下掙扎着的呼號，也是不容恝然置之度外的。她的詩歌，本來是清新美妙，像山谷間一股噴涌而出的泉水，現在可變了；熱情燃燒着，有如洶湧的波濤。說起來她這次的擔任國民議會的會長，便是那詩的熱情之表現。她自己曾說：『像我這樣既爲女兒身，我的計畫自然最和平沒有。我不過想把印度回復到眞正的地位，在她自己家中她是最高的主婦，是她自己許多財產的唯一的管理者，是她自己的隆情的唯一的主人。我既有幸而爲 Bharat-mata 的女兒，所以這雖然是困難的事情，我也很願意在將來把我母親的家庭，整理得井井有條，把各人間因階級信仰之不同所發生的悲慘的爭端都消滅了，從此恢復到從前統一的家庭生活，並且凡在她門限以內，不論尊卑老幼，親友異客，都使他們有相當的地位。』這是何等偉大的懷抱！我想起了我們中國的女子，禁不住有點赧然了。

現在試引她告印度的那一首詩，作爲本文的結束。

TO INDIA

O young through all thy immemorial years!
Rise, Mother, rise, regenerate from thy gloom,
And, like a bride high-mated with the spheres,
Beget new glories from thine ageless womb!
The nations that in fettered darkness weep
Crave thee to lead them where great mornings break....
Mother, O Mother, wherefore dost thou sleep?
Arise and answer for thy children's sake!
Thy Future calls thee with a manifold sound
To crescent honours, splendours, victories vast;
Waken, O slumbering Mother, and be crowned,
Who once wert empress of the sovereign Past.

美國禁酒的失敗

幼雄

美國的禁酒法令，是在一九二〇年開始實施。至今已歷五年，國內仍分贊成與反對兩派，贊成者以爲禁酒以後，人民犯罪確

已減少，反對者則說禁酒何嘗禁絕，私下喝飲者到處皆是。且商人多造有害的劣酒，反使病酒的人有增無減。兩方都各有統計，各有證據，竟使我們無從判斷誰錯誰對。不過美國禁酒未能禁絕，却是實情。今日美國所用之酒，尚占禁酒前的十分之三以至五成。則是我們所可深信的。

飲酒之量雖已減少，可是價值之大，却更為禁酒前的十倍，是則禁酒以後，所耗於酒之金錢反比前更多。於經濟上可謂大受損失。酒既昂貴，則飲喝者多為比較的富裕之人。今日美國的上流婦女往往以「飲酒過多」自相誇耀。這又不啻自誇其違犯國法的能力。而貧苦人民如低級勞動階級，則以無力飲酒，乃喝便宜的木酒，因此中毒而死亡的實在很多。據說自去年一月至六月間，只芝加哥一市飲木酒而死的已在三百人以上了。

因為禁酒法令的效果極其薄弱，反而生出意外的禍害，如上所述，所以反對禁酒派便重又抬頭。主張完全廢除禁令的不乏其人。美國新聞界為徵求全國人民對於禁酒運動的真正態度計，乃於三月初旬發起全國總投票，至三月二十三日投票結果判明如下：

主張維持禁令者——五十萬票

主張完全撤禁者——一百五十萬票

主張先撤溫和酒類禁令者——二百萬票

所有通都大邑大多數贊成撤禁。經這一次投票以後，美國人不願意禁酒也完全明白了。

除了新聞界投票表決以外，政府及議會方面也有所舉動。民主黨領袖（多係堅持主張禁酒分子）現在擬提出建議，對於全國禁酒事宜，由全國政界重行表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又通過修改禁酒案的計畫，而全國禁酒督辦安竹氏擬於國會閉幕後週游全國調查禁酒狀況，以決定禁酒計畫的用否改變。總之，人民不贊成禁酒，美國酒禁早晚就要撤廢了。

各國之國家總動員令法

幼雄

近世戰爭的性質已起顯著的變化，由大戰的經驗所知，武力抗爭早成過去，今日欲謀制勝，全在於國力的競逐了。一遇戰爭，

交戰國須舉其國之全力，陸海軍人固不必說，便是學者，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實業家，工人，甚至於婦女，兒童，凡屬國民都須傾注其全智全能，直接間接的援助戰爭。近今所謂國家總動員，就是指這個國力戰的一切處置而言。

國家總動員的事業，殆與一國的行政，產業，交通，教育，莫不有連帶關係，範圍極為廣泛。若戰事已起，急遽中始講處置，恐不可能，大戰時候，交戰各國都因為戰前缺少準備，弄得非常混亂，十分痛苦，一直到了戰事終了，國家總動員的形態，方才完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去年法國內閣總理班樂衛在下院提出國家動員案，他說：『由於一九一四年的經驗，已證明現代戰爭，從事戰爭的為國家全體；工業力，經濟力，財政力的動員，所有國家資源的利用，其重要比於國軍的動員決不為弱。現在所提出的，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臨時設施，而今後欲按照計劃以實施者。』又一九二四年意大利陸軍大臣在上院演說，也說：『武力雖如何完全，要若不把國家全體編製得宜，適於戰爭，則不能說戰備已經完全。』從此可知國家總動員的準備是如何重要了。

戰後各國雖因經濟上的困難，有將常備軍縮小之勢。然對於國家總動員的準備格外努力，各有其計畫。今將法意美三國的計畫略述如下。

法國之國家動員法案，一九二四年起草，去年提交議會。其中規定國家動員的主要事業，有下列各項：

『除國家動員的主要行為，即陸海軍動員，由陸海軍自行準備外，國家動員尚有：

（一）整理及運用一切交通機關，使合於軍事上的要求，及國家一般的所需；

（二）於經濟上先為適於各種軍需要求的準備，次則設法充足國家一般的所需，及民間莫可節省的需要。

（三）對於社會問題，國民相互間，及國民與國家間的關係所由規定的法律，規則，在戰時應準備改正。

（四）關於智的事項則研究利用資源智能之法，務使有利於國防。

（五）為謀保證國家之精神的活力，準備必要的研究。』

此外在法案中凡關於人員資源的利用，戰時主管機關的業

務和手續，以及關於地方機關的均明揭其根本法則。此法案不久卽可實施了。

至於機關，有高等國防會議以總理及決定一切事項，有研究委員會向國防會議供給必要的資料。有常設書記局作成報告，傳發命令。又分全國爲經濟管轄區陸軍管轄區，及原有之地方行政區，調和經濟上行政上及軍事上的要求務使戰時平時俱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意大利亦設有與法國相似之最高機關，國家動員令，已於去年作成法律而公布。動員大體分別爲軍部動員與軍部外之動員二種。軍部動員卽稱陸海航空軍及稅關兵團的動員。軍部外動員，則除武裝團體外，將全國努力使由平時組織變爲戰時組織之謂。如政府認定有軍部外動員實施的必要，則卽與國防最高會議協同設立下列各種機關。卽

(一)關於輸入原料品以供軍事及一般國民所需要之貿易業務機關。

(二)擔任軍需品之製造，原料品及製造品的蒐集分配，及私立工場的監督之機關。

(三)擔任軍部及一般國民所需食糧品的蒐集，分配及官立私立食糧品工場的監督之機關。

(四)擔任對外對內的宣傳出征軍人及歸國移民家族的救護，戰爭殘廢者的救助，戰爭扶助金的支給之機關。

此外該動員令中尙有勞役及動產不動產的徵發計畫等亦有大綱規定。

美國參加大戰之先，卽設有國防委員會。爲國家總動員的中樞機關。一九二〇年國防法根本修正，國防委員會始中止活動。由陸軍部管理一切業務。一九二二年紐約開化學工業展覽會，全國化學家製造家會集一處，政府卽提示產業動員準備的概要。一九二三年一月又以陸軍部之名發表工業動員的設施，分全國爲十三兵器區域，戰時所需兵器什之九須由民間製造所製出。同時計劃設一陸海軍軍需委員會，籌辦陸海軍兩部戰時的軍需及補給品。同年六月又發表產業動員的大綱。戰時授權總統設立各種機關，如戰時工業局，通商局，食糧統制局，價格決定委員，燃料統制官，戰時動力委員，戰時勞動統制官等分掌各種事務。幷設立產業大學，派遣學生使研究產業動員計畫上困

難的問題。關於交通，雖未有具體設施，但美國在大戰時曾設立過機關，管理全國的鐵路船舶，恐現在當亦在計畫中罷。

日本於大正七年參酌交戰國的經驗，本已制定發表軍需工業動員法。設軍需局爲其統轄機關。但後來軍需局改爲國勢院，事業進行，又不順利，大正十一年該動員法遂遭廢止。但近來政府及全國人民，鑒於各國動員令法的次第完整，重又惹起注意。在新聞雜誌上發表意見的也不在少。去年第五十次議會，貴衆兩院關於此動員令法，又提出全場一致的建議案。本年議會中又有種種的責問。現在政府當局已聲明正在準備着手進行了。

日本婦女勞動團體之勃興

佩韋

東京通訊云，日本當大正十三年十月一日由產業勞動調查所調查全國之勞動組合時，在勞動組合員總數二十四萬餘人之內，婦女勞動組合員數僅不過九千餘人。然婦女勞動者總數約有一百萬人，故此數尚不足百分之一。惟自去年十一月川崎地方之富士瓦斯紡績大罷工以後，公司方面承認工人可以組織工會，遂有女工約一千人加入總同盟；更有程谷工場之女工八百人加入評議會；其他各地之紡績女工亦多有工會之組織。僅數月之間，有組織之婦女勞動者，竟增加五千人之多，總數遂達一萬四千人，其所隸屬之主要勞動團體如下：

名目	人數	名目	人數	名目	人數
日本勞動總同盟	五、〇〇〇	議和會	三、五〇〇	日本勞動組織評議會	二、三〇〇
交通勞動自治會	五〇〇	官業勞動總同盟	五八〇	海軍聯盟	三八〇
製陶同盟	三〇〇	日本勞動組合聯合會	三〇〇	芝浦勞動組合	二五五
印刷工人聯合會	二〇〇	關東組合聯會	一五〇	泉州勞動婦人組合	二五〇
九州勞動婦人協會	二〇〇				

觀此，日本婦女勞動團體之勃興，實足以令人咋舌了。



攝山佛教石刻小紀

鄭鶴聲
向達

攝山，俗呼棲霞山，位於南京東北四十里。梵刹之盛，著於南朝。而長松曲澗，怪石危崖，風物之美，尤足留連。山多南唐及宋人題名，自大小徐以下，無慮數十；年來好事者訪寺尋碑，縋幽鑿險，為之椎拓，遂先後復見於世。〔一〕（圖一）然就中國佛教美術史上言之，則攝山之千佛巖及隋舍利塔，其可珍異，固超前賢題名而上之；而前人著述於此率語焉不詳，惜哉！十四年十二月，余等自京口便道至此。窮一日之力於千佛巖舍利塔皆有所度考；因記其崖略如次，庶足以為他日觀省之資云耳。

一 千佛巖

南朝攝山梵刹有棲霞，止觀，慶雲諸寺；〔二〕惟棲霞一寺，代有修葺，至今猶存。〔三〕今以此寺為中心，以說千佛巖。（千佛巖一稱千佛崖，亦稱萬佛崖，別稱千佛嶺。今以千佛巖為無量殿以及千佛嶺之全稱，而千佛嶺則特指紗帽峯一帶。）（圖二）

棲霞寺大雄寶殿門向西方。殿稍偏東南隅，則隋舍利塔在焉；舍利塔之東是為千佛巖之起點。舍利塔附近石窟之稍鉅者有羅漢彌勒諸洞。稍折而南一小窟，窟外石上有大徐題名；不知是何俗子，將徐字加以鉤勒，雖一見瞭然，而真意寖失矣。自此更折而東，經大小石窟佛龕數十，遂至無量殿。殿依山以石築成，中鐫無量壽佛、（參看圖三）及觀音勢至二菩薩，宏偉莊嚴，蓋千佛巖中

之冠冕也。由無量殿迤邐東上，則爲紗帽峯，爲千佛嶺，至是鑿山爲石窟及佛龕；大小錯落，點綴崖石間，若蜂房，若鴿舍，依山勢爲高下。石質屬紅色砂巖；梵像紺紫，蔓以綠蘿。嶺下有石磴積累而上，至最後明萬曆時御馬監右少監暨祿所修一窟而止。磴下兩山中合，用成一谷。有小澗；有石磴。遙對千佛嶺之麓，稍平衍，亦有一精舍。夕陽欲下，斜暉映嶺上，似莊嚴世界卽在人間矣。

南朝佛教大盛，樊川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蓋可以見之矣；其名不可盡考，據陳作霖之南朝佛寺志所述，尙得二百二十有六寺也。教理方面據日人松本文三郎所云，則淨土思想，特盛民間；而尤以彌勒淨土爲最。顧彌勒淨土雖盛行於世，而彌陀淨土卻亦爲民間所崇信。故自晉至隋，爲無量壽佛造像者仍代有所聞；隋以後彌陀淨土遂奪彌勒淨土之席而有之矣。〔四〕今就藝風堂所收六朝諸造像拓本目錄考之，則是說固匪無據。〔五〕夷考攝山之千佛巖諸造像，蓋亦此彌陀淨土海中之一滴也。今略考其沿革如次。

蕭齊建元間明僧紹自青州歸，住江乘攝山；抗跡人外，高尙不仕。挹沙門法度之清眞，待以師友之敬；因捨宅爲棲霞精舍以居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於是西巖石壁中夜放光，現無量壽佛及殿宇焜煌之狀；僧紹等遂謀鑿石爲像。旣而僧紹卒，不果。僧紹子永明元年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卒，法度遊京師在宋末，而僧紹次於仲璋之造無量壽佛在永明二年；則僧紹之舍宅，棲霞寺之創立，皆在建元末及永明元年之間矣。僧紹旣卒，次子仲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於永明二年莊嚴龕像。首於西峯之石壁與法度鐫造無量壽佛，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並菩薩倚高三丈三尺。外又造尊像十有餘處。是爲今日無量殿之起原也。至梁大同二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及宋太宰，江夏王霍姬，雍州刺史田奐等俱深曉正見，妙識來果。各捨泉貝，並於巖阿，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慧王道契眞如，心宏檀蜜。見此山製置疎潤，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績以丹青，鏤之銑鋈。是則千佛巖之起原也。〔六〕綜計自永明二年始鐫無量壽佛以至天監十年，歷時凡二十八載。大同石窟始於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遷雒爲止，歷時近四十載，先於攝山之千佛巖者凡三十一載；龍門石窟則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歷時二十

四載，爲時後於攝山之千佛巖者凡十七載。(七)然攝山千佛巖之宏偉瑰奇則遜大同龍門者遠矣。唐宋以還，攝山千佛巖曾否有好事者爲之莊嚴佛事，漫無可考。惟按明盛時泰棲霞小志所紀趙伯晟詩一條，知自宋之寶元自淳熙，其間柱飾莊嚴之具，已有更易者矣。至明嘉靖中海鹽鄭曉重裝無量壽佛及左右二菩薩。(八)隆慶以後，補造佛龕佛像者紛起。今日所存，殆皆明代之遺。此按之造像之形態而可知也。(參看補注)南朝諸造像無一造像記遺存至今，唯明代諸造像多完好，又補鐫諸人以太監爲多，是爲可異耳。今將明代諸造像記迻錄如左，或足爲談攝山文獻者之一助焉。(所錄以時代爲先後。)

金陵攝山棲霞寺補塑佛像記

棲霞寺自齊梁來號稱名刹；沿巖鑿佛，莊嚴殊麗，天下希有。經年既久，內有風雨苔蘚侵蝕，致摧剝者有之。善士張玉國璽者參話諸方，歸心祖道。以隆慶三年春入山禮謁雲谷素菴諸老。游歷□間，見嶺巖洞壑種種清靜，而一龕獨失聖容。欲爲鑿補艱於相類，乃以佳材塑而代之。至秋日迎置舊龕。……隆慶三年春上浣天界吉沙門宗春漫書。

其他造像記

北京司禮監文書房太監潘朝用重修佛龕。萬曆二十七年佛成道日立。

信官董保李朝共發心修佛一龕。萬曆庚子夏月立石。

信士客養心同男客廷秀修佛二龕。萬曆庚子夏月立石。

重修石佛記

棲霞寺叢林興於六朝，石鑿佛至千數；以世相遷流，而不無陵夷。萬曆庚子春司禮監太監劉海不憚凝寒之勞，獨有向上之念，故誓莊嚴是龕。……萬曆庚子仲春之吉燕沙門仁寬書。

攝山棲霞寺重修石佛記

棲霞寺六朝崇尚，累代名刹；明徵君始鑿石像，隋文帝又建浮圖。國中四絕此其一也。然以歲月彌深，不無殘斷。欽差直隸儀徵等處地方抽稅御馬監右少監暨祿，不惜金寶，貴植淨因。莊嚴既訖，而紀事入石，又詎得爲靡耶！夫佛者覺也，蓋不離凡夫日用二六時中覺知之性。而凡夫果於日用之間，動靜之際，悟此覺性，本來是佛，則凡聖與衰，悉皆如夢。是爲

記。萬曆庚子仲春之吉太白比丘然定漫書。

萬曆庚子秋日祝得一記造像因緣碑。

碑文未錄。

修佛記三則

南京內官監左監丞信官李臣發心重修佛一龕。祈如意福，有所歸者。萬曆三十年吉旦立石。

南京內官監太監御馬監掌印修佛一龕。弟子劉字口口口萬曆辛丑年造。

南京內官監太監進吳口惠妃馬氏共修佛一龕。萬曆三十一年孟春之吉立石。

千佛巖之沿革約略如上；蓋自齊梁以來，固已屢經修繕。然以山中石質屬於紅色砂巖一類，不耐剝蝕，故明隆萬以來所補修者，至是又成子章之骷髏，模糊不可辨析矣。於是現住持僧乃異想天開，將舊日造像概用水泥塗繕一過，爲事省而程工易。余等之往爲十二月二十一日時，無量殿左右各窟已悉用水泥塗繕；一新瓔珞光背以及莊嚴之具，俱燦然可觀。千佛嶺諸大窟亦有已經修繕者。此雖可以取悅世俗，而藝術上則無足道矣。雖然，水泥補塑者固無可言，其未補造諸像，以石質柔脆之故，亦已模糊依稀面貌衣褶俱不可辨，全身輪廓，率漫漶剝落，無殊頑石。齊梁舊物，明代補作，至是俱成一邱之貉；惟明代諸造像記以石質較堅，嵌入壁間，用克倖存至今。故攝山千佛巖在今日觀之，除無量殿之雄偉及千佛巖一帶石窟佛龕大小錯落足以生莊嚴之想，與在佛教美術史上爲南朝惟一之石刻而外，藝術上之價值，殆無足道已。

復次，千佛巖造像，世俗率云千數，或夸爲萬佛。（見汪錫祺棲霞山攬勝記）而漁洋漫遊攝山，且以爲『巖間鑿石爲像，華鬘儼然，如百千萬億化身』。（遊攝山記）他如棲霞小志，攝山志，江寧府志諸書，率囫圇其辭。余等窮半日之力爲之徧加計度，則自舍利塔附近以迄千佛嶺暨祿所修一窟止，共計石窟佛龕大小才二百九十有四，造像大小五百十五尊而已。即有錯誤，當亦不甚相遠也。造像之首毀折及失去者甚夥。今世不信三寶，法雲失護；則更數十百年，恐此區區毀破者亦不得保矣，悲夫！

二　隋舍利塔

隋舍利石塔在大雄寶殿之東南隅。塔石似有多種：第一層石質堅勁細緻；第二層以上則爲質稍麤：似俱屬於花剛巖一類也。石塔連頂共爲七級，而說者多誤爲五級；又塔七級，級凡八面，寺僧謂只五面。習焉而不察，察焉而不審，則亦不足責也已。（參看圖四隋舍利塔全形）棲霞小志謂『先郎地甃石爲基；基四圍有石楯闌環繞。』今闌楯俱不可見，惟承闌楯之石址則猶存於塔南一面；俱以白色花剛巖爲之，植闌檻之榫眼尙有可見者。又址上刻有飛馬之屬，姿態生動。闌楯石址高距塔基約一呎許，下則爲塔基。基與闌楯石址相接處鋪以白石，上鐫龍鳳，花紋絕精細。惟此亦只西南二面有之，東北二面，瓦礫四塞，白石俱不知何往矣。塔基亦有五級，始至第一層；五級累疊而上，漸上漸狹。余等以卷尺將每級粗加度量，所得長闊高之數字約略如次。

級次	長	闊	高	圍長（八面合）
第一級	九呎十一吋	一呎十吋	十吋	八十呎二吋
第二級	八呎五吋六分	一呎八吋	一呎四吋六分	六十七呎八吋
第三級	六呎十吋	一呎二吋	一呎二吋	五十四呎八吋
第四級	五呎七吋	—	五吋	四十四呎八吋
第五級	五呎四吋	—	五吋	四十二呎八吋

案：各級約成弧形，迤連而上。此所謂長係指每級每面之長；闊係各級自底至頂之度；高則各級自底至頂之垂直距也。又四五兩級勢若連雞，當時匆匆，僅度其長高而止。

由此可知基高約爲四呎二吋六分。塔連頂共七級。第一層及第二層間承以蓮花露盤，石質微黃；蓮花瓣凡三層。自第二層以上則簷牙四張，上覆筩瓦。棲霞小志舍利塔條謂簷角『上懸以鐵索，垂以鈴，今已斷絕』云云。第二層飛簷承塵之下，別有橫楣，琢爲天女飛游空際之像；八面面爲天女像二，天矯飛動無有同者，蓋亦名作也。余等當時除卷尺羅針各一具外，別無他物；欲測塔之全高，頗屬不易。惟第一層第二層之間爲蓮花露盤，廣呎餘，堪受足，又距基匪峻，可梯而上。第三級以往，簷牙高啄，不可卽矣；然飛簷俱有破闕處，似可以竿測也。因向寺僧假長竹竿及短梯各一，以短梯攀登露盤上。初以卷尺量露盤至塔基第五級，凡高八呎四吋六分。繼以竹竿縛卷尺上抵第二層飛簷承塵，至露盤上，凡高十呎二吋；自第三層飛簷承塵至露盤上，高爲十六呎六

吋六分；故可知自第三層飛簷承塵至第二層飛簷承塵之高約爲六呎四吋六分也。復次，自第四層之飛簷承塵至露盤上，其高爲二十三呎；減去第三層飛簷承塵至露盤之高，則第四層飛簷承塵至第三層飛簷承塵之高當得六呎五吋七分。故第三層飛簷承塵至第二層飛簷承塵之高，與第四層飛簷承塵至第三層飛簷承塵之高試相平均，則此二層之高俱約在六呎五吋左右也。惜竿長僅能達第四層飛簷承塵而止。然憑目測及所附舍利塔全形圖中塔之各級之比例觀之，五六兩層連頂之高似各與三四兩層之高相等。今假定自第三層至第六層（此所謂層，係指自甲層飛簷承塵至乙層飛簷承塵間之一段而言）及頂之高各約爲六呎五吋，益以第二層，飛簷承塵至露盤上之十呎二吋，及露盤上至塔基第五級之八呎四吋六分，更加塔基之高四呎二吋六分，則全塔之高當得五十四呎十吋矣。惟此種測度，至爲粗陋，五層以上，且憑臆計，其不準確，自無待言；是惟有俟他日能以測高儀重爲計度，庶幾可信耳。塔之第一層八面鐫佛本行至涅槃諸變；第二層八面則鐫四天王像，外有佛像一尊，門二扉，及毀去之像一；三層以至六層，則八面各鐫佛龕二，龕藏結跏趺坐之佛像一尊；塔頂微毀，有小樹生其上，臨風搖曳，飄飄欲仙矣；各層飛簷多毀闕者。至棲霞小志舍利塔條謂『又上一級則稍高，爲四金剛，間以四門』云云者，誤也。塔前舊設接引二佛，各高丈許，亦以白石爲之。說者謂其像貌衣褸有顧愷之筆法。(九)今接引二佛尚存，在塔之西側，惟爲寺僧重加修繕，傅以金彩，所謂以白石爲之，有顧愷之筆法云云者，今皆不可見矣。

舍利塔外形，略如上述。今就廣弘明集及攝山志諸書考其建置沿革大略；而以第一層及第二層余等曾爲之一一量度考察，用亦述其概要如次焉。

佛教初入中國，僅有畫像，晉以後造像之風始盛；於是大同龍門之石窟，遂成天下之奇觀焉。至隋造塔之風蔚興，入唐石經經幢又代造塔而起；說者以爲是與當時譯經有關理，或有然也。(一〇) 按隋王劭所作舍利感應記，謂隋文帝潛龍之際，有婆羅門沙門送舍利一裹與之。之後以感於神尼智仙重興佛法之言，故隋興後，因於仁壽元年詔天下於三十州起舍利塔，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而按文帝立舍利塔詔，謂

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

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淸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並記舍利入州境之情形云，

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齊肅。共以寶蓋幡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讚唄，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

其盛蓋可見矣。（二）至於起塔之三十州，及塔所在之寺，廣弘明集卷十九皆一一爲之著其名稱。今爲表列如次，以資覽觀。

州名	舍利塔所在寺名	州名	舍利塔所在寺名	州名	舍利塔所在寺名
雍州	仙遊寺	鄭州	定覺寺	蔣州	棲霞寺
岐州	鳳泉寺	嵩州	閒居寺	吳州	大禹寺
涇州	大興國寺	亳州	開寂寺	蘇州	虎丘山寺
秦州	靜念寺	汝州	興世寺	衡州	衡嶽寺
華州	思覺寺	泰州	岱嶽寺	桂州	緣化寺
同州	大興國寺	青州	勝福寺	交州	禪衆寺
蒲州	棲巖寺	牟州	巨神山寺	番州	靈鷲山寺（洪楊鄉崇楊里）
并州	舊無量壽寺	隋州	智門寺	益州	法聚寺
定州	恆嶽寺	襄州	大興國寺	廓州	法講寺
相州	大慈寺	楊州	西寺	瓜州	崇教寺

徵之攝山志所載立舍利塔詔，今日棲霞寺舍利塔之建於隋仁壽元年，益可信焉。（一二）仁壽元年爲西曆之六〇一年，故棲霞寺之舍利塔至是蓋已歷時一千三百二十五年矣。至仁壽二年，以舍利眞形猶有五十餘，遂於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廣弘明集卷十九曾舉四十三州之名，益以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所收，合得四十四州。（一三）今表列如次。

州名	靈塔所在寺名	州名	靈塔所在寺名	州名	靈塔所在寺名
恆州	龍藏寺	安州	—	洛州	漢王寺
瀛州	—	趙州	文際寺	幽州	弘業寺
黎州	—	豫州	—	許州	辨行寺
觀州	—	利州	—	荆州	—
魏州	—	明州	—	濟州	—
泰州	—	衞州	—	楚州	—
袞州	普樂寺瑕丘縣	洛州	—	莒州	—

德州	—						
鄭州	—						
江州	—						
蘭州	—						
慈州	—						
雍州	？慈善寺						
陝州	大興國寺						
曹州	—	毛州	—	營州	—	信州	—
晉州	—	冀州	—	杭州	—	—	—
杞州	—	宋州	—	潭州	—	—	—
徐州	—	懷州	長壽寺（州城）	潞州	—	—	—
鄧州	—	汴州	惠福寺	德州	—	—	—

至今隋時所造諸舍利塔除蔣州之棲霞寺外，尙有同州之興國寺，青州之勝福寺，及岐州之鳳泉寺，其舍利塔之雕刻及銘額尙有殘存於世者；房山智泉寺之塔亦爲隋代遺物；而梓州亦有舍利塔，造於仁壽四年，其銘猶存於三臺學宮云。（一四）

舍利塔雕刻俱爲一種浮雕。以第一層所鐫釋迦本行以至涅槃諸變八面爲最佳；第二層則天女飛游空際之像亦精，四天王及佛像則雄偉有餘，而精妙遠遜。第三層以上諸龕佛像，以莫由攀登，無從諦察，惟遙觀諸像身首俱完，是則受地位之賜，否則亦歸殘破矣。今就所觀第一第二兩層述其概要如次。

第一層八面，每面相間有半圓形柱。余等觀察，以釋迦苦行（見後並參看圖四）爲第一面，左數爲第二第三等面。各面相間之

半圓形柱上刻有龍及天王像。今以第一面之右一柱爲第一柱，左數爲第二第三諸柱；列表如左，以紀其所刻之何物及完整之狀。

第幾柱	柱上所刻	現狀	第幾柱	柱上所刻	現狀
第一柱	龍	完好	第五柱	天王像	尚完好
第二柱	天王像	首毀	第六柱	龍	同上
第三柱	？	全毀	第七柱	龍	同上
第四柱	？	同上	第八柱	天王像	模糊

柱上所刻龍及天王像線條工緻形態飛動。（參看圖五舍利塔第一層之半圓形柱）至於刻釋迦本行以至涅槃諸變之八面，每面之長高如次表。

各面	長	高
連邊	三呎三吋六分	二呎一吋
去邊	三呎一吋六分	一呎六吋

今將第一層八面各面所刻釋迦本行以至涅槃諸變中人物之數，完毀之狀，及其他諸項，述其梗概如次。至於各面之定名則係根據日人所刊之江南史蹟寫眞帖（常盤大定等所編之支那佛教史蹟第三册亦有攝影，惟惜尚未之見也）。及常盤大定之佛傳集成諸書而來者也。（參看圖六至圖十一）

第一面釋迦苦行圖（參看圖六）

此面正對接引二佛。按之寫眞帖，蓋釋迦苦行之圖也。釋迦偏袒右肩；雙手結法印結跏趺坐於中央蓮華座上。魔獅之屬，左右圍合，似欲得釋迦而甘心者。釋迦坐像高七吋；首毀。蓮華座高一呎零六分而弱；廣七吋六分。座之上部刻蓮華瓣；瓣下約成工字形，分六級，一五同長，二四稍次，而三則工字中之一豎也。座上刻雲雷紋。釋迦左右，爲魔十二：是中舉劍以迫釋迦者一，持纛者一，持鐗者一，乘龍手持不知何物者一，手持一物而足踏雲際者一，此爲釋迦座左所有諸魔；座右則踏火輪者一，立於火輪之後者一，舉劍以向釋迦者一，持槍欲刺者一，翺翔空際者三。魔爲數十二，而首全毀者二，半毀者數亦如之云。魔外有師子一，龍二，蟒一；各作攫拏之狀。別有鼓三，俱完好。

第二面釋迦涅槃圖（參看圖七）

按帖此面蓋釋迦涅槃圖也。釋迦偏袒右肩，右脅而臥，以入無餘涅槃。釋迦及所臥師子座在圖之右；方座長九吋而強，高六吋。座下中央別有一工字形座，上置一爐；爐座共高五吋，座廣四吋，俱刻雲雷紋。釋迦臥像長八吋六分，首毀。師子座後長者圍侍者十二：有扶釋迦首者；有捧其足者；有掩泣者；有拊心者；有對語者；有側首合掌者；十二人之姿態各各殊異，而首毀者凡十一人焉。圖左有一火座，長十吋六分，高七吋六分而強。圍火座像亦十有二：有合掌稽首者；有注目而視者；有合掌者；不一而足，而毀其大半者爲數凡五，首毀者二，差完者五像而已。師子座後是爲娑羅雙樹；葉幹作法，雙樹無別。樹後則刻山海，以爲映照云。是面露盤下側出石額，上有莫友芝題記，其辭云『同治七年七月獨山郘叟莫友芝訪碑於此山』，凡十八字。（寫眞帖所攝此面，左方尙闕其半。）

第三面釋迦自兜率天宮下降母胎圖（看看圖八）

此面寫眞帖無有，蓋釋迦自兜率天宮下降母胎之圖也。圖右釋迦跨六牙白象上。釋迦像高四吋六分，連象高九吋，象足似托以雲，合此共高十一吋；象長七吋。圖左爲一殿，殿脊長二呎三吋三分，簷長一呎十一吋六分，瓦面共闊一呎六吋六分；柱高九吋三分。蓋俱用界畫法爲之。殿中巍坐一王者，後立四宮監，各持羽葆，以爲蔭蔽云。

第四面釋迦受生圖（參看圖九）

此面按帖蓋釋迦受生之圖也。圖右有一波叉樹。樹右：摩耶夫人作以右手攀東枝莊嚴端立之狀。後有婇女五：二執羽葆，橢圓及方者各一，外若有所持者三。樹左：形似婇女者二。樹左諸像，首完者一，餘俱破損；右則一像上身俱毀，一則首毀其半焉。圖之左方一五級累疊而成三棱之座，座上復有一蓮花座。蓮花座上趺坐一像，似爲釋迦誕生後之像也；像高二吋，連師子座高八吋。座右二像，當爲婇女，手執羽葆，俱毀，一去其半；座左有像三，亦爲婇女；一執羽葆，首則俱半毀矣。圖右角人物之後，有殿宇一角，筩瓦及瓦槽清析可數。迤邐而左，似爲一長垣，垣中一長段俱刻花紋絕細緻，人物衣褶細入毫芒，曲折勁挺。垣上雲霞紛披，上有四龍，夭矯其間。

第五面釋迦受樂圖（參看圖十）

此面按帖爲釋迦受樂；蓋釋迦爲太子時，四門遊觀，見生老病

死諸苦也。圖右爲城；城垣上花紋作◈形；城高至地一呎六吋；城門高一呎三吋，廣六吋深二吋六分。釋迦乘馬已出城外；像連馬共高九吋，馬高五吋，長八吋；釋迦首半毀。馬首左右馭者各一，一手執馬韁；馬後一人執曲柄傘，一人執扇，一人倚城門。門內則三甲士，手俱有所持，不識爲何物。迎馬首有二人，形似比丘，拱手叩馬而立，若有所應者然。圖左上半方爲屋；屋長一呎七吋，高一呎六吋六分，柱高六吋。屋復簷爲二；似一爲堂，一則室也。室中爲床一，上倚一病者；床後一人作掩泣狀；床隅一人則似爲病者扶持抑搔；室右一人，傴僂而進，手中似托有湯藥者然。堂中亦爲床一；床下一人手足卷曲，展轉若將死者；床上一人則已就木；床後二人作倚視悲泣之狀；室右一人，床外右隅一人，則趨蹌若有所事者。堂下有階；階及屋宇，皆用界畫法也。迎馬而立之二人，其左地上一婦人盤膝而坐，若將分娩者，旁立一小女侍扶之。婦人左一老者，左手扶杖，傴僂而行；右手携一小兒；一壯者侍於後。更左大樹一章，榦葉與菩提樹同，惟葉形積疊，上下俱銳，是其微殊耳。圖上下別有邊一道，作牡丹花圖案，甚精緻。

第六面釋迦求道圖

此面寫眞帖無有，蓋釋迦出家求道之圖也。圖之背境俱作波紋形。右方則爲釋迦乘馬出逃之狀。釋迦連馬共高九吋六分，馬長七吋。馭者一，當卽車匿。稍左二樹，各高一呎三吋，樹下一像趺坐；當爲林中仙人鬱陀迦羅摩子也。仙人像高六吋六分；仙人之前一像鞠躬若有所謁問者，高六吋。更左一仙人結跏趺坐於座上，連座高七吋六分；仙人趺坐高四吋六分；當是阿羅邏迦蘭也。座下有侍像二，右高七吋，左高六吋六分。此面上方石額有近人陳萬里題記二則，其一云：『北朝石刻如大同雲岡，洛陽龍門，鞏縣北邙，太原天龍，余均見之；南朝石刻，惟此山耳。甲寅三年一月，由京到此，流連竟日。吳縣陳萬里。』又云：『此舍利塔尤精美，足以代表隋朝一代作品。』

第七面釋迦成道圖（參看圖十一）

此面寫眞帖無有，蓋釋迦成道時之圖也。圖左釋迦結跏趺坐，首毀；像高六吋，連師子座高十一吋，座廣六吋。釋迦光背徑四吋；作尖圓寶珠形。座左右爲樹各一；左高一呎五吋，右高一呎三吋。座右一像，似卽爲牧牛女難陀波羅（一作善生），以乳糜奉獻；像高七吋，首毀。難陀波羅右側一樹，樹左下方牛二頭；牛首俱毀。

更右則爲一大花缽，高九吋六分。缽左右女侍各一，作頂禮狀，姿態極爲婉孌。圖右作大海之形；岸上有樹。一男像袒上體，騰躍海濤之中；空際微雲蕩漾，一像翺翔雲中作飛投而下之勢，而海中男像，伸臂若迎之者然。

第八面鹿苑說法圖

此面寫眞帖無有，蓋釋迦成道後，始在鹿苑初轉法輪之圖也。圖左，大樹一章，高一呎六吋。斯圖背境山海俱備。釋迦結跏趺坐，像高六吋六分；連師子座高一呎一吋，座廣八吋。後光二重，小者徑四吋六分，大者徑七吋；俱作尖圓寶珠形。一香爐高四吋六分。釋迦之外，有造像十，當爲憍陳如諸人也；十像首毀者五。一像跪釋迦座右，若有所獻者然。別有師子二。

以上爲第一層八面所雕釋迦本行至涅槃諸變之大概。第二層則當以梯攀登察其所刻。第二層之八面亦各間以三面柱一，柱上刻有各種經讚；棲霞小志舍利塔條謂『各柱之上有諸佛及經呪等書高不可辨』云云，未能詳也。今以第二層中與第一層第一面釋迦苦行圖相當之一面爲第一面，以次左數爲第二第三等面。以第一面右方一柱爲第一柱，以次左數爲第二第三等柱；將八柱所刻經讚逐錄如次。原柱雙行直下，方圍係原刻漫漶者，圍內之字蓋勉可辨識因爲補入者也。

第一柱

經云：凡造福塔，先書此偈，使瞻禮之人，獲福無量。

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應作如是觀。

第二柱

楞嚴經讚佛□□

楞嚴王世稀，有消(？)我億(？)勸；顚倒想不生，僧祇護法身。

第三柱

提謂經云：常行遶塔三匝者，表供養三尊，止三毒，淨三業；滅三惡道，得值三寶時，提謂長者白佛言供養。

第四柱

金剛經四句偈云：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第五柱

佛讚迦葉佛塔偈云：

眞金百千檐，持用百佈施，不如一團泥，敬心詔佛塔。

第六柱

遶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五等福：

一復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五得□□□。

第七柱

喜見菩薩禮日月灯明佛偈云：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第八柱

佛翘一足讚底沙來偈云：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

八柱所書經讚，字體約同率更，而間架無其緊嚴，蓋爲唐人導其先路也。又隋承六朝之遺，俗體別字，時有所見；（參閱下紀之第七面）如第七柱之灯字，卽其一例，而第二柱之「栤」字，且不之識云。至於第二層八面高濶之情形，則自飛簷承塵至蓮花露盤，計高十呎二吋，去上下邊高八呎九吋；濶三呎，去左右邊闊二呎七吋。今述八面之梗概如次。（參看圖十二第二層之一斑）

第一面（參看圖十三）

此面爲天王像。像連冑纓共高六呎四吋。纓高四吋。天王首長一呎；面闊七吋；鼻長三吋；胸廣二呎七吋；腹廣一呎九吋；腰下共長四呎十一吋；中指至腕長七吋六分；披甲袖闊一呎五吋六分；足長十一吋。托足之座高六吋六分。天王右手執金剛杵，長二呎四吋。天王之目俱以凹下之圓孔顯之。足下有明萬曆十七年蜀西邑賈春守題名。又按棲霞小志舍利塔條謂『今其下猶有工匠姓名可考』云云，細審此面，上方鐫有「作石人王文載」六字凡一行。

第二面

此面爲釋迦騎於六牙白象上之像，當爲自兜率天宮下降也。釋迦結跏趺坐象背，連象高五呎；釋迦首長十吋，已毀；像自肩以下，高一呎六吋六分；趺坐雙膝距一呎六吋六分。象右一象奴侍其側，高二尺。釋迦有頭光二重：小光背徑一呎八吋六分；大光背徑二呎六吋；俱作尖圓寶珠形。此面有明隆慶時之題名。

第三面（參看圖十四）

此面爲一赤足天王像像高六呎二吋；首長一呎二吋；鼻長三吋六分肩闊二呎二吋；胸闊二呎；腹闊一呎八吋；中指至腕長十吋；足長一呎二吋。手執法器，似爲金剛杵；長一呎十一吋。

第四面

此面爲門二扉。除去上方之横楣，門高八呎，去花簷及閾，高六呎一吋；廣三呎，去兩側之閫，廣二呎二吋。獸環二；環之兩側乳釘各二枚，環上下乳釘各十八枚，卽每扉上下乳釘各九枚也。

第五面

此面亦爲一天王像。像長六呎一吋六分；直長一呎四吋；鼻長四吋；肩闊一呎十吋；袒胸闊一呎九吋；腹闊一呎八吋。手執三鈷杵，長二呎八吋。足毀。

第六面

此面全毀，微見花紋隱顯而已。案塔石尙堅緻，而此面竟似剷去者然，不知以何法致此。說者謂太平天國之亂，斯山曾罹浩刦，則此面之毀，其當斯時耶？

第七面(參看圖十五)

此面亦爲天王像。像背有火燄。像高六呎；首長一呎一吋；鼻長四吋；面闊七吋；肩闊一呎十吋；胸闊一呎四吋；腹闊與胸同；二手俱毀；足長十吋。手執之法器尙存，似爲金剛杵；尖毀，餘長三呎，一吋六分。此面上方鐫有「近人徐知謙」五字；「近」卽「匠」字，蓋猶六朝別字之遺也。此與第一面之「作石人王文載」六字風姿與八柱所刻經讚字體同近率更而間架鬆懈，似不脫六朝之餘風云。

第八面

此面亦爲門二扉。體製與第四面同，不贅。

* * * *

攝山千佛巖及隋舍利塔外形大概，約如上述。千佛巖殘毀修繕，古意已亡；雖爲南朝惟一石刻，然在藝術上論，方之北朝諸刻，已無足道矣。綜觀全山佛教石刻，所可留連往復令人不忍去者，惟一隋舍利塔而已。而舍利塔尤以第一層之八面爲最足觀賞。其人物之生動，衣褶線條之勁挺，各部分比例之勻稱，允推藝苑上選；就其雕刻之精妙言，蓋可與大同雲岡之第十窟至第十二窟媲美。(參閱支那佛教史蹟第二冊)而其室宇製作，胥用界畫法爲之，爲唐畫導其先河，是又研究中國美術史者所當致意

者也。不僅此也，就其第二層八柱所鐫各種經讚字體觀之，徵近率更，而無其緊嚴，比之北朝諸碑又較工整，與道光時出土之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寧贙碑比觀，間架整飭，約略相同，是亦可見隋代文化上承六朝之餘緒，而爲唐代樹之風聲矣。（一五）余等此行，匆匆過客，僅能窮一日之力以事觀覽，又所携惟卷尺羅針各一具，不能詳加測度。事後追紀，徒憑當時匆匆所記錄，以致簡陋筆誤，不一而足。重以余等於佛教美術之賞鑑，缺乏素養，佛傳亦無研究，是以所紀，偏於敍述外形；輕重既未能別白，所言亦頗多謬誤。是則希大雅君子爲一匡正耳。

然余等之爲此文，於自紀當日之遊蹤而外，尚有微意，願以陳諸國人。夫中國佛教史蹟，言者率知推重大同雲岡，洛陽龍門，且有提議以政府之力爲之保護者，（一六）意固善矣。然如攝山諸石刻，毀壞之度，與日俱增。隋時所造諸舍利塔，惟岐州鳳泉寺者尚存四石，（一七）差完者棲霞一寺而已。而其有關於中國美術史者又如是其鉅；不於今日速籌保護之方，一付之無識之寺僧，恐更數年，將與岐州諸塔同其命運矣。今者江蘇赴日考察美術專員王滕諸先生已有籌設江蘇美術館之議，攝山諸佛教石刻如何保護，當在意計之中。余等願更貢微意，以爲智者千慮之助。（一）將攝山隋舍利塔拆下，運至南京，存之古物保存所內，復依原形重建，返其舊觀。（二）若以前說爲難行者，則於塔之四周樹立欄柵，以資保護，庶幾不致爲遊人頑童所毀。（一八）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東南之賢士大夫，其亦有意於斯乎？

附注

〔一〕棲霞小志記宋人題記約三十餘種；繆筱珊跋謂，『近年翁鐵梅宿山中十餘日，所得四十餘段。』最近南京古物保存所亦徧拓茲山題名，其所得又超前賢而上之矣。

〔二〕南朝佛寺志據景定建康志，知攝山於棲霞寺外，尚有慶雲寺。今按道宣高僧傳卷九之釋布傳謂布『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聞三論。』同傳又謂『陳至德中，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是棲霞與止觀固爲二寺。而日人大鹽毒山所著支那佛教史地圖謂棲霞寺後改稱止觀寺云云，恐未得其實也。

〔三〕按南朝佛寺志謂棲霞寺至『唐高祖改爲功德寺；會昌中廢，旋復。南唐號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中號普雲寺；景德初仍爲棲霞禪寺；元祐中改嚴

爲崇報寺，又號虎穴寺。然至今人皆呼之爲「棲霞」云云。

(四)松本文三郎著支那佛教遺物書中有自六朝時代之影像題銘所見之淨土思想一章，卽專論此事。謂雖有慧遠白蓮一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然彌勒淨土終盛於民間。隋唐而復，彌陀淨土始勃然大興云云。」並推論其迭爲盛衰之故甚詳。

(五)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二所收自魏至隋二造像碑記，無慮千餘通。今僅就其所記龍門各種造像三百六十九段考之。其中彌勒佛造像爲四十三段，釋迦文佛造像爲五十六段，而無量壽佛造像僅十一段。又卷三所收自唐至宋龍門造像題記五百八十一段，其中彌勒佛造像僅十一段，觀世音造像得五十段，釋迦文佛造像九段，而阿彌陀佛造像乃得七十六段，又無量壽佛造像二段。是亦可見矣。

(六)見南齊書卷五十四及南史卷五十明僧紹傳，慧皎高僧傳卷九釋法度傳，江寧金石記卷一陳江總攝山棲霞寺碑，又卷二唐高宗明徵君碑。南朝佛寺志棲霞寺條謂僧紹於宋泰始中遊此山，又云捨宅爲寺在齊永明七年。今考南齊書諸書及棲霞寺碑明徵君碑，佛寺志所言皆誤也。又按慧皎高僧傳卷十三釋僧祐傳，「祐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六七百人。祐爲性巧思，能自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準畫儀則。」又卷十四釋僧護傳亦記僧祐造剡縣石佛事。是梁大同二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及竟陵文宣王諸人於攝山所造像工程師乃爲僧祐。此可與王文載徐知謙並傳矣。

(七)見魏書釋老志，支那佛教遺物一書中之大同佛像一章，及佐藤孝正雲崗大石窟第三章論雲崗之佛教美術。

(八)棲霞小志齋司馬詩條。

(九)攝山志卷二形勝。

(一〇)見支那佛教遺物一書中之「支那佛教遺物」一章。惟遺塔一事，隋以前未嘗無有也。三國時笮融之大起浮圖，垂銅槃九重，（見三國志劉繇傳。）北魏永寧寺九層浮圖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似皆與印度伽膩色迦王所造之雀離浮圖體制相同，而屬於覆缽塔一類。慧皎高僧傳及洛陽伽藍記俱及造塔與浮圖之事，三五七層不等。徵之惠生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及釋迦四塔變之事，（皆見洛陽伽藍記）可知東土所有浮圖及浮圖上鐫釋迦本行至涅槃諸變之作，實皆導源西域。惟隋以前塔多木建，又造像之風甚盛；隋以後塔多石製，且建造遍於城內耳。松本文三郎之印度佛教美術謂永寧諸塔與日本現存諸塔體製約略相彷云云。

今以奈良法隆寺之五重塔，(圖十六)與福寺之五重塔，(圖十七 及藥師寺之東塔與永寧寺九層浮圖體製比對，其言蓋可信也。

〔一一〕俱見廣弘明集卷十九佛德篇。

〔一二〕按據山志卷四，所錄仁壽元年立舍利塔詔有『先往蔣州棲霞寺』云云，故可知棲霞寺今存之舍利塔，必爲是年所作也。惟按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所錄仁壽元年造之岐州青州同州諸舍利塔，仁壽二年造之同州諸佛舍利寶塔，及仁壽四年造之梓州舍利塔，或則有銘，或則有額，俱誌作塔之年月日，則棲霞寺舍利塔當亦有此。顧當時遍檢未得，則銘額之屬或係庋於塔內者歟?

〔一三〕按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二所收有信州舍利塔下銘一通，爲『仁壽二年歲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所造，正與五十一州建立靈塔舍利下入石函之期同；則信州舍利塔必爲五十一州之一，故輔入表中。

〔一四〕支那佛教遺物書中之『支那佛教遺物』章謂『當時製作，存於今者，有同州興國寺，青州勝福寺，及房山智泉寺等數塔而已』。(一〇三頁) 今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所收岐州青州同州三舍利塔銘俱爲建於仁壽元年者，而岐州舍利塔尙存畫像四石。又信州舍利塔係仁壽二年所造五十一塔之一。別有梓州舍利塔銘尙存，蓋建於仁壽四年□月八日者也。

〔一五〕按日人關野貞天龍山石窟報告 (見學林二卷二期楊志章譯) 內論隋造之第七窟云：『此等佛菩薩及羅漢之姿勢及式樣，經屬於北魏北齊之系統，不見有何等新生面之開拓。惟工作頗渾樸，姿勢稍完整，吾人於此，可見隋初之藝術，係踏襲南北朝之式樣而來』云云。天龍山唐代造像姿勢完整，工作甚精；此亦可見隋代文化承前啓後之一斑矣。

〔一六〕民國十四年夏中華教育改進社開會於太原以後，美育組會函山西省政府，請設法保護雲岡石窟。函見各報茲不贅。

〔一七〕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二。目上僅云岐州舍利塔云云，惟按造塔之年月日，信爲仁壽元年所造三十塔之一，因定之爲鳳泉寺。

〔一八〕所言二者，他國行之甚夥，今略舉數例：印度佛陀伽耶 (Buddha-Gaya)大寺，四十年前，敗塌不可名狀，今則大加修復，幾反舊觀。而備齊 (Sanchi) 大窣堵波，十九世紀初正門亦相率傾圯。以有科爾少佐 (Major Cole) 及麻沙爾 (John Marshall) 諸人爲之收拾殘餘，復其原位；於是二千年前故物，又克重覩往日之威嚴矣。華爾刻之印度古代佛教寺塔記 (F. Deaville Walker's "The Early Shrines of Buddhism" in Wonders of the Past, Vol. II) 述此甚詳，此爲

已經頹圮而後修復者。他如移古刹於博物院，建柵欄以資保護諸端，印度諸佛教遺蹟，多有行之者。（參看日人天沼俊一等編之印度美術寫眞集。）倣而行之，以使佛物常存，觀感有資，是在賢士大夫之能發菩提心耳。

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脫稿於上海

補注

前文既盡，尙有餘意，補陳於此。

〔一〕南京古物保存所所拓攝山題名亦四十餘通；中有梁中大通棲霞題名一段，爲玆山最古之題名，而諸家所未著錄者也。據所中馬君博先生之言，此段題名在一佛龕之內，頗不易尋云云。惟所中碑錄於此既未著題名者之姓名，又未指明其所在，（當時格於所章，不能一察玆拓。）後有求之者，能毋迷惘？鄙意以爲攝山佛龕爲數非夥，尤宜編列號次，著其造像製作之時完毀之狀以及龕中題名諸項，庶幾研究遊覽者皆可按圖以尋也。

〔二〕古物保存所墨榻目錄有隋棲霞妙因塔柱碣讚，隋棲霞妙因塔柱聯語，隋棲霞妙因塔釋迦轉身圖三種：此中標題微誤。棲霞寺至南唐始改稱妙因寺，今云隋妙因，誤矣。

〔三〕古物保存所藏有南朝各種造像數十尊。其中第一號爲文惠太子石佛；第二十四號爲竟陵太子石鑿千尊佛像之一，係高文卿藏。第一號爲石佛一尊，係立像；惟標籤僅云南齊棲霞，而未及來歷。第二十四號標籤謂爲竟陵太子石鑿千尊佛像之一，觀其形製，蓋爲一磚，長約一尺而強，高約六吋。一釋迦像偏袒右肩，結跏趺坐中央；像左右各有一樹，枝葉扶疎，左右圍合；樹下各有一獸，作仰視狀。釋迦像金彩㷀然，當爲後世裝修者也。唯愚對於第一號及第二十四號佛像是否爲文惠太子石佛及竟陵太子石鑿千尊之一，頗有所疑，今揭之如下。（一）江總碑謂文惠太子等「進於巖阿，琢磨巨石，影擬法身」云云，於是乃有無量殿及千佛巖。然一則丈六金身，一則千龕歷落，與第一號之立像及第二十四號之結跏趺坐者皆有不合。（二）攝山千佛巖石質屬於紅色砂巖，不耐剝蝕，故至今日，卽明代補造諸龕亦已模糊不可辨認。而第一號及第二十四號佛像以南朝遺物，獨能完善如新，又其石質亦與攝山者有異：謂爲文惠竟陵之所作，蓋不能無疑矣。（三）第一號無來處，第二十四號只云高文卿藏。是傳流來源亦無可攷。（四）古物保存所藏器第八號及第五十七號爲明報恩寺磚佛四方，今以第二十四號與此對比：雖報恩寺磚物微形整飭，而第二十四號較爲古樸；然意態相去不遠，形製亦復略同。第一號亦然。故疑第一號及第二十四號皆爲明代作品也。

〔四〕本篇所附諸圖，多爲同學薛君蘊吾及歐陽君鐵翹所代攝，而薛君且因此兩至棲霞，尤可感也。

十五年五月四日補記



(圖一)

攝山(卽棲霞山)全景



(圖二)

攝山之千佛巖



(圖三)　無量壽佛



(圖四)　隋舍利塔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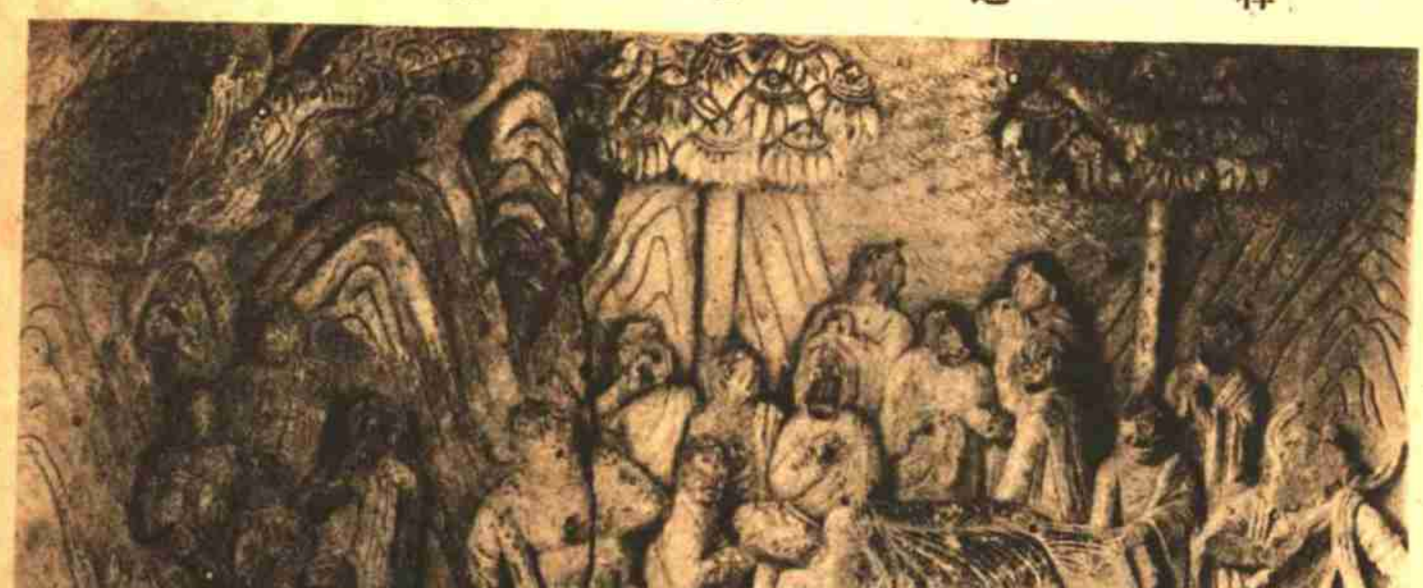


(圖五)　舍利塔第一層之半圓形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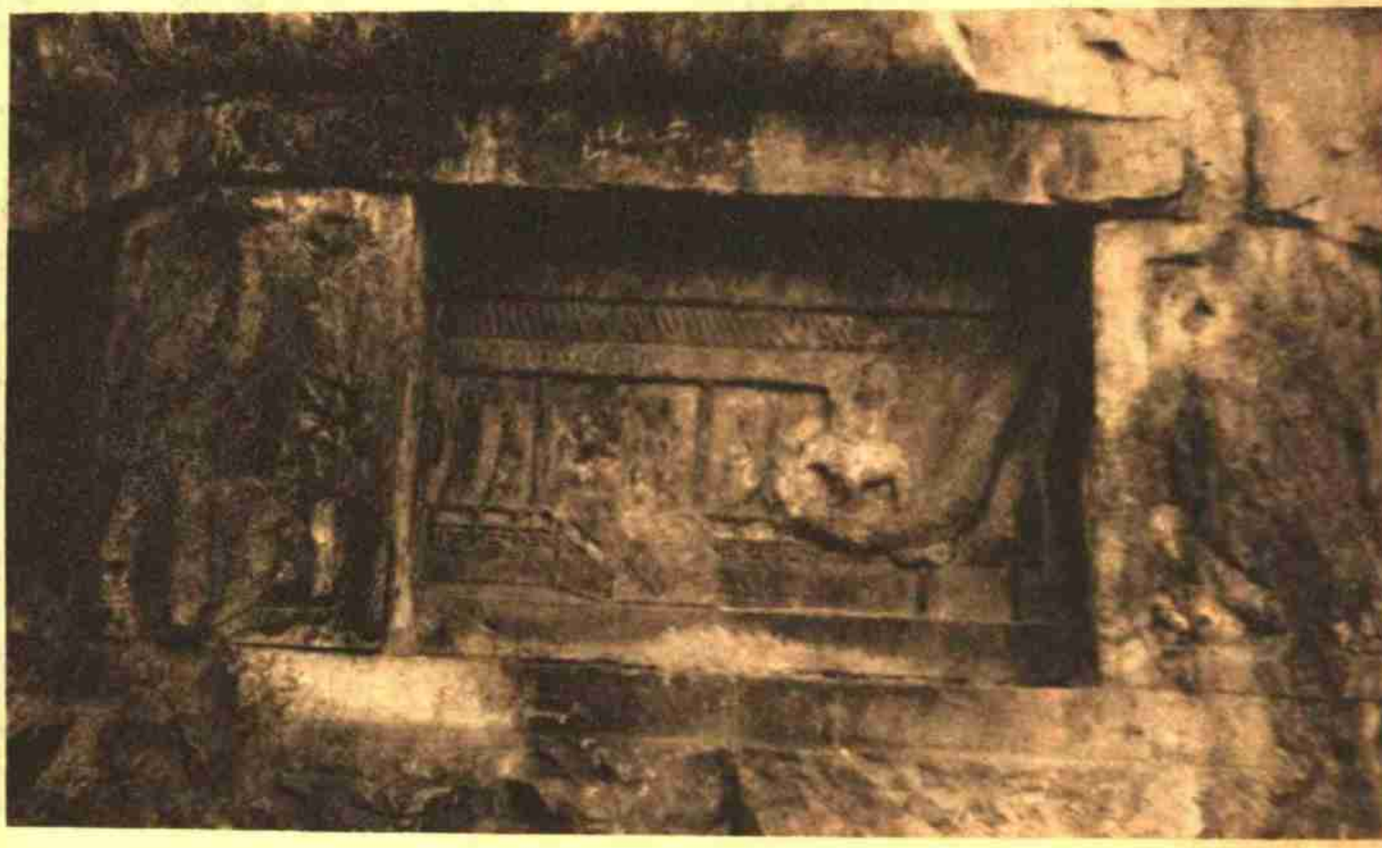
(圖六)

釋迦苦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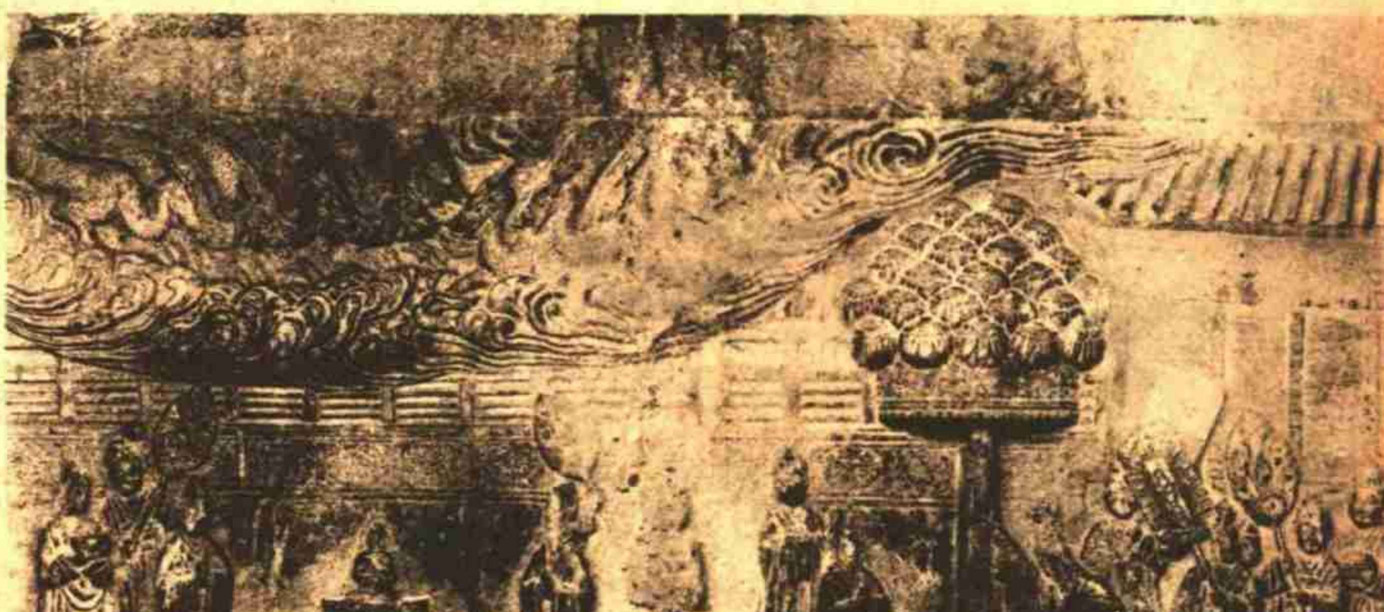
(圖七)

釋迦涅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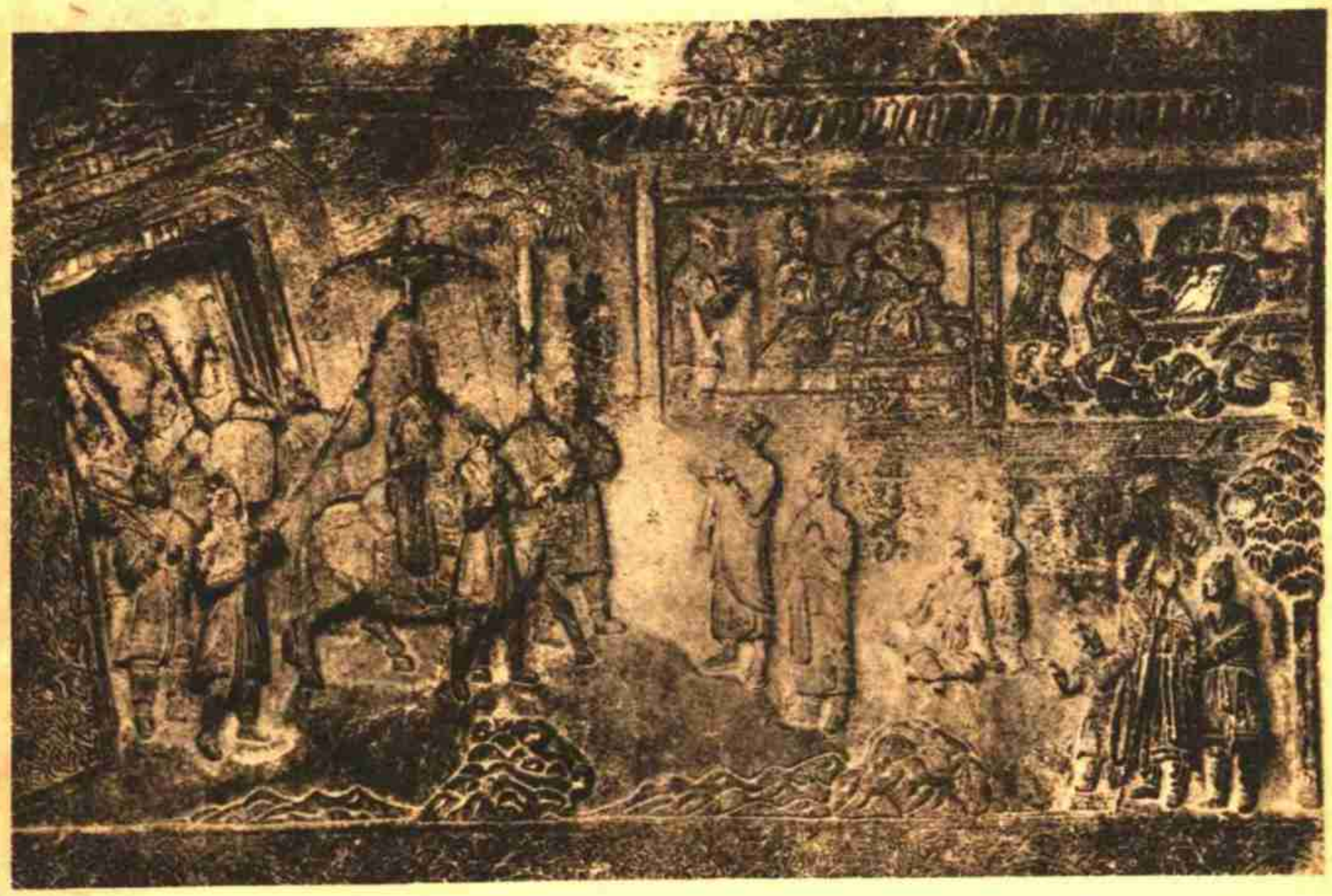
(圖八)

釋迦自兜率天宮下降母胎圖



(圖九)

釋迦受生圖



(圖 十)

釋迦受樂圖



(圖十一)

釋迦成道圖



(圖十二)

隋舍利塔第二層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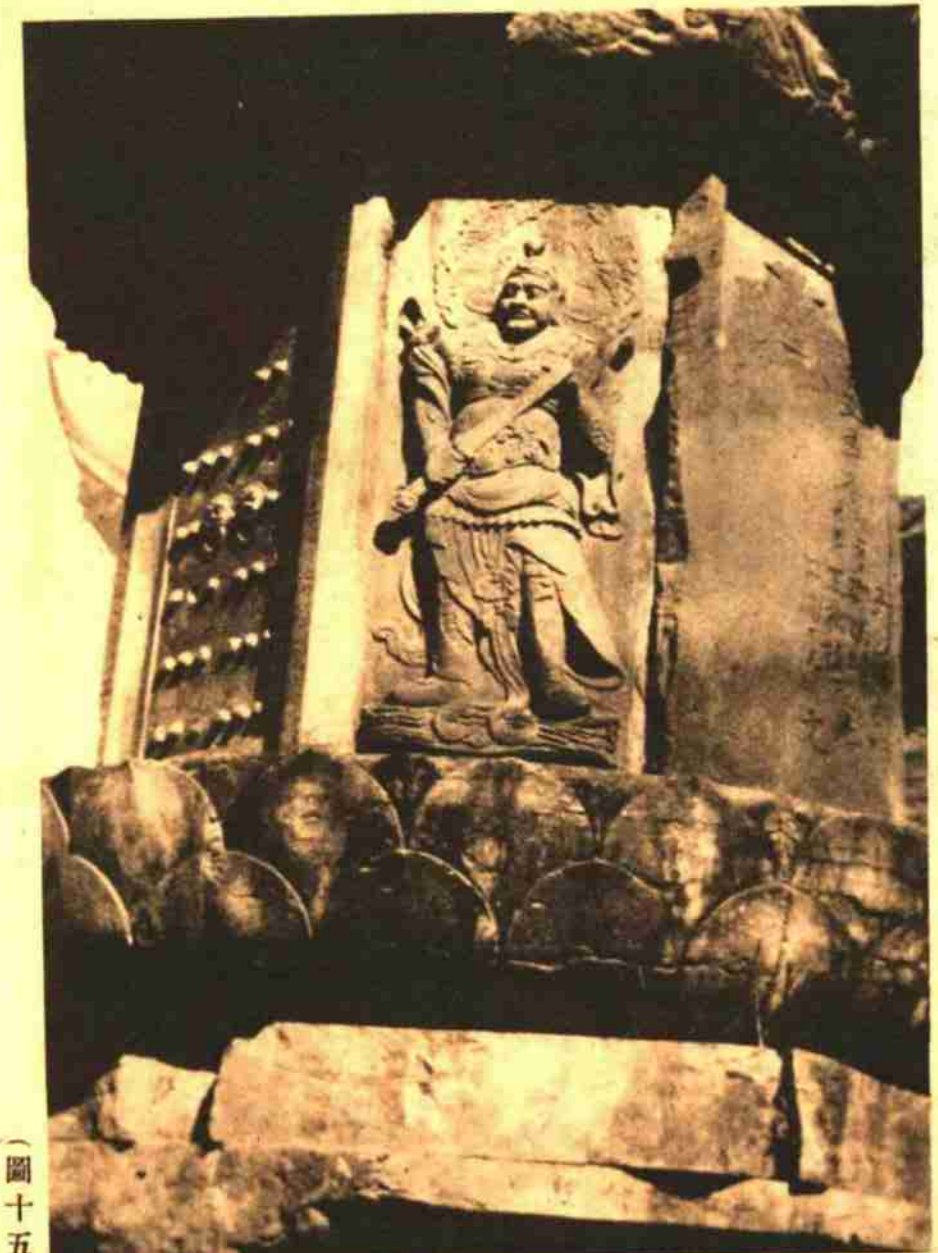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隋舍利塔第二層一面天王像



(圖十四)

隋舍利塔第二層第三面天王像



(圖十五)

隋舍利塔第二層第七面天王像

奈良法隆寺五重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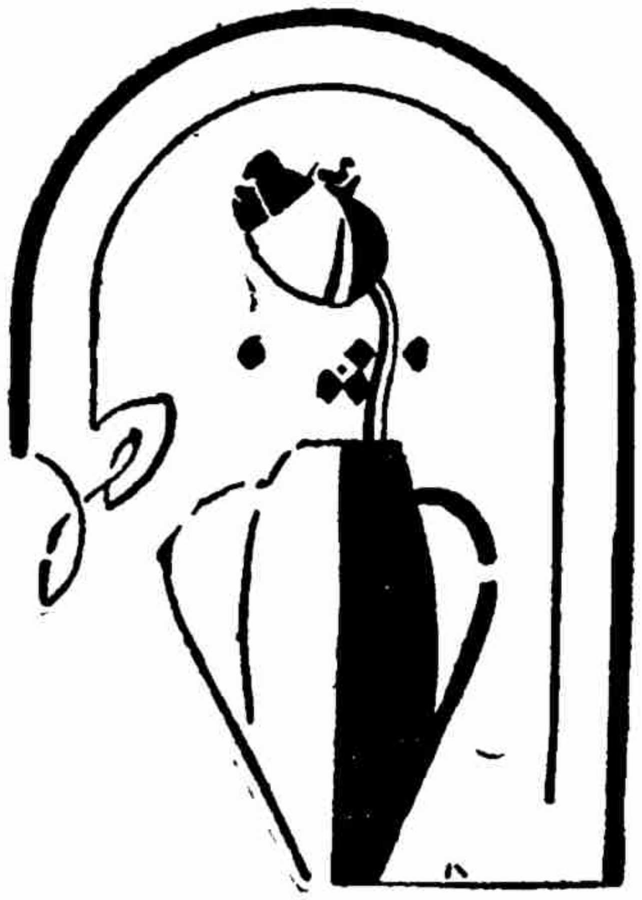


(圖十六)



(圖十七)

奈良興福寺五重塔



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

華林一

表現主義之行於西洋，蓋有年矣，而國人亦已有為之介紹者。數年前，曾見李石岑君以表現論教育（參看教育雜誌第十四卷第十號）去年復見章克標君介紹德國之表現主義劇（參看本誌第二十二卷第十八號）；然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似猶未有人論述，故特選斯濱加(J. E. Spingarn)之新的文學批評(The New Criticism)一文，譯之以餉國人。斯濱加者，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之代表也。觀左篇所言，不惟可知其主張表現主義之堅強，并可見其有將文學批評革命之思想也。中國文學批評，尚極幼穉，吾人苟欲圖謀發達，自當以西洋對於此方面之研究為參考；而最足以資吾之參考者，吾以為非亞理斯多德之詩學，乃最近之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論也。故予介紹西洋文學批評原理，自斯濱加始。

林一附識　十五年二月一日

『大學教授每談文藝，往往足以令人失笑。』這句話，見於福羅貝爾(Flaubert)的書牘，可算是世界上一般人對於文學批評的共同意見。世界上一般人對於文學批評的意見，可以一個意大利詩人的觀念來代表；他說：『僧侶和大學教授，簡直不能編撰詩人的行傳，』只是採取富於文學經驗的人的言論，以

爲他們自己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詩人並不是和文學批評有特別的仇恨，所以特別反對詩人對於無論那一種批評，都持反對的態度，因爲他們所要求的不是批評，却是非批評的讚揚。少年的歌德（Goethe）喊道：『打死這個狗兒，他是個評書的人。』最近還有一個莫理斯（William Morris），對於那種出售個人對於他人的著作的意見以謀其生的人，十分輕視。幸而文學批評的存在，不由於詩人的受惠，對於詩人，就是最上等的批評，也不能有多大的貢獻；批評的存在，存在於沒有詩人的天才，又沒有批評家的明察的人的感恩。今天晚上，我想說明詩人對於批評家的事業的觀念是錯的，并希望能使諸君相信我的話，因爲批評家靠着存在的力，應當是詩人和批評家所共有的。這個力的秘訣，漸漸地入人之手，而人類由此而得的知識，已經把他們對於文學批評的觀念改變了。這個秘訣是什麼？文學批評跟了這個秘訣走到那條新的路上去？那就是我今天晚上演講的題目了。

上篇

十九世紀的末年，法國又占據以繼承歐洲文化者爲觀衆的舞臺的中心了。世界各國，都引領而聽法國人的討論和演唱，討論得最有精彩的，要算文學批評的權威問題了。詳細地敘述兩球評論的批評家怎樣拿新的科學的武器，擁護舊的規律，怎樣嚴正博學，勒美脫爾（Jules Lemaitre）法朗士（Anatole France）一班人怎樣主張自由運用鑑賞的心能，怎樣艷麗智巧，思想怎樣精雅柔密，不是我的目的，諸君或者早已知道了。由爭辯磨勵出來的幾種言論，已經成爲固定的泰斗，文學批評學上的名言了。例如法朗士的描寫批評家，不是一個審定罪狀的審判官，却是敘述他「遊覽名著時的奇遇」的一個敏靈的人：法朗士是個印象派的批評家，他以爲文學批評的作用，在於見了文藝的作品，能生感覺，并且能把感覺表現出來。他似乎可以以下的話，表示他對於文學批評的態度：『這是一首美的詩，譬如說雪萊（Shelley）的伯羅米修士的解放（Prometheus Unbound）。讀這首詩，我經驗到一種深入我心的快感。我讀這首詩的快感，就是一種評判，我還可以有更好的評判嗎？我所能爲的，只是講明這首詩怎樣感動我，我從這首詩得到什麼感覺。

他人讀這首詩，能够得到他種感覺，表達出來，自亦不同，他們也有和我同一的權利。我們各人要是很能覺察印象，很能好好地表現出來，就可自成一種新的文藝作品來代替那種給我們感覺的作品。這就是文學批評的藝術，這個界限以外，文學批評就不能到了。』

照他那樣說，豈不是把興味從文藝作品移到他自己的印象上來了。如果我們把這點指出，我們並不是妒忌法朗士的得到快感，並不是反對他的崇拜感覺，他也決不會因此而手忙足亂的。假使你們問他：『我們並不是對於你個人有興味，我們是對於伯羅米修士的解放有興味。描寫你自己的精神狀態，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或欣賞這首詩的。你的批評，常常想拋棄文藝作品，把注意力集中於你自己和你的感覺。』

然而他可以從容地回答道：『你們說的話，完全對的。我的批評，固然有漸漸遠離文藝作品而表現我自己的傾向；然而一切批評，都有拋棄文藝作品而代以他物的傾向。印象派批評家，固然以他自己來代替文藝作品，請問其他那種批評能和伯羅米修士的解放日見接近呢？歷史的批評，叫我們離開文藝作品，去研究文藝家的環境，時代，種族及詩派；叫我們去讀法國革命史，葛德文 (Godwin) 的政治正義 (Political Justice)，伊士奇 (Æschylus) 的伯羅米修士的被縛及加爾德倫 (Calderon) 的一件怪事 (Magico Prodigioso) 那些作品。心理的批評，把我從這首詩提開，去從事於詩人的行傳的研究；我本想欣賞伯羅米修士的解放這首詩，心理的批評，却叫我去熟識雪萊那個人了。武斷的批評，根據規則和標準來評判文藝作品，也不能和文藝作品接近；這種批評，不使我知道雪萊的詩如何缺少戲劇的眞際，如何不符這類詩的原理，却叫我去研究希臘的戲劇作家，莎士比亞，和亞理斯多德的詩學，或達爾文的物種原始；這是叫我去研究其他作品，並不能幫助我了解伯羅米修士的解放。美術派批評家，叫我去研究藝術和美，更把我提開得遠了。我希望你們不要自欺。一切批評，都有把興味從文藝作品移到他物的傾向。別的批評家，給我們歷史，政治，傳紀，考據，或玄學。我只是重做詩人的夢，要是我似乎寫得輕易，那是因爲我已經醒了，自笑把夢境誤作實情。我至少竭力想拿文藝作品來代文藝作品，文藝祇能在文藝之中尋求變易的自我。』

把反對印象派的批評家答覆法朗士的話，詳細敘述出來，似乎太沒意思了。攻擊這派晚出的印象主義的主要武器，有文學學問和演化科學兩種，然而前者筆重得不易使用，後者對於美術思想是無用的。印象派的地位，至少有數方面是很鞏固的；可是有兩點易為反對者所攻擊。反對者可以辯駁欣賞力可代學問或學問可代欣賞力的觀念，因為欣賞力和學問，都是文學批評所至要的；他們又可以說欣賞力的相對，無論如何，不能影響權威。這樣講來，印象派文學批評的錯誤，只是沒有像判斷派文學批評那樣利害罷了。

這種論辯，我如今一概不管；我要指出來的是：近今客觀派武斷派文學批評和印象派文學批評的互相攻擊，並不是一件新的戰爭。這種戰爭，要是不和詩人的感覺性同樣的古，一定人類最初反省到詩的問題那時候已經有了。近世的文學，也始於同一的疑問，同一的論爭。十六世紀時，意大利人組成一種古學的法規，控制歐洲凡兩世紀，就是到了現代，如布輪退耳（Brunetiere）等人，還是處處遵守，不過披了自然科學的裝飾品罷了。他們創設戲劇上的三一律，更成立許多規則，詩人蒲伯(Pope)以為「依然是自然，是受了方法化的自然。」然而當斯卡力澤(Scaliger) 倡言「亞理斯多德是我們的君主，一切文藝的永久權威」那時候，就另有一個意大利人阿累提諾(Pietro Aretino)，深信天才的想像以外沒有法規，個人的欣賞力以外沒有判斷的標準。

意大利人把火炬傳給十七世紀的法國人，從十七世紀到現今，兩派的爭辯，在法國文學批評的演化史上，未嘗有過間斷。霸羅（Boileau）和聖退甫耳蒙(Saint-Evremond)的互攻，古學派和浪漫派的互攻，武斷派和印象派的互攻，……深入法人天性的相反性，實在也在文學批評本身的性質裏邊。請聽下面的話：『我很自由的講論味吉爾（Virgil），並不是要評定這個高尚詩人的價值，也並不是想損壞他的名譽。他的美麗的詩的貢獻，世人自會繼續思念的；我並沒判斷，或不過講我所思，講他的詩對於我的心所起的反應。』這幾句話，的確是出於勒美脫爾自己的口的。『我並沒什麽判斷；我只是把我所覺得的講出來罷了。』這幾句話，却是米耳（Chevalier de Mere）說了。米耳是路易十四時代的一個才子，上面的兩句話，是他寫給權威總

樞法國學會的祕書的信裏邊說的。所以在霸羅的時代，已經有人以為文學批評只是「遊覽名著時的奇遇」罷了。

這種戰爭，絕對不是新的戰爭；這是文學批評上永久的衝突。無論什麼時代，我們都可以看到印象主義（或欣賞）和武斷主義（或評判）的彼此攻擊。這兩種批評，實在是文學批評上的兩性；我說無論什麼時代都是這兩種批評，就是說無論什麼時代都有男性的批評和女性的批評。男性的批評，或者強以自己的標準用於文學，或者不強以自己的標準用於文學，然而總不會受制於他所研究的對象的；女性的批評，反應文藝的眩誘，有一種被動的快樂的。霸羅那時代，是男性批評強盛的時代，我們現代則除大學以外，是女性批評盛行的時代了。要是不是神祕地競敵着，這兩種批評，就是沒有最高的能力，也可以繼續同時存在，——判斷派建立法令，成了勉強而不自然的標準和慣例，欣賞派則沉沒於感覺猶豫昏迷之中。

然而我們細察現今這兩派相反的文學批評，我們覺得兩派並不是沒有共同點的；其實兩派祇少有一種見解是彼此相同的，不過這種見解，是以前各時代的各種文學批評所沒有的。希臘人以為文學不是創造力不能已的表現，是從理性出來的摹做，或人生材料的重型；亞理斯多德說詩是人的摹做性的結果，因為所講的是或然的或可能的，不是眞實的，所以和歷史科學有別。羅馬人把文學看作高尚的藝術，以為雖然假托快樂，其實是以人生理想感化人類為目的。十六十七世紀的古學派，大概多取這種觀念；他們以為文學是一種訓練，是一種研習古代名著而得的手藝，以希臘羅馬文藝對於自然的解釋為指導。照這類人看來，文學是理性的產物，和科學或歷史是一樣的。十八世紀時代的人，引進許多含糊新奇的標準，如「想像」「情緒」「欣賞力」之類，文學批評因以繁複，然而他們能和古代傳習脫離的，也只有一部分罷了。

自從浪漫運動勃興以後，發生了一種新的意思把十九世紀的一切文學批評統歸於一了。十九世紀初葉，斯塔厄爾夫人 (Mme. de Stael) 等人創立一種觀念，以為文學是「社會的表現。」庫爭 (Victor Cousin) 首創為藝術而從事於藝術的一派，更說明「基本的規則是表現是文藝的最高規律。」其後有聖柏甫 (Saint-Beuve) 者發達這種學說，更拿例來說明，以

爲文學是人格的表現。泰尼(Taine)受了自然科學的影響，得丁黑智爾(Hegel)的暗示，發生一種觀念，以爲文學是民族，時代，和環境的表現。極端的印象派，以爲文藝是細妙活動的感覺或人生的印象的精雅的表現。以上許多批評家和理論家，對於文學所表現的是什麼一個問題，立說雖有不同，有的說是經驗，有的說是情感，有的說是外界的，有的說是內部的，有的說是個人自己，有的說是個人以外的事物；然而視文學爲表現的藝術，却是各派批評家的共同觀念。

現今一切客觀的，武斷的，或印象的批評家，事業雖大有不同，可是他們的一切著述，總有表現的觀念。他們彼此都有這一點血統的關係；他們不僅是男子和女子，簡直是兄弟和姊妹；他們的父或祖父同是聖柏甫。我們讀尼采的偶像的薄暮(Twilight of the Idols)，細察他對於聖柏甫的天才的精確分析，很可以看得出聖柏甫的根本能力的兩方面，就是女性的敏感和男性的客觀。尼采以爲聖柏甫並「沒有一點男性；漫遊於雅緻，離奇，疲倦，柔弱的人們之間，只是一個女子，有婦女的復讎性和感動性，他是一個沒有標準沒有堅志沒有脊骨的批評家。」尼采這裏所批評的，是印象方面的聖柏甫。可是尼采同時又罵聖柏甫「拿客觀二字作假面具」。其實這客觀方面的聖柏甫，成爲一切歷史派心理派批評研究的源泉，這幾派批評，影響及於現今的文學思想，無形中引導思想自經驗研究走到經驗規律。聖柏甫以後，兩派的譜系，不難推考：一派從聖柏甫經過爲藝術而藝術而至印象主義，一派從聖柏甫經過泰尼而至布輪退耳和他的同黨。

法國的批評，注重表現的觀念，已有一世紀多了，可是除德國思想的少數含糊應聲以外，法國還沒有人想了解批評的美術的內容。赫德(Herder)和黑智爾間的德國人，是最初給表現原理以哲學的解釋及根據表現原理創設批評方法的人。那時一切哲學思想的力，都集中於這個中心概念，批評家都竭力地開鑿這個金庫去富裕他們自己。我想諸君大概還記得喀萊爾(Carlyle)描寫那時代德國批評的成績的一段著名文章。喀萊爾道：『文學批評在德國已經得到一種新體了。這種新的文學批評，從他種原理出發，懷抱較高的目的，主要的問題，現在已不是半世紀以前多數批評家研究的關於文質，比喻連接，情緒

適合，文藝作品中論理的問題，也不是現今第一流英國批評家常研究的心理的問題；當自詩人的詩發見和說明詩人的特殊天性以解答的；卻包括其他的兩個問題，是個關於詩的本身的特質和特殊生命的問題。現今的問題，不是決定愛迭孫造句作喻的方法，是莎士比亞如何組織戲劇，如何能以生命和特性給亞立厄爾 (Ariel) 漢姆列德 (Hamlet) 的較爲精微神祕的方法。生命在什麼地方？人物如何能得到那種形像和特性？能使人物全身發光和能像有魔力的射入一切人心的衝天的火，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莎氏的戲劇，是否不僅逼肖，且是眞的？不雜的實際的特質，既以較能表現的明喻表現於戲劇，他的戲劇，是否比實際還眞？這個快樂的單位是什麼？各種著作，既出於思想的普通分子，發達而成形體，更自己向外發展，我們加以較深的思慮，是否可以明悉這個快樂單位是不可再分的，必然存在的？我們不但要問那個是詩人，他怎樣作詩，還要問什麼是詩，怎樣算是詩，爲什麼是一首詩，不是叶韻的演說詞，爲什麼是創造，不是比喻的情感？這些都是批評家應當研究的問題。文學批評，是個解釋的人，居於感發和沒有感發的人之間，居於先知和聽先知之言，得到一點物質意義，而不能了解精深關係的人之間。』

我怕沒有一個德國的批評家，能完全實現這個理想；然而德國人能創立這種原理，就是實施上沒有相當的例證，也算是他們的成績了。德國人最初發見藝術只要能夠把自己表現出來，已經盡了藝術的作用了；德國人最初以爲文學批評是表現的研究。歌德道：『有一種是破壞的批評，有一種是創造或建設的批評；』第一種拿機械的標準來考驗文學，第二種解答根本的問題：『作者心中原定的計畫和目的是什麼？實施他的計畫，得到怎樣的成功？』喀萊爾在論歌德的一篇文章裏面，說道：批評家最重要的責任，在於看淸究竟『什麼是詩人的眞實目的，他要作的事業怎樣立在他的眼前，他運用搜集的材料得到怎樣的成績』——差不多用歌德自己所說的話。

這是中心的問題，近世一切文學批評的北斗。從哥爾利治 (Coleridge) 到佩式 (Pater)，從聖柏甫到勒美脫爾，一切批評家所從事研究的，都是這個問題，不過有的不獲成功罷了；就是自欺的批評家，以爲研究的是其他的問題，其實還是這個問

題。這不是亞理斯多德時代的批評家和他們的許多後學，貶斥一部文藝作品，以為是「不合理性的，不可能的，於道德有損害的，自相矛盾的，和方法的眞確不合的。」這不是衙羅攻擊塔索不把世俗神話輸入史詩而把耶教神話輸入史詩時所用的標準；也不是愛迭孫拿勒波緒 (Le Bossu) 的規則考驗失樂園時所用的標準；更不是約翰孫博士痛惜李爾王 (King Lear) 沒有善惡因果或武斷地說莎士比亞不應該「數鬱金香的條紋」時所用的標準。詩人想做的是什麼東西？他對於他的志願究竟達到什麼程度？他竭力的想表現的是什麼？他怎樣表現他的作品？對於我有點什麼印象？我怎樣才能最完善地表現這個印象？這些是近世批評家對着詩人作品所發的問題。要想解答這些問題，只有一個警戒應當注意，就是：判斷詩人的意願應該在見於文藝作品的創造活動那時候，不應該依據創造活動已成功之前或後詩人自以為是眞正意願的那個含糊大志。

下篇

表現的原理，視文學為表現的藝術的概念，是一世紀以來一切批評家的共同點。然而對於這個基本觀念發生了多少荒誕之說，多少複雜的系統，多少混亂的現象；批評家的完全了解這個觀念的意義，何等遲緩。要想認清這個赤裸裸的原理，非先掃除一切混亂複雜的情狀不可；對於這個原理看得最清楚，推求效果最多智力和毅力，要算現今意大利的思想家和批評家克洛棲 (Benedetto Croce) 了。自從七八年以前，巴爾福先生 (Mr. Balfour) 在他的近世羅馬文學演講錄裏邊正式介紹之後，克洛棲在用英語的世界的地位，日益强固。可是我不必有人介紹，才去研究他的著作；我早就投入他的旗幟之下了；如今我所說的，也以他為根據。他把美術的思想，從文藝是表現的概念，推考到一種結論，以為一切表現，都是藝術。詳述對於這個結論的反對和贊成的爭辯，既不是時間所允許，也不是理性所要求。要是這個表現原理一旦為人承認——其實近世一切批評家已混雜地承認一部分了——文學批評上的死物和野草，就完全掃除清楚了。我現在只在指出這個死物和這些野草。換句話說，我們要考察這一世紀的批評思想和實際，究竟歸到什麼

結論，舊的批評和舊的文學史上有什麼分子已經不見於新的文學批評了。

第一，我們已經打破一切舊日的規則了。提起「規則」二字，已足使吾人回想到魔巫的時期，使近世人記得那沒理由禁止神話故事的英雄述說的那些神祕文字。規則是野蠻的禁律的遺物。亞理斯多德從文學的經驗把他自己限制在經驗的歸納範圍以內，他的著作裏邊，只有幾條不自由的規則，然而到了後期的希臘修辭學者和羅馬人，經驗的歸納，就硬化而成爲定理了。賀拉西 (Horace) 爲未來的戲劇作家制定規律如下：『你必不當令三個演劇員同時扮演於戲臺；你必不當使你的劇本超過五幕』推考這種規則的歷史，或表明其數目如何增多，十六十七世紀的古學者如何把這些規則排列成爲系統，如何壓迫那時代的創造藝術，似乎都不是必要的。這些規則，始終不能沒有反對的敵人。我們知道阿累提諾 (Aretino) 怎樣攻擊斯卡力澤，聖退甫耳蒙 (Saint-Evremond) 怎樣攻擊霸羅；無論什麼時期，詩人往往越出規則而不失其美，使批評家看着驚異；到了十八世紀之末，浪漫派學者始把這些規則完全逐出於文學批評的範圍以外了。現今的迂儒，從歷史上借了「成規，」從科學上借了「方術，」以代過去時代的舊程式；其實這些東西，不過是舊的機械規則的新名稱；一旦文學批評明白地承認各種文藝作品都當受治於其自己的規則的精神創造，這些東西，自然也自行消滅了。

我們已經打破文學的種類的分別了。文學種類的歷史，和古學規則的歷史不能分離。若干文學作品，有許多相似之點，爲便利起見，歸成一類，例如抒情詩，喜劇，悲劇，史詩，牧歌等；古學學者，不察所以，把各類制成固定的規律，以爲是不可違反的。文學種類的分離，是古學主義制定規律的結果。喜劇不能和悲劇混合，史詩也不能和抒情詩混合。可是規律初經成立，已爲不耐受或不知道這種束縛的藝術家破壞了。批評家沒有法子，只得勉強解釋此類違反規律的理由，或漸漸的改變規律的本身。要是文藝是有機的表現，我們對於各種文藝作品都應該問：「這種文藝作品所表現的是什麼？表現得如何完全？」那末，是不是和批評家的分類符合或是不是和從分類而來的規律符合的問題，就不能占有地位了。抒情詩，牧歌，史詩之類，都是抽象的名詞，在

文藝世界上是沒有具體的眞際的。詩人無論怎樣受這些假僞的抽象名詞的欺騙，其實並不在那裏作史詩，牧歌，或抒情詩；他們只是表現他們自己，這個表現是他們唯一的體裁。所以文學的種類，不僅三個，十個，或百個，有多少個別的詩人，就有多少種類。這種分類的謬誤，在文學史上邊最爲顯著。莎士比亞著有李爾王，維那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及許多十四行詩。詩學史家把這三種作品彼此分開，這三種作品不復和獨一的創作家聯接，倒和沒有多大關係的他種作品歸入一類，創作的藝術家的莎士比亞，不知成了什麼了？把英國文學史分成多部，而標以喜劇，悲劇，抒情詩等目，完全誤解文學批評的意義了。要是材料不是機械地關連，而分成多部，勉強排入，則文學史就成爲邏輯的背理的東西了。這些名詞之中只有一個似有深義，就是用「抒情」二字表文藝的自由表現。一切藝術，都是抒情的，神曲，李爾王，羅丹的思想家(Rodin's "Thinker")，帕德嫩(Parthenon)，柯樂(Corot)的寫景，巴哈(Bach)的追逸曲，或當坎(Isadora Duncan)的跳舞，或海涅(Heine)雪萊的歌，那一個不是抒情的？

我們已經打倒喜劇的，悲劇的，超卓的，及其他許多相類的抽象名詞了。這些名詞，發生於亞歷山大時代的批評家的類推，到了十八世紀，更得到一種新的生命契約。格雷(Gray)和他的朋友衛斯特(West)，互通書牘，討論超卓的問題；其後席勒爾(Schiller)分辯樸素和感情；保羅(Jean Paul)下詼諧的界說，黑智爾下悲劇的界說。要是這種名詞是代表藝術的內容的，則可和快樂，仇恨，憂愁，熱心歸入同類；我們說某詩是喜劇的，就應該和說詩中的快樂表現用一樣的普通方法了。要是這些名詞是代表詩的抽象的分類的，則用於文學批評，和文藝的性質根本不合。每個詩人各以他自己的方法重表宇宙，無論怎樣一一首詩，都是一種新的獨立的表現。所謂悲劇的，在文學批評上並沒有存在的地位，文學批評上只有伊士奇和加爾德倫，莎士比亞和拉辛(Racine)。用「悲劇的」三個字來表示相似的詩，固無不可，若是想尋出規律來範圍和拿了這種規律來考驗創造的藝術家，那就不過給舊時戲劇規則觀念以一種較爲抽象的形式罷了。

我們已經打倒文章原理，暗喻，明喻，及希臘羅馬的修辭學上

的一切名稱了。這種名詞的存在，由於誤認文筆是和表現分離的，可以加入也可以從文藝作品中取出，是筆的修辭，表面的裝飾，不是詩人個人的眞際觀念，不是他「全身的音樂」然而我們知道文藝是表現，本身已經完全把他改變，是創造其他的表現，也是創造其他的文藝作品。譬如詩人描寫春天，說『如今是血流於金的時候，』他並不是用來代替「血在我們的血管裏丁丁作聲」等表現的；他表現他的思想已經完全了，除掉他自己的語句以外，沒有其他的語句能和他的語句相等的。這種語句，在教科書上邊，仍舊稱爲暗喻；可是暗喻，明暗和古代修辭學上的一切舊名，都不過是黃道帶上的十二宮，魔巫的呪語，星占學上邊的程式，只有喜歡古董的人是喜歡研究的。照蒙旦 (Montaigne) 看來，這些名詞，很像「侍婢的空談；」照我看來很像許多女教師的沉濁的歌唱。我們如今還可以聽到人們講什麼「超卓的文筆，」論文筆的文章，還同兩世紀以前的「詩的藝術」一樣，繼續地有人在那裏寫。可是文筆的原理，在近世的思想上，已經沒有眞正的位置了；我們知道離開文藝作品去研究文筆，和離開滑稽藝術家的作品去研究滑稽的原質，是一樣的不可能的。

我們已經打破文學的一切道德的判斷了。賀拉西說，快樂和利益，是藝術的目的，批評家對於「快樂」和「利益」兩名詞的爭辯，已經過許多世紀了。有的說詩的目的在乎訓誨；有的說僅在娛樂；有的以爲訓誨和娛樂都是必要的。浪漫派批評家，最初發見一種原理，以爲舍表現以外，文藝沒有其他的目的；表現完全，目的也就完全了；「美是文藝存在的唯一原因。」謀道德或社會的進步，不是詩的作用，正和傳播世界語的不是建築橋梁的作用一樣。要是詩人的成績，是表現他所選的任何材料，而表現得又很完善，道德觀念在文學批評的判斷裏邊，顯然不能占有位置。視詩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和說等邊三角形是道德的，兩等邊三角形是不道德的，或講樂器的弦或峩特式的拱的不道德，一樣的無意義。只有在以下的餐後談話的世界，或者有這樣的謬論：『這盆花椰菜，要是預備的時候能和國際公法符合，那就好了。』『你知道我的廚子爲什麼能把饅頭做得這樣好？因爲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謊言，從來沒有騙過一個女子。』我們考驗工程師的築橋或科學家的研究的時候，並不想到什麼

道德不道德；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尋求眞理，不顧道德的原理，是科學家的道德責任。美的世界，和這些標準隔離甚遠；既不以道德爲目的，也不以眞理爲目的。美的想像的創造，不想假冒實際，所以不能拿實際的標準去判斷。詩人之爲詩人，其惟一的道德責任，在對於他的藝術表示忠實，在盡力表現他的實際的幻想。假使詩人所倡導的理想，不是我們最欣慕的理想，我們應該不歸罪於詩人，而歸罪於我們自己：因爲在專計道德的世界，我們不能供給詩人以適當的材料，去建造較爲高尚的大廈。現今沒有一個有權威的批評家，拿倫理的標準去考驗文學了。

我們已經打破戲劇和戲園的混雜了。戲劇戲園的關係，在戲劇批評上鬧得已逾半世紀了。戲劇不是創造的藝術，是戲園的物質環境的產物：這種學說的發生，遠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那時代有一個意大利的學者，最初主張劇本須在某種拘束的物質情形之下，於許多複雜的觀衆之前，在戲臺上表演的；戲劇的表演，發生於這種情形，所以觀於劇本給複雜的觀衆的快樂，就可以知道劇本的價值了。幾個德國的浪漫派批評家，因爲要解釋莎士比亞的戲劇不合古學規則的理由，遂拿這種觀念作根據。他們以爲我們不當拿希臘的戲園的規則，去判斷莎士比亞，因爲戲劇是戲園情形的必然的產物；這些情形，在依利薩伯時代的英國，和在伯里克理斯 (Pericles) 時代的雅典不同；所以拿索福客爾 (Sophocles) 的規則去評判莎士比亞，是絕無謂的。這樣免除誤解的成見，能使許多新學者表同情於莎士比亞，能達到一有用的目的，好似一個極有價值的論證，叫人贊成高尚的著作，逃避專制的世界。可是有了這個成績，效用雖則已經達到，生長還沒完竟。這種觀念，發達而成爲系統，成爲戲劇批評家的武斷信條，成爲十七世紀的古學規則的現今的代替物了。其實呢，評判戲劇藝術家，不當於評判創作的藝術家的標準以外，再去尋其他的標準；我們也只要問他想表現的是什麼？他怎樣表現？戲園不但是藝術，也是一種營業，這固然是不錯的。戲園既有營業的性質，自然渴望劇本的成功。一個法國的老批評家說：『劇本的成功，可以說是編劇的人的手腕的高妙，然而不容易就可說是劇本的有價值。』所謂「成功」的考驗，是一種經濟的考驗，不關於藝術或藝術的批評，是經濟學上的問題。研究戲園的變遷情形和觀劇的人的好惡的改更者，對於經濟史及社

會史，都有極有價值的貢獻；然而對於文學批評和藝術的戲劇，並沒有同樣的關係，我們不能根據一部出版者的營業和其對於詩人個人經濟的影響的歷史來推求詩學變遷的歷史。

我們已經打破方法和藝術分離的觀念了。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文章不能和藝術分離；方法論也坐同樣的謬誤，我們切不可因為方法論有假的科學色彩，就被欺騙了。王爾德在一篇論藝術家的批評家 (The Critic as Artist) 的談話裏邊，說：『方法其實就是人格；藝術家不能教授方法，學生不能學得方法，只有愛美的批評家能夠了解，都是這個緣故。』王爾德這篇談話，雖則間有乖戾和似是而非的議論，很多精深獨到之處。詩的方法，絕對不能和其內部的性質分離。除勉強或為便利起見以外，詩律學的本身，是不能研究的，因為詩律是一首詩的本質之一。沒有兩個詩人，拿同一的音律作過詩。譬如密爾頓 (Milton) 的 "These my sky-robes spun out of Iris' woof" 的一行詩，叫作什麼抑揚五步律；可是就藝術而論，如果說牠和其他同樣音律的詩行有相同的地方，就完全不對了；密氏這行詩，只是這樣一行詩。

我們已經打倒詩題的歷史和批評了。寬泛地講，我們就可用「取題」二字，如伊士奇和雪萊的取伯羅米修士，丹第 (Dante)，菲歷普斯 (Stephen Phillips) 及鄧南遮 (D'Annunzio) 的取里米尼 (Francesca da Rimini) 的故事，或馬羅立 (Malory) 和丹尼孫 (Tennyson) 的取阿塞王 (King Arthur) 的故事。然而嚴格地講起來，他們並沒有取用同一的題目。雪萊不過借伯羅米修士作個招紙，他在那裏表現他的藝術的人生觀，不是敍述伯羅米修士的歷史。他的作品的所以重要，是因為有生動的熱情，所以批評家對於詩人的作品，應當研究牠的生動的熱情，不必去管牠的招紙。有些批評家，主張用現世的材料作詩，讚揚以現代的生活為詩題的詩人，我們也可拿同樣的話來對他們說。假使批評家可以預先決定詩的材料，或强迫詩人用什麼詩題，詩人怎麼能夠止用現代的材料呢？二十世紀的詩人，就是他想像他在那裏講希臘或埃及的人生，怎麼能夠除最外表的和膚淺的以外，盡述現代的生活呢？最古的時候，就有好嘲笑的人說：『藝術裏邊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沒有新的題目。』我們把這兩句話倒轉來，也是對的。藝術裏邊，沒有舊的題目的；

無論什麼題目，一經詩人的想像的轉化，就變作新的了。

我們已經打倒詩人的作品的民族，時代，和環境之爲批評的分子了。研究文藝作品的這幾方面，是把文藝作品看作歷史上或社會上的文件，結果是文化史上的貢獻，在藝術史上並沒有多大興味。『不問時代環境，民族，和詩人的情感，我們只問他拿着材料做什麼？他怎樣轉化實際爲詩？』批評無論什麼文藝作品，都應該注意這兩點。解答意大利批評家桑克替斯 (De Sanctis) 的這個問題，就是眞正盡批評家的職務，是以公正的意義解釋「表現」使愛美的文學批評脫離由泰尼派所加上的文化史的束縛。

我們已經打破文學上「演化」的觀念了。進化的觀念，十七世紀時始用於文學，可是那時已有巴斯噶 (Pascal) 指出科學和藝術的不同；科學得到知識愈多，就愈進步；藝術的變遷，却不能歸納到任何進化的原理。進化的原理本在依勉強評定的詩人的價值，排列詩人的次序；可是依價值而位置詩人這件事，除開什麼「佳著百種」「名著五架」以外，早以不見於世了。十九世紀末葉，批評家從科學借到「演化」一名，這個舊的進化原理，就發生一種新的氣象；可是這個觀念，對於藝術的自由和創作的活動，根本誤解。藝術的「原始」的研究，也有相似的誤解，因爲藝術是沒有和人類生活分離的原始的。藝術有時極爲簡單，有時極爲繁複，然而始終是藝術。研究古代的簡單藝術，也有利益；可是人類學者的研究，如果人類學者不拿研究最高的藝術的精神來研究最簡單的藝術，換句話說，如果人類學者不是愛美的批評家，對於文學批評，就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最後，我們已經打破舊的天才和鑑賞力的分別了。文學批評把「詩人想表現的是什麼？他怎樣表現？」的問題，引爲眞正職務的時候，解答的可能方法，只有一個。批評家要是不是創作家，如何能解答這個問題？這就是說：鑑賞力必當在心神裏邊把文藝作品重作一過，纔能了解和評判文藝作品；在那重作的時候，美術的評判，就成爲創作藝術了。天才和鑑賞力的證明爲一物，是近世思想對於藝術問題的最後的成績，意謂在最重要的時候，創作的本能和批評的本能，簡直是一物。從歌德到卡萊爾，從卡萊爾到亞諾爾特 (Arnold)，從亞諾爾特到辟蒙士 (Symons) 對於文學批評的「創作的作用」討論甚多。所謂「創作

的作用，」以上諸人，各有不同的見解；亞諾爾特以爲文學批評的創作作用，僅在創造富於知識氣象的時期——這似乎是極重要的社會作用，完全和美術意義無關。可是這些人對着進行的最後的眞理，比我所說的更屬根本，可以打倒對於鑑賞力一切舊的沒精彩的議論。文學批評畢竟可以免除其從來的自輕觀念，知道美術的評判和藝術的創作，是有同一精神的本能。天才和鑑賞力的合爲一物，雖則不能總括複雜困難的批評藝術的全部，然而沒有二力的連合，文學批評實在是不可能的。謝林(Schelling)說：『天才之於美學，猶自我之於哲學，是唯一最高的和絕對的眞際。』我們知道對於思想不易解釋的東西，正是以魔力給詩的東西；理知可以拿小問題來問詩情，詩情不能擔保必有回答；爲文學藝術的明鏡的批評藝術，天神所以能將祕訣私傳給牠，只是因爲他們深悉鑑賞力和天才原是一物。



侶傍　　Egon Schiele 作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四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爲限

甲寅	一卷三五號	北京宣外大街二〇五號
醒獅	七七至七八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黔人之聲	四四期	北京大學收發課轉新貴州學會
交通公報	一一九三至一二二〇號	北京交通部
嚮導	一四七至一四八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收發課轉許元眞
市聲週報	四卷一一、一三期	漢口歆生二路泰安里口
清華週刊	二五卷四號	北京清華學校
孤軍週報	六四至六六期	北京法政大學
國是	一卷二七號	廣州廣大路[illegible]五十八號國是研究社
文學週報	二一九至二二〇期	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
愛國青年	一九、二〇期合刊	甯波效實中學毛崇峯轉
獨立青年	一卷四期	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週刊	二六至二八期	廣州南堤二馬路
山西教育公報	一九七期	山西教育廳
新教育評論	一卷一七至一八期	北京西城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
河海週報	一四卷三至五期	南京河海工科大學
獨立評論	七期	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
楚風	創刊號	武昌商科大學湖北同學會
東南論衡	一卷一期	南京東南大學
流螢	三期	上海新北門舊教場沉香閣恆德坊第二號
新農	一卷五期	北京農業大學轉農業革新社
西北週報	四至六期	張家口八十間房十五號
南洋旬刊	二卷三至四期	上海南洋大學
新晉	二期	上海大學陳懷璞轉
新鎮江	一〇一號	鎮江楊家門
綠竹	一至二期	天津南開學校文學會
上海學生	一三至一五期	上海中華新路上海學生聯合會
中國農民	三期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
昆明市聲	一至三期	昆明市文明街五號
女青年	五卷三號	上海乍浦路景林廬一號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戰士	六、八期	湖南戰士社
鐸聲	八期	廣州西堤光樓五樓
奮鬥	二六期	No. 10, Boite Postale, Bois-Colombes, France.
醒漣	創刊號	上海大學孫義轉
我們的前途	一至二期	南昌第一師範轉青年文藝社
北江潮	三期	廣州市西牌樓雲台里南韶連會館
左向	一至二期	廣州嶺南大學李振轉
莞中旬刊	六期	廣東東莞中學校
國語報	一四期	吉林國語研究會
民聲	創刊號	北京交通大學黃知微轉
朔風	一至六期	北京北京大學第三院轉
合川青年	七至八期	北京米市胡同六十六號
國學月刊	二卷一期	北京民國大學
緜延	七期	北京華北大學
金中週刊	一一五至一一六期	潮安北門內潮州中學校
中華教育界	一五卷九期	上海中華書局
現代評論	三卷六八至六九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青年進步	九一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
婦女旬刊	一九六至二〇一號	杭州婦女學社
燕風	一八期	北京儲庫營五號姜華
革命新青年	三六期	上海東華大學陳德華轉
青痕	二一至二三期	青島湖南路二十四號
學林	二卷三期	北京前內旗守衛十七號
佛音	三年三期	廈門鎮南關鴻山寺內閩南佛化新青年會
智識	一卷一一號	上海澄衷中學校



麻菸

——附豹子酒——

仲孚

吾華有腐國病民之一怪物，全世界所懸爲厲禁者曰鴉片。合列強八九國之力，費時亘十餘年之久，卒未稍得末減。禁者自禁，吸者自吸，以大利所在，人爭趨之也。詎知鴉片未淨，而嗎啡代起；嗎啡未絕而金丹又繼；豈天不仁吾華族，故生此滅國弱種之怪物，而殄滅蕩析之歟？迺人類嗜好，匪夷所思，而天地生物，怪祕特甚；覺有朘削身體，薄弱思想，廢時失業，亡身破家，十倍百倍於嗎啡金丹者，繄何物？繄何物？毋亦上天珍惜眷戀，特錫貽吾羲軒胤續之殊物也乎？

是物原產於天山南路之喀什噶爾，今所謂疏附縣也，漢人名之曰麻菸，纏回名之曰「ㄅㄧㄤ」（是物之名，中字無其音，故以國音代之）初惟纏族吸之，繼則在喀之漢人亦深嗜之，復次浸淫旁溢於塔什干布哈拉安集延基窪各地，無不甘之若飴。試一繙元祕史十二世紀間，錫爾河以東，天山以南，均蒙古族察合台汗部遺裔。拔都旭烈兀西征之雄略，長趨健兒，犂庭掃穴。曾不七八百年頃，煙銷瓦解，國亡種索，半役屬於北歐之斯拉夫族。今尋覓其遺蹟，罔非受此怪物之錫焉。

考麻菸爲二植物，麻即火麻子，無地不生，所異者喀城特含毒質耳。菸即淡巴菇，明律所謂非法飲食也。無論爲潮菸，川菸，蘭菸，

能見火燃燒皆可用。纏人所用之ㄅㄧㄤ，係純麻菸所製成。其爇而吸之者，必混合麻菸二者攪揉攙和；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今不嫌繁贅，各將其出產地，製造法，吸食及銷售場所，一一塵於閱者之前。庶人人曉然於邊氓所受之痛苦；而身被其害者，或亦幡然知所警惕焉。

出產地

ㄅㄧㄤ為疏附之特產。不知詳狀者，疑舊疏勒府所屬各邑，連阡累陌盡麻子矣。乃一出喀城，幷無整塊之麻田；且官廳方面，懸禁甚嚴。或又疑是物產距喀城稍遠之蒲犂巴楚各縣之窮鄉僻壤間，其實不然。蓋是物之特產地，僅喀城左右五六十里間，遠則水土相懸，收成難必。即在喀城農家，亦限制極嚴，只准界稜上隱種。緣喀城舊屬回酋時，界限極寬，非若中土僅作畛域可比。其闊約丈餘，桑麻黍稷中，隱以丈餘之麻田。數百家即有數十丈數百丈之違禁物繁殖場，兼收幷蓄，零購整售。此所以積砂成邱，而有此大宗之出產也。

製造法

然則ㄅㄧㄤ究為何物乎？曰：ㄅㄧㄤ係麻株枝幹間所附之黃色小茸毛。喀城農家於麻子成熟時，預掃場面淨盡，刈取後，將麻棵梢與梢對，根與根接，勻排整鋪。晒三五日，俟枝幹枯乾，執麻稿就場面左右磕擊，茸毛齊落於地。株株淨磕，用新篩收掠一處。預縫棉布囊多件，一視貨之多寡，各盛斤許。掠收黃色而茸淨者為上貨。其連砂土渣滓色暗者，乃貯為次貨。候逢集之日，趁墟售出。價昂時斤值四五錢，最低時二三錢不等。別有躉ㄅㄧㄤ大商數家，來集攬收。收貨之後，購羖羝皮多張，兩張為一包。未合包之先，將羖皮鋪開，次貨一層，上貨一層，逐層間隔。計滿一革囊，別以一張掩合，用麻索牢縫。各貨縫齊，貯之僻處。年愈久，味愈佳；貨愈陳，價愈昂。待化合作用全備，剖革出貨，明明渣滓之槁葉，一經封閉，倏變為膠柔團結之固定性。以火煨烤，別成一種柔韌糖餳之質，非用斧斫斤鑿，不能割取。此為純粹之ㄅㄧㄤ，新疆民間通行之ㄅㄧㄤ，即此物也。經此手續周折，製ㄅㄧㄤ之能事畢矣。

吸食處所

試步武喀城內外，往往於僻陋處所，見低矮房屋，上不見日，牆

隅高矗煙囱柴煙，終日裊裊不絕者是卽麻菸房也每當夕陽西下，一般槁項黃馘者流，羣低首斂眉，鴨步龜行，魚貫以入麻菸房者，是卽入房過癮之人也。房中並無陳設，如關內茶酒坊，不過沿牆根以磚石砌作階級形，約供一人蹲踞之用。依此形式，鑲砌多位，最多者七八十人，均取相對式。屋爲長方形，東西者階級南北相望，南北者亦如之。其中吸煙，以就坐先後爲序，不以貴賤強弱，所謂盜亦有道也。一房中有司菸者一人，位於爐之左，如政府中之司枋然，爐火熊熊，照面通紅，全房中過癮人之幸福，均操於其手，故以司枋譬之。先入者蹲於第一階，次自第二第三以至終級，蟬聯夷俟，不稍凌躐。中備長柄葫蘆菸筒多件，（類內地之水菸筒而形式略異）菸筒數須超於來賓數。是種葫蘆，惟喀城左近產生，他處均無。柄長尺餘，尋常人家以鋸解開，多用爲舀水之杓。因其便利，菸房中通其柄，注水葫蘆中，以爲菸筒。富豪家或於柄梢鑲以牛角嘴，以美觀瞻。就蘆頂平坦處開穴，嵌以木削漏斗式之通汽管。漏斗中空處，以薄土塊覆之，如爐之有齒然，上以黃泥捏成拳大之菸鍋。（是類菸鍋，係每日臨時做成，略柔乾卽合用）吸時主者捧菸鍋就菸簍塡菸渣厚寸許，取ㄅ一ㄤ捏成指頭大者五枚，勻置渣面，復覆菸寸許，然後近爐旁，以筯夾取燃紅之木炭數塊分爇之。主者口就柄梢狂吸之，數吸後煙燄欻起，迨紅焰高三四寸，始奉諸始入之人自吸之。是時顧客已瘏荼不堪矣。另取菸筒，如前法裝爇訖，讓之第二人。復自第三人，直至末座，悉主者一人開火。蓋是人必兼具數十人之量者，始膺斯選，新進者烏敢滅裂從事？菸鍋旁另開一穴，吸時以指擫之，迨興酣舒氣時，始啓指呼氣。斯時滿房中謦咳不聞，惟聞一片呼吞聲，類鐵作坊中風箱抽送聲，胥菸筒中水氣相激而成。及個中癮過興適，主者另爇一鍋，捱位輪吸，一遞一口，作消遣品。斯時顏笑眉開，喧笑雜作，彈三弦者有之，度小曲者有之，冥目兀坐者又有之。更有不識名稱之樂器一種，爲三尺餘竹桿，中鑿一孔，上懸大圜，另綴小鐵圜多枚，搖之聲鏘鏘然，歌時倏擲於肩，倏頓於地，以應曲聲之節奏。直歡歌至更深人靜，始乘興而返。據個中人云：偶吸食過量，觀聽反常。緣神經爲ㄅ一ㄤ所瞀亂，致瞳孔放大，視他人如天神，震慄失次；聞隔座言語，如轟雷貫頂，耳欲聾；俯視一已之敝履，亦碩大無朋，不敢俯拾。其始之吸食成癮者，以遊戲居多數，迨循序上癮，斯須難離。故喀人區而別之曰ㄅ一ㄤ客，或曰涼哥。爲女相攸，農

忙工作，必詢以是否ㄅㄧㄤ客，以定去取。蓋吸麻菸者，百事不能操作，一到日晨，癱瘓在地，手足不能自舉，是時卽擬以兵刃，亦難期振作。是可見是物能變化人之生理作用矣。更可異者，能變易生成之官骸。通常ㄅㄧㄤ客之眼，雙眸垂下，令人一望而知。倘不知而誤與爲友，偶吸其燼餘之空葫蘆，頓覺頭目眩暈，吐瀉兼作；更誤飮熱茶少許，頃刻脈息停止，知覺全失，是時去死，間不容髮。吾嘗謂其毒之劇烈，卽擬之最烈之嗎啡，亦當退避三舍。然是種人甘自暴棄，亦自有故。吾國乏公共遊戲場，俱樂部，運動場，公園等，以陶淑性情，頤養靈魂。而愿愨者，尙能情甘寂寞，淡泊明志；浮動者理不勝慾，往往流連往返於汚穢場所，至死不悟。一失足成千古恨，ㄅㄧㄤ客之墮落，社會環境，亦難辭其咎也。

消售場所

ㄅㄧㄤ除本省消售外，亦多行銷於遠方。緣喀什爲西域一大都會，凡印的爾布哈拉塔什干安集延基窪土耳其吉利斯吉哈薩各色人種，無不備具，耦居雜處，安保無潛移默化者。一旦吸嗜成癮，歸正首邱，而菸癮不之許也，是必另有服用之法，以資調劑。嘗驅車莎車葉城道中，沿途見售賣茶水處，往往有自攜葫蘆，坐草間吸食者。是可以概其餘矣。旅行於中亞之中俄商人，偶有夾帶，無不破露。因俄之關吏，詰察甚嚴；駝貨至七八十馱之夥，亦一一檢驗，傾筐倒篋，不辭況瘁；間有私攜禁物者，貨物一律充公，人則處以極刑。蓋是物有不可思議之神奇，一經關隘，異香噴溢，無論置於何貨中，鉛箱漆封，總被發覺。然以有利可侔，每不惜擲性命以博取。因有竄行巖谷中，遭險阻而跌落，爲哈薩所戕殺者；更有誤陷獸窟潤虎豹之饞吻者。ㄅㄧㄤ之魔力亦大矣哉！

以上所書，不過犖犖大者。惟殺我同胞，全在麻菸房間，故過涉瑣碎，詳載其服食方法，以誌隱痛。若欲詳盡其毒害，恐罄竹亦難瞻賅；卽費旦夕之力一一寫出，恐閱者亦昏昏欲睡矣。緣是物含多量麻醉性，狠戾者厚其毒以遂殺人之私，淫昏纏回，賚之以荼毒未成年之幼女。蓋纏俗慣欺老弱，不重人道。童女十一二齡，強暴者餌以ㄅㄧㄤ，卽昏不知人；迨知識回復，已委頓不堪，甚有終年始就痊愈者。其慘虐無人道，以有ㄅㄧㄤ助之爲虐也。間有攜至腹地，遇有呑食生鴉片煙者，投以少許，吐瀉大作，能將毒物吐盡。是則萬惡之中偶留一線之仁慈，究之蟬翼之善，詎能敵邱山

之罪哉！彼滇南之和合草，能令夫婦和諧；非洲之植物，能具奮興性。可見深山大澤之中，往往鍾育神奇之物品，其能力每出人意計之外。他日科學更形進步，毛茛科一類，安知不更有新發明，其毒汁之劇，或更有超ㄅㄧㄤ而上者矣！

豹子酒

ㄅㄧㄤ之薄弱意識，昏惰神明，夫人而知之矣，酒竟有壯旺膽力之作用焉。故吸之菸筒中，令人膽小如鼷；釀之爲豹子酒，則力粗如牛。服用一不同，立生劇變，眞不可思議之怪物矣！喀城官廳，於麻菸營業，雖示限制，然禁網稍寬；獨於豹子酒，取締極嚴，與砒霜史地年同科，可以知其故矣。燒酒，南酒，洋酒，皆大賣特賣，豹子酒從無公然出售者。城南豹子巷，毒釀酒祕密所也。盜賣者悉居鍋廬小門中。室中別無陳設，惟鋪蘆蓆一頁。欲飲者入門席地而坐，兩方相喩於無言；若大聲呼酒，恐走盡豹子巷，不得涓滴。蓋彼輩冒禁私釀，大干國紀，時懼偵探窺伺，加以鋃鐺，故抵死不承。惟個中知趣者，嘿而無言。沽者知沆瀣一氣，急授飲者湯瓶一脅，(私釀酒瓶名，約高七八寸大三四寸)粗盌一枝。揭瓶冷飲，瓶口有汗沫一層，用口吹去，烈性稍緩；若並汗沫盡飲，其沉醉不可究詰。每瓶價紅錢六枚。味酸，略帶酒氣，不勻落腸後，胡以頓時膽大力粗，任性妄爲？恆飲之纏民，每飲能罄六七瓶，其素與有仇者，醉中偶逢，頓起殺機，必欲致死；倘不遇挾嫌之人，即奔往素所識之妓家，(喀城無妓，即秧歌也。)興風鼓浪，故尋事端。偶遇頂缸(此係姤姦之別名，如內地割靴跳槽等名稱)者，往往不加考慮，輒以手刃之。迨酒醒氣散，始知懼悔，已無及矣。庫車溫宿阿克蘇(皆新疆城名)一帶，因爭妓而釀成命案者，皆豹子酒階之厲也。然大猾驁汗，反資之以釀禍。遠如金相印阿古柏，近如張應遴邊永祿輩，皆攘臂一呼，揭竿四起，破壞秩序，屠毒生靈，地方元氣，數十年猶未復。試一尋珠絲馬迹，皆毒酒資而迫之，挺而走險，舉身家性命於弗顧，吁可畏哉！望負地方治安之責者，防微杜漸，嚴加取締；無使潛移暗長，滋蔓難圖，而兆未來之禍患也，是則區區之意矣。

治蠅要覽

此書乃浙江昆蟲局長費耕雨氏本其歷年研究旁參東西名著數十種編輯而成內容美備取材精當文字暢達圖畫豐富凡治蠅理由及捕蠅器之製造滅蠅藥之調合莫不詳述所採方法簡捷穩妥倘能彷行必奏奇效暑期學校以充自然科學之教本亦甚適當

一冊 一角二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紬(333)

清華學報

第三卷第一期

民國十五年六月

韃靼考……王國維
中國古代田制研究……劉大鈞
中國勞動問題討論……陳長蘅
動生感論——以神經反流解釋心理上某種現象……莊澤宣
漢儒顯眞理惑論……錢基博
四次方程求根法……顧毓琇
清華園左近七村一〇四戶農情調查……陳儁人
近八年來國內罷工的分析……陳達
附錄（1）中國算學書目彙編……裘冲曼
附錄（1）增補……曾遠榮
附錄（2）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趙萬里

價目　每冊三角五分定閱全年兩冊六角郵費在內

發售　北京清華學校學報社各大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

東方(746)

茂隆有限公司

本號專營進出口業進口如 呢絨 疋頭 紙張 青鉛 白鉛 紫銅 大小五金以及肥田粉 人造絲 毛絨線等類出口如 蛋黃白 絲綢 皮毛 雜糧及各種鑛沙等類並經理素有信用之那威佑甯火險公司火險事宜倘蒙 賜顧請駕臨仁記路念一號接洽毋任歡迎之至

東方(741)



煙影

郁達夫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爲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爲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野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漫步。

以節季而論，現在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廓，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腳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很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

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艷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喫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悲寂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因為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這時候定不免為亂兵所殺。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裏看來，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為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月前頭幾個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著，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鬧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擱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香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脚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爲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煙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

文樸手裏拿了煙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回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了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煙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紙幣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飛奔了過去。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脚，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域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漫相逢，在夕陽晼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來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的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鐵表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尚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一看，夾層裏果然還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牀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雇車跑上滬寧火車站去趕乘杭州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溯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夠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賊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

的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爲這富春江的山水，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嫋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闢面就有江岸烏桕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損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頽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圍着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大約也有三四千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十二點鐘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煙，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咯了幾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他嫂嫂的口中，得聽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來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嬸，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因爲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

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難侍候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坍敗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牀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沈悶的雰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了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

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麽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麽，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沈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番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只是軟頭貓那麽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看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拼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一的心對待我，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樸吓樸，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題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

的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嘩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縐紋很多的母親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燻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斷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鏜鏜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介紹文學週報

記者

文學週報自去年夏獨立出版以來，到現今正是一年。在這一年中，列強的侵略，軍閥的內訌，眞是民不聊生；而最令人心痛無已的是五卅的慘案與三一八的大屠殺。關於此事，文學週報曾出過兩次特刊，此外如民衆被壓迫的呼號，人生被束縛的痛苦，他都有盡量的表示。我們說起研究文藝，文學週報自然是最好的讀物，因爲其中關於新思潮的介紹，文藝作品的發表，實爲最多。但是，我們如欲明白現代思想的歸趨，將來國民運動的展開，文學週報也是最好的伴侶。他從前在新文化運動時，於舊的因襲的掃除，曾盡過不少的力。現在，迷戀骸骨的反動派又有抬頭的傾向，文學週報始終是前進的精神，是努力的奮鬬。有思想的新青年，請認識這個良友——文學週報。

地址：——上海閘北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文學研究學會。

定價全年一元，郵費國內二角六分，國外一元。



女郎愛里沙(La Fille Elisa)

法國 Edmond de Goncourt 著

李劼人譯

這婦人要判處死刑了嗎?

那大公無私的案由，剛在一般被紅袍把臉遮住的法官當中，從裁判長黑洞般缺了牙齒的口中宣布之後，這個爲衆人所忘記的鐘點也在那業已看不見的大鐘上敲了起來。其時陽光已經下沈，正是十二月一天的黃昏之際，刑庭在入夜之初，那駭人的暗影更倍加起來。

裁判席散了，陪審官都在他們的集議室裏，聽審的人們也都擁到庭堂中來。大家都從兩個把草帶交繫在背上的憲兵中間擠到放證物的桌邊來品評那茜紅褲子，或是來翻看那染了血的襯衫，或是把刀子試着插到那硬麻布上面的窟孔中去。

旁聽人都混站了一地。婦女們鮮明袍子也就爛然的點綴在一羣黯淡無色的見習律師叢中。穿紅的總律師同着穿黑的被告律師手挽手的在最深處徘徊。書記席坐了一個警察。不過只管混亂，只管雜沓，只管無秩序，可是沒有音響，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人在說話，因而一派可驚而又可怖的沉默遂臨駕在這休息時一種啞的騷動上。

衆人的心裏倒都在尋思：婦女們是帶着低垂的眼皮，朦朧的目光，遊廊上惡少年們是帶着東指西畫但已軟癱在木欄杆上靜止了的手。屋角中一個憲兵，他那軍盔是放在他跟前一根柵木之上的，也把一塊生有紅疤而沈思的額頭在硬盔搭上磨來

磨去。在一般低聲交談的人中，剛起頭的言語也都戛然止住……因為各人正都在錯亂的思想裏揣測被這婦人所殺死的那個步兵的黑暗悲劇，而大家却又這樣的在沈吟：

這婦人要判處死刑了嗎？

……………………

幽默變得越發的深沈，黑暗變得越發的濃厚，一片偉大而電動的情緒，其間又夾雜有一點殘忍好奇心的，便在衆人心上雲積起來也就是那懸在一顆同類頭上的死刑在一羣活人當中所勾起的情緒。

時間滾滾的逝去了，煩惱竟變成了期望。

審判廳內牆中間一些門戶，時時傳出些啟閉聲來，始將這癡呆的狀況動搖一下，供得大衆的眼睛都一齊掉過去把被告應該從那裏進來的一道小門向着，於是衆人的眼光也總要在她那頂帽子上勾留一會，這帽子是用一根鎖針把帽帶之端繫挂在牆上的。

隨後，這般男女又變得呆呆的了。因為商議太久，判決的惡兆遲不發表，於是斷頭台上的紅木架，劊子手，處決時的慘象，以及

盛頭籃中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即是在那邊的一顆活人頭——即是一層壁子隔着的那個活人——遂都在衆人的想像中湧現出來。

陪審官的集議很長久，很長久，非常的長久。

庭中只有一片從玻璃窗上射入的寒夜裏的暗藍色的光明。

在這昏黃的光線裏，一個跛脚的法院雜役執着檢察官開的牌子，帶起一種老年人的蹣跚步履聲，在捲疊那做證物的染有褐色斑痕的衣物。

各種東西似都放散出一些神秘來。庭堂，裁判席，以及修理過尚未聽見判處死刑的木板等並在夜色當中充滿新木頭驚人的冰裂與可畏的響聲，都像是深為感慨一種黑夜的生活，並彷彿是焦慮牠們可否拿一顆人頭來開幕的一般。

小鈴的響聲猛的四震起來。一個憲兵少佐登時就站立在帶被告進來的那道小門跟前，被告正關在門後。法官等也登時坐在他們的座位上，陪審官等也登時走下那道將他們從集議室引到法庭中來的小梯子。

帶着燈罩的燈都拿出來了，牠們便把一派紅光向裁判席上，

紙張上，律書上射將下來。

一種森嚴的寂靜把衆人的鼻息概行屏住。

陪審官等都坐好了。他們又威嚴，又莊重，又沈思，並且又似乎在他們的禮服上面籠罩了一種大法官極堂皇的權威一樣。

於是陪審官長，一個鬚髮皓然的老者，遂在第一列坐櫈上站起來，展開一張紙，而那猛然變啞的聲音便凄然發了出來：

『憑着我的榮譽與良心，在上帝與人們的跟前，陪審官的答復是：如律，各問題都經大多數贊成了。』

死刑！死刑！死刑！這個說得很細聲的字便在衆人的嘴唇上滾了起來；而且口口相傳，這極可怕的低語很像一派不斷的回音一直傳到庭堂的各端，還是反復了許久：死刑！死刑！死刑！

老實說，就在這句必死的『如律，無庸減刑』的話中，從那一個可怖而又出人意外的字「如律」起——衆人的背上早發生了一股冷氣，而且旁聽人的寒戰還一直傳到那般無感覺的執行法律的人們身上。

…………………

一頃時——這悲劇正在發展的一頃時——人們的感情似都安頓在那宣判的短時間上去了，這時候，只須借着那業已點燃的燈球上的光，大家儘看得出一些不假思索而彷徨若失的舉動，以及自然而然把衣服抓去扣在那跳動心上的手。

…………………

末後下命令叫把被告帶入。一般人都想把被告聽見判決時那種狼狽樣子和痛苦看真切一點，因就紛紛的站在坐櫈上面。

女郎愛里沙突然就在那道小門當中現了出來，拿起一種問探的目光，立刻就向大衆的眼睛裏來問詢她的命運。

全般的眼光都垂下來閃在一邊，絕不想告訴她一點兒消息。許多站在櫈上的人也溜了下來。

被告坐在一張大櫈上，身子不住的搖擺，臉上很動感情，兩手抄在背後，好像一雙手是細綁着的，換言之，卽是好像一個業經綁起了的婦人。

書記把陪審官的判決書向被告宣讀了。

裁判長又向總律師說了幾句話，因爲總律師正在要求適用法律的原故。

裁判長又拿起一種老法官業已不帶一點譏笑，不帶一點玩

心的顫動聲音問被告對於這刑罰還有甚麽說的沒有。

被告重新坐下來。當其心中的淚泉將她鼻孔弄溼了時，她那舌頭惟在焦乾的口中去尋探已不復有的津液。她依然搖擺着，兩手仍抄在後面，沒有一點澈底明白的樣子。

於是裁判官都站立起來，幾個頭攢在一處，好幾秒鐘，一面點着那慘白的額頭，一面低低的商量着。其後，裁判長便把面前的律書翻開，啞然的念道：『被處死刑的罪人例當斬首』。

那罪人便於這「斬首」的一個字上，突然作勢向前一撲，口裏喧鬧着那些梗在喉間的言語，把帽子放在掣筋的手指上去揉搓，幾下就把帽子弄成了一團破布……忽然又把帽子拿來撲在臉上……在這不成樣兒的東西中欷歔起來……於是，不說一個字，重新跌坐在櫈上，把頸項抱在兩手中，兩隻手也機械般將頸項包着，似乎這樣一做，那顆不結實的頭就可保住在肩頭上了。

第一部

一

這個婦人，這個判處死刑的娼婦，乃是巴黎聖堂區中一個當收生婦的女兒。她童年的光陰原是在那暴露隱情的地方與夫這種祕密職業堆中過大的。當她害病的時候，恰睡在產兒室隔壁一間黑暗的接客室中——她母親用來招待主顧的房間——就聽起了這個地方中的一切露骨的話。鑽進她那小孩子耳中去的無非是一些帶哭帶說的悄悄話，無非是一些高聲大嗓同招供一樣的言詞。舉凡巴黎男女交易上一切可恥而又隱祕的暗示，都傳到了她的小床上，小得同搖籃似的床上。所以凡是她母親以前騙過她的，說胎兒都是在荊棘之下的玫瑰花中尋得的一片天眞爛熳的信心，完全被這般髒言語打消，而渾渾沌沌的智識也被這般淫邪的瑣碎事以及生殖上的實在情形敎壞了。總而言之，這個臥病的孩子，這個思想還未固定的孩子，在招待室的夜半，總是參與着那等不名譽的風流事，參與着那等關係莫彰的苦劇，參與着那等不自然的情慾故事，參與着那等花柳病的診察，統括一句，就是參與着一切日常的齷齪表暴，與夫正式愛情中買賣愛情中所有不愉快的祕密表暴。

二

小愛里沙在她母親家中所過的生涯，眞算得是一種險惡的生涯。因爲她母親的性質業已不好了，又由於接取胎兒時的用力，以及每天總要上上下下，跑五十來層樓梯，無論天晴落雨降雪起風日夜都須出去，還要捱更熬夜，躭擱睡眠，或是坐守在沒有爐火的房間裏，凡此種種苦生涯中的勞苦更加起了這收生婦的脾氣，更把她支配在一般苦業人們所應有的暴怒中。加之，一般下等婦女在臨產之前，說是要替她增加一點氣力，總愛使她多吃些，多喝些，而這種過度的酒食也是造成她動輒打人的一個原因。不過這婦人每每打從一種窮困的慘景中回來時——凡在各大都會的黑幕底下都藏得有這些慘景的——又是生憐，又是狂怒，雖是照舊在發脾氣，但手掌中却總含有些溫情。

比如有一天這收生婦漩風般一進門時，就這樣叫道：『是啦！是啦，孩兒們！你們瞧啊，一些不合縫的板壁：就算是牆，捱平的土地：就算是地板了……地上一堆鋸屑就算是老公同老婆睡的床，四圍——同人家說的棺材底一樣的——只四塊木板用來遮羞，不使孩子們看見……你們說啦，一共七個孩子睡在兩塊壞草薦上；三個在這頭，三個在那頭，因爲初生孩兒的籃子把地位占多了。可憐一般小寶貝連小腿子都打不伸……屋裏沒有別的東西了……只一把梳子，一隻酒瓶，一塊麵包放在跛脚桌子上，此外，——想起來我的血還在潮——隨時都有一頭大得同猫兒般的老鼠爬上去搬取那麵包屑。這就是聖那扎兒街的貧民窟，你們自然知道，那兒很有些倒敗的老房子……還有哩，還有一個壞透頂的小厮……是的，他們隔房那個當小工的小撒阿瓦人……他老在那里歎息呻吟，並且稀奇古怪做出種種畜生的輕薄樣子來學我那個正在痛苦中的婦人……末了，還從壁隙間撒些屎在那般小寶貝的身上……一幅產衣，你們說呀，一幅產衣，告訴你們，便是我衣袋裏的手巾拿來做的……小兒倒產生了，也應該說一說，草薦窪兒裏抓一把草，就用來燙我的水。』

最常令愛里沙母親發氣的還有許多別的原故。因爲貧民救濟院每次八佛郎的收生費，和有一些人家每次五十佛郎的收生費——連九天的看護費俱包括在內——總不夠日常的生活。逐年中差不多月月裏頭總有些禮拜在打饑荒，不是延期幾次的債劵落在傳達吏手上，便是牛肉店，水果店，炭店不賒帳了。

在這時候內，那看門人就有機會去看那些年輕姑娘幾點鐘之前上樓往收生婦家中去的，總是面色慘白的扶着欄杆走下來。這樣的光陰一來，對於這窮婦人便開始了一種艱難愁悶，長在犯罪恐怖中的日子，這時節，凡那看她的眼光，她總覺得其中含有甚麼疑意；凡她走過之際正在談論她的言詞，她也覺得是在抱怨她；凡人家遞與她的信，也令她兩手不住的打戰，彷彿接的是那般因墮胎而死者的凶耗；並且在這時間內門鈴一響也像是「警察狗」的鈴鐺。這種揮之不去的影象，她很願把牠止住，就止住幾點鐘也好，然而到底常常的湧現出來，到底要在她腦經中威駭她，她只好喝酒，並且洗醉之後總是極凶暴的。

但是愛里沙寧可挨打，覺得比起同她母親過夜就好多了！因爲這窮院子裏的房間都租給那般產婦和病人去了，收生婦的床也往往租賃出去，只好到她孩兒床上來睡。於是那噩夢，驚悸，可怕的呼號，以及在一種天然麻木狀態中不勝內疚又歎息又哭泣的囈語，一直到黎明總把這小女郎攪來不能安睡，還時時要聽見從那熟睡口中打着寒噤所喃呻的一些忘記不了的臨命時的瑣屑事，和短命少婦們所吐的最後的一些言語。並且這些夜中，她的小身軀終夕都被那肥大身軀緊緊摟抱着，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公道之手把收生婦正在向床底下在拖曳的一般，使得這女郎終夜的氣息都半閉着的——愛里沙起來後，總把她母親的一種駭人的隱情保存在心坎上。

三

愛里沙從七歲到十三歲，六年之中害了兩次利害的傷寒症。她之還能生存，這簡直是魔法了！在這一區裏許久許久，凡是看見她偏着一個小頭頸的樣子，都以爲這女孩子定然短命無疑，因而很是憐憫她。不料她公然復了元。但是，這兩場似乎沒有被醫生連根拔去，即使好了，猶不免要傳到牙齒或頭髮上去的險病，到底把末後的麻木性遺留在她腦經裏，愛里沙的身上因就種上了這些病根。她的官能雖沒有吃虧；可是她精神上的種種活動力都帶了一種橫厲的頑性，一種狂躁的怒氣，一種瘋態，使得做母親的說她女兒簡直是一個「白諾格」「白諾格」者，就是收生婦用來洗禮那些古怪脾氣的名字，因爲她的理解力只管强，有時也會被那些脾氣駭得退避不遑的原故，又是用來洗禮

那種暴怒的名字因爲一逢着暴怒正盛之時她不免也要害怕三分的原故。

愛里沙在頂小時，就能拿起大頭狗兒咬着肉塊斷難把牠解開的牙齒去咬打她的那一雙手。其後這惡劣的性情雖不致使得這位大姑娘有來必應的還擊她母親，可是，却將她放在一種內心狂怒的境地中，竟自拿起頭向牆上撞去，好像居心要把腦袋碰碎似的。據說她這光景還遠不及她那執拗樣子，她那不做聲的賭氣樣子，她那惹人笑的頑固樣子利害哩。在這些情形中，她母親休想勾得出她一句貌似恭順的言語來。收生婦因爲知道她女兒是一個愛在下流咖啡店中出入的女子，是一個瘋魔的跳舞女子，是一個慣在街上遊蕩的女子，而且最愛同街上一般青年人交接，差不多一個一個的都依次做過她的情人——收生婦才屢次囑咐她當心點不要弄出小孩子來。這年輕女郎總是帶着一種惹事的神情，使她母親恨不得把她殺了的神情回答道：『說不定哩！』

總而言之，她的性格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性格，她的人品是一種無秩序的人品，別人絕不能夠縛束她，也沒有甚麼東西能夠壓迫她。可是，愛里沙對她母親動輒忤逆的天性雖是又偏激又不定，有些日子也會變成一種親切的愛情，一種恭維她母親風韻猶存的敬禮，一種當子女的孝順行爲，也就是小兒女在他們安排往跳舞場去的母親們裸肩上摩挲着證明得出的行爲。不過她那孺慕的心理也會突然的變得很不同情，這樣子差不多就可從這個慣在公共跳舞場來往的女子忽然同她跳舞男子們高談大講時所發出的言語中索解得出照那樣看來，很像是一些潑辣婦女們常常在相會又像是一些專門講究吵嘴和打耳光的情人了。並且愛里沙脾氣的昇降，更可以從她發洩體力時和她勤惰中看得出來。有些日子，她拼命的作事，放起水來洗濯，到各房間去打掃，掃箒的音響到處都聽得見。這幾天一過，向後幾禮拜便困倦了，麻木了，手脚像都被人打折，懶得沒有一點人類的氣力可以把她振作得起。

收生婦與愛里沙之間，在許多最使她們吵嘴的材料中，有一個頂出奇的材料，天天都會引起一些口舌，並且使得做母親的常說那女兒的明嘲暗諷的忤逆行爲是居心在令人生氣的一樣。是甚麼材料呢？說來倒令人好笑。只因爲這接生的職業雖是

又辛苦又困難，但收生婦總把牠看得極其矜貴。她覺得在市長署去簽寫那小兒生庚時，是最可驕傲的舉動。往往在洗禮席上，一般下等人奉承給她的那種光榮地位也是她最爲滿意的。尤其令她欣然的就是她在街上所獲得的一種人望。這因爲街上一般商人婦女無一個不是她服伺着她們生的產，而她們的女兒不但是她接的生，並且也是她服伺着生的子女，因此之故，所以一般孩子，母親，祖母輩，每每三代人都站在門前，向她招呼日安，有時還親親熱熱帶着喚一聲『亞力山大老娘』。她遂癡心妄想要她女兒來承繼她，代替她，接續她。可是那女郎不大高興的來回答她時，總是說她不曾生有這副頭腦來裝那些要緊的書。因爲她尋思來親眼去看着那些產婦們在臨產當中伸着攣筋的指爪去揉搓枕頭的時候，絕不是令她感受愉快的事。

末後，愛里沙才表明她的決心，寧可去幹別樣苦事，就累死也不願承繼她母親的職業。

四

對於這位小女郎，差不多從搖籃當中，就這樣把孩子們所不

知道的愛情業已弄得很清楚。其後，愛里沙有三年光陰在聖烏昂學校時。每逢假期的早晨一回來，若其在冬天，幾乎又常在她母親床前不得不把她的小外套磨擦在一條產科醫院聖堂中唱聖歌的男子的褲子上，這是收生婦的老姘頭，牠在這關係上還很專一的哩。再後，這位年輕姑娘不分晝夜在家裏充當女奴，和看護婦的時節，在那般「處女母親」之側，不消說更看了許多榜樣在眼睛裏。

五

有一個婦人，特爲「珍養自己而終年保此美好」的原故，每年春天一定要到亞力山大老娘家來放一次血。這可是鄉間愚婦們所保存的一種醫學上的舊說而參以宗教上的迷信？有許多婦人每逢二月十四聖哇郎丹節日總得要在她們的手腕上刺一竹葉刀。向亞力山大老娘家來的這個婦人是外省妓院中一個娼婦，從前短期在京城當女僕時，曾在收生婦家裏偸着生過孩子。所以羅蘭每到巴黎來買東西和代妓院辦事之時，總有八天的勾留，這八天必都住在亞力山大老娘家就如住旅館一樣。

她生就一種外鄉婦女的強健身體，放血的第二天就下了床，因為空閒不慣白晝又不出去，於是就變做了愛里沙的幫手，把她所做的事分任了一半，那怕一齊做完也是願意的。有幾次，夜晚還帶領愛里沙往戲園去。羅蘭隨時都在歡笑，而她那帶有土音的搖曳生姿的溫柔話，又常能博得一般人的信任，彷彿她那言語中竟帶得有香餌似的。她走的時節總有點禮物送給愛里沙，愛里沙也就拿着十分的友誼來待遇她，每年老是含着一種和悅的感情在等候這聖哇郎丹節日的惠臨。

這一次在羅蘭放血的晚間，愛里沙同她母親大鬧一場之後，便走到這婦人的床邊，把她六個多月以來所蓄的思想在一種簡短而斷續的言語中通盤告訴了她。

『她極不高興同她母親過活……家裏的工作太辛苦……她不願當收生婦……所以等了她許多禮拜……決定了，她寧可當娼……決意同她一道走……若是她不帶她去的話……她就隨意投入巴黎一家妓院中去……同她母親調和，是不行的……她隨時都覺得頭腦是昏暈的……她固然認識得一個少年，而這少年也同她要好……但看見她那般與情人偕居的女友們，覺得她們都太被縛束……她最喜歡同羅蘭一樣……她若到了鄉間，定然很高興的……至少她也可以好好的睡幾天』。

羅蘭微有一點吃驚道「嚇」！但心裏却非常歡喜這件事——因她還沒有招攬新人物的習慣——誠然可以放心，第一，愛里沙已經十六歲多了，可以在警廳註冊；第二，她又承認過說並不要我有十分的好處，不過還害怕她母親去報告警察。

『不要害怕媽媽！她斷不會把她的事交付警察的，況且……她定以為我是往黑母雞咖啡店的一個跳舞男子家去了。便是這樣罷……』

隨後，愛里沙又結實安慰羅蘭一番。心裏生恐把這位放血的女人失去了，極力說自有方法來處理這件事，自有手段必不令她母親對她的計畫生一點兒疑心。愛里沙的計畫是在起身前幾天便逃離她的家。羅蘭哩，仍舊讓收生婦親自送往密祿士火車站去——只須在第一個站口上就可尋得見她的伴侶。

兩個人把行期約定，這女郎就於當晚的第二天在她母親家裏失了蹤影。

六

一下火車，愛里沙同她的女伴就上了接客的公共馬車，這車將她們載起順着一帶黑色房子，從許多極長的街上走去。跟着，馬車把別的搭客卸了載後，就轉入一條小巷，彎彎曲曲很像炮台側面的巡邏路：一帶蒙着雪花的隄欄繞在一條結了冰的小運河沿上。

馬車在這一派濃冬景緻中間很困難的向前走着，穿過這景緻——不過一秒鐘的時間——愛里沙模模糊糊瞥見一具耶穌被難的木十字架，恍惚受傷的地方還有些血跡，霜風一吹過，聽起來彷彿牠正在呼號的一般。

幾分鐘後，愛里沙便望見一道紅光遠遠的在一片空場上照着一所孤立的房子。原來是一個四方大玻璃燈，再走近幾步，她方愕然看清楚了這個燈因爲要避免過客用石子來擲損牠的原故，才用了一道鐵籤子將牠保護在籠子內的。

愛里沙來到這有燈光的房子跟前了，這房子頹敗得很像一所荒涼的廢壘，一縷靑光從那鎖閉的門扇上面一個偵察孔中

漏出，正射在大路中間瑩白的堅冰之上。

車夫把車停住，並不走下車來，只把她們的箱子取來遞與這兩個女人。等她們接過箱子，這個高大的羅羅，綽號叫作「見色狂」的，遂從御者的高座上把那帶有友誼的馬鞭向這兩位旅客身上半含戲侮半含嘲弄的輕輕拂了幾下。

七

愛里沙到的第二天，天色剛明，就被她窗子下面一陣馬蹄聲攪醒了。

她穿着汗衣起來，稍稍有點驚懼，走去從一片半掩的窗帷間看院子內到底是甚麼事。

在清晨的白霧中，一個年輕肥碩的男子，紳士衣服上又穿了一件藍工衣，正把拖車的馬從一輛鄉間的二輪車上卸下來，一面同女主人談着話，如同一位老相知在談話的一般。

他把那肥如羊腿的手在牲口後股上拍着道：「這駒兒竟把我辛辛苦苦的拖了來；您看，老娘，牠這汗氣蒸發得同您的鹼水桶一樣了。」

又因那老婦人正打算去挽馬的韁繩：

『多謝得很，可不必勞您的神，我曉得往馬房去的路……哈！胖老娘，屋裏有新來的人麼？……』

……………………

愛里沙遂把她的身體付與了第一位的客人。愛里沙公然又簡單又隨便的就當了娼妓，差不多良知上並不生一點影響。原本當她幼小時，在這行淫的事實中，她已經習慣把她的「性」看作一件頂尋常的東西就是她母親也常把那挂名娼籍的人同別一般婦女——正經婦女等——差不多就視同一律的了。況她許多年來在一般姑娘身邊任看護之職時，早聽見她們很自信的用着「工作」這個字來肯定她們職業的運用，所以她也早早的就從這個字上把那零賣愛情和躉售愛情的事，當作一種並不比別項職業辛苦，並不比別項職業困難，而且還沒有冷月的職業了。

她母親所給與的打罵，與夫若干夜共寢時所受的驚恐，在愛里沙之逃出聖堂區而走到補爾蒙之間誠然是一種原因，可是論到眞原因，還是懶惰，還是惟一的懶惰。愛里沙以前服役之時確也很苦，四間房子差不多常住滿了病人，床啦，火啦，湯啦，藥啦，綳帶啦，那一件不需她的勤勞。但她被這苦工疲累到無以復加時，就往往向四圍一看，覺得她不但不能做這種辛苦事，便是縫紉，刺繡等工作也一樣不能做的。這種懶惰當中說不定也有一點生理上的疲乏，因爲這疲乏在有一等女郎身上從她們變成婦人以後許久許久仍要存留着，並且在若干年中——最不幸的就是當她們是窮人時候——凡她們體魄上的生氣，與夫她們指頭上不得不要操作的勞力都能給她們消滅的。懶惰和一種感情的滿足自然是難於印證，特別對於這種賦有頑強天性的人；因爲他只是一種鹵莽而走極端的事物的總合，其中又帶有不恤人言的決心與夫惹事的性格；把愛里沙突然變成娼婦的，即是這兩種理由。

在愛里沙身上委實沒有淫蕩的狂熱，也沒有食色的嗜好，也沒有喜交接的邪思。不過那疑懼的觀念却早沒有存在的餘地，爲甚麼呢？就因爲那收生婦早把這點觀念任其在她女兒與那般公共跳舞場中的男子們所締結的關係上脫走的了；又因爲這個女子由於她那遇事作反對的一種精神，偏喜歡把那必需

戒備的事以及實際上的恐怖拿來開心的原故。總之，愛里沙是一個處女。豈但是處女，委實還是一個被她母親家的腐敗環境與夫下流酒店中的交際所毀過的貞女哩！……說眞話……假使那「犯過失」的機會；就如說下流話一樣，不自己臨到跟前，愛里沙也斷乎不會向前迎上去的！……而她的身子自然也可以保得清白無垢的了。

但是目前在這妓院中，她那清白身子的好名聲和她的堅貞，一連三十六點鐘內對於愛里沙却變成了一種難事，一種煩惱，一種動感情的原因，尤其是可以退回去的一種祕密的瑕疵。有這種種不便，她就不得不要設法遮掩，設法裝做甚麼都懂的樣子，生恐被人不要，生恐她的貞操一洩漏就有礙於她的註册。所以這個處女剛剛偕同那位鄉間紳士頑夠一齣喜劇，故意做出淫蕩的行爲來欺騙他，好令他相信這個無經驗的女子業已是一個淫業老手的事後，她兀是忐忑地怕要被人帶回她母親家去。

（未完）（R）

龔科爾兄弟二人都是法國自然主義的小說家，兄名 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 即女郎愛里沙的原著者，弟名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他們倆共同從事於文藝的創作。早年的作品是一種十八世紀後半的歷史的研究，後來始轉而爲小說的創作，立即著了很大的成功。他們把觀察所得的事實，用情節貫串起來，放在相當的雰圍氣中而加以表現。他們的情感雖然不完全是十九世紀的，但他們所描寫的對於人類的環境與習慣的影響，却非於現代生活有精密的觀察者不辦。我們普通所熟知的「人間的紀錄」Human document 這個名詞，便是他們兄弟倆造成的。他們的小說，最有名的是 Les Hommes de Lettres (1860), Sœur Philomène (1861), Renée Mauperin (1864), Germinie Lacerteux (1865), Manette Salomon (1867), 及 Madame Gervaisais (1869) 等。而以末一種爲尤著，其敏銳正確的分析，實不啻是他們自己的反映。一八七〇年，弟耶爾卒，愛德芒的著作遂比較的少了。在這期間，其最得人歡迎的有: La Faustin (1882), Chérie (1885), 女郎愛里沙 (1878)，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描寫娼妓生活，揭示法國監獄中的黑暗情狀，眞可說是盡此中能事。

頭花圖像，卽本篇原著者 Edmond de Goncourt。

——記者附識



時間之神

日本菊池寬著

葛綏成譯

人物

相良英作　年約三十歲，貧苦的小說家。

其妻縫子　二十四五歲。

杉本芳子　縫子的表妹，年與縫子相彷彿。

時間

現在。

地點

東京的郊外。

佈景

相良英作的房子，只有三間，房子的後面，茂葉叢林，蒼翠可愛。頭門以內為二舖席的，其次為四舖半的，再次為六舖席的。在二舖席的房中沒有什麼，六舖席的一間中內壁有一大書架，西文書和日文書大約各一半的並列着。近旁有一桌，係商人所用的紫檀桌。主人相良英作在桌旁，將坐褥四折作為枕頭熟睡着。

四舖半席的房間，是妻的臥室。內部壁上有三個疊在一起的衣櫃。衣櫃之右為衣架，掛着二三件衣服與顏色已褪的夏季外套等。衣櫃之左有門可通廚房。

縫子打開自己的冬服，時時由紙門望那六舖席的房間。

英作兀自睡着。

縫子　自語的樣子，其實想使她的丈夫聽見。今天是二十八，明天是二十九，這個月不過四天了。

縫子側着耳聽丈夫的回答。

縫子　唉！到什麼時候，我月底的支出纔

不要擔心呢。房錢已經欠了四個月了，要是再欠一個月，那就不好意思了。

其夫仍默然不作聲響。

縫子 在米店裏，這個月底若不付十圓或十五圓，米就要拿不來了，雖然米店的先生很好的對我們，可是我們自己也覺得過不去呢。

她語聲漸高。英作翻了一個身。

縫子 喂！喂！

英作默然不答。

縫子 喂！你要起來嗎？

仍不回答。

縫子 喂！請起來吧！喂！請起來吧！

縫子很性急的走來突然把紙門拉開。

英作 蠢東西！大聲喝說。

縫子 好驚人呵。發出那樣的大聲！

英作 我不是說原稿未寫完，這紙門絕對的不能開嗎？仰臥着厲聲的說。

縫子 但是，你不是說從早到晚要作稿子嗎？

英作 那是沒法的。要是思想不能集中，雖然性急，也是一行也寫不出的。

縫子 你說把思想集中，可是你剛纔却鼾聲如雷的熟睡，眞討厭人呢。

英作 你說討厭，那只好由你。

縫子 好的。但是你昨夜到那裏去呢？

英作 不由你管，我到什麼地方去。

縫子 是的，雖說管你，但是若隨你的便，不曉得你會怎樣呢。昨夜你一定往××新聞社，拿了近來的稿費，到勃蘭敦咖啡店去過了。

英作 喝，不要瞎猜！

縫子 每次道破你的壞處，於是便說我瞎猜了。

英作 不錯，正是這樣。

縫子 哼，是瞎猜！請問你袋裏的五圓鈔票，從什麼地方拿來的？

英作 坐起半身。什麼！你竟尋我的袋嗎？

縫子 尋你的袋不行嗎？

英作 自然不行。雖然是夫婦，也不應該尋看人家的袋。

縫子 可是你一有了錢，就到外邊閒逛，這怎能令人看得過去呢。你在外面是很開心，可是家裏很苦惱。加之你又不管。你有錢時，到外面去寫意，沒有錢了，便回到家裏來休息。這叫我怎麼處呢？

英作 看見了你，總是這樣沒趣！

縫子 是的，總是這樣的，到勃蘭敦咖啡店去，和所愛的侍女談談，比我有趣得多了。

英作 哼！

縫子　也不必哼，你出去了，回來很遲，總說在川瀨先生處賭博這樣的一大套鬼話。

英作　蠢東西！

縫子　什麼蠢東西！就是我也知道你，一心已向在外邊的女人了。

英作　外面的女人，我要是有，那眞幸福極了。

縫子　好，沒有情人，那是最好，但何以每天非深夜不歸呢？

英作　這是我的自由。

縫子　啊！這是很奇怪的自由。

英作　唉！討厭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總是這樣。我因爲不寫稿子，於是你便惱怒，嘰哩咕嚕的使我心裏越發粗暴起來。唉，討厭呀！我要出去了。

縫子　是的，可是與其你去，還不如我出去的好。你既然討厭我了，我們雖是結婚的夫婦，彼此也不會互相戀愛了。倘若一旦與他人發生新的戀愛，我一定是被棄的了。現在我出去，就是做起職業婦人來，還不知道多少安心呢。

英作　唉，討厭人的！我的頭腦給你弄昏了。

縫子　總是這樣，我說幾句話，你就恨我。可是你不是昨夜二點鐘纔回來的？不寫稿子，遂說是我的緣故了。眞令人難受呢！

英作　唉，討厭！不要說了。我不准你開這紙門。

用力關着紙門。

縫子　一定要開。

縫子疾起把紙門拉開。英作面色漸漸發靑。

英作　好，你再開一次，我要動手了。

仍把紙門用力關閉。

縫子　無論多少次，我也是要開的。

縫子恨恨的開了紙門。英作大怒，跑到四席半的房中，用力打縫子的嘴巴。

縫子　可憐呀！嗚咽。

英作　你有本領再開一次嗎？

英作仍舊把紙門關了。

英作　現在，你開開看！

縫子　一定要開，就是死，也要開的！

縫子疾趨至紙門，門破，二人相扭互毆，英作掌其頰三四下。縫子伏地大哭。

英作　看你怎樣？

關緊紙門，仍至桌旁睡着。縫子繼續大聲的哭。後來她起來開了衣櫃的抽屜拿出三四件衣服，包於包袱內，又從衣櫃的小抽屜內，拿出錢袋來。她走到鏡臺前面把面容修飾一下兒，好像丈夫不知道似的，將要到外邊去了。

英作　跨過門來。喂！你到什麼地方去？

縫子　出去了，還不好嗎？

英作　不是不好。

縫子　那麼，隨我去吧！

英作　唔，也許可以隨你，但是你到那裏去呢？

縫子　不到別的地方，我是到姊姊那裏去的。

英作　這樣？

縫子　是的。

英作　我們的關係，你知道姊姊是怎樣的在想嗎？

縫子　是，我知道的。姊姊常說：你總是要分離我的。

英作　也許這樣。你要如去依賴姊姊，那我和你的關係，也許眞從此斷絕。

縫子　是的，這種事情，我曉得的。

英作　若是曉得，那就好。我問你是不是無意識的舉動，所以警告你一下。

縫子　那樣的事情，無庸你勞心。

英作　是這樣嗎？那你去吧！

縫子　自然要去的。

出去之後，忽然想到了一樁事。

縫子　哦！我把煤氣燈還點着哩。

縫子走進廚房，這時候，頭門上聽見有女人的聲音。

××　喂！喂！

英作待縫子出去應門，但她却不出來。

××　喂！喂！

縫子仍不出來，英作向廚房一看，因爲不看見縫子，遂走到頭門。

英作　喂！誰？

××　這裏是小說家，相良英作先生的房子嗎？

英作　嗳，是的。

××　縫子姑娘在家嗎？我是杉本芳子。

英作　哦！你是住在橫濱的嗎？

芳子　嗳，是的。

英作　那麼請你稍等一下。

英作回到四舖半席的房內，向廚房呼喚縫子。

英作　喂！有客來了。

縫子急忙地出來。

縫子　誰？

英作　橫濱的芳子姊。

縫子　現出一種迷惑和驚駭的表情。哦！芳子姑娘！

倉皇將包袱納入櫃內，走至前門。

縫子　噢！

芳子　噢！

縫子　來得好，眞很難得，我不覺吃驚呢。

芳子　久違，久違，已經有三年左右不見了。

縫子　請到裏面來。

芳子　煩擾你了。

（芳子走了進來，手中拿着與縫子相同的包袱。）

縫子　眞久別了，你好吧！長久沒有信給你，請你原諒。

芳子　不，我也是這樣呢。你一點也沒有變，好極了。

（英作躊躇了一會，出來應酬。）

英作　我是相良，我們還是初次相見哩。

芳子　雖然是初次相會，可是我早知道你的大名了。

縫子　我常想你倘能來看我們一次，那眞好極了。

芳子　今年正月，我和丈夫一起曾來東京一次，可是從銀座到這裏來很不便。

縫子　正是，從銀座到這裏，比從橫濱到銀座，還要費時呢。

芳子　眞的。

縫子　地震的時候，承你寄信給我，謝謝。橫濱方面假建築有造好了嗎？

芳子　那裏能夠像東京那樣的快呢。

英作　你們那邊的火不要緊罷，牆壁倒了嗎？

芳子　牆壁等等都是倒下的。

縫子　你的外子仍舊在公司裏服務嗎？

芳子　（稍現憂愁之色。）是的。

縫子　今天沒有一起來嗎？

芳子　是的。

縫子　只一人來嗎？

芳子　是的。

縫子　到東京來有事情嗎？

芳子　我是從家裏出來的。

縫子　是從家裏出來的嗎？

芳子　是的，我已不想回家去了。

縫子　唉，爲着什麼事呢。

英作　你怕和丈夫吵鬧過嗎？

芳子　是的。

縫子　眞的嗎！

芳子　眞的。

縫子　聽說你的外子人很溫和的。

芳子　雖然如你所說，但……

縫子　那麼，爲什麼吵鬧起來呢。

芳子　因爲他太沒有道理了。

縫子　唔，是這樣嗎？

英作　可是爲着什麼吵鬧起來的呢？

芳子　（低頭含羞。）說起來眞可恥呢。

英作　是這樣的吧，哈哈哈哈！

縫子　可是眞的不打算回去嗎？

芳子　是的，眞的打算不回去。

縫子　那麼此後你打算怎樣呢？

芳子　在東京難道會沒有職業嗎？

縫子默然。

英作　向縫子。你的意見怎樣，你不是常說要去做職業婦人嗎？

縫子　苦笑。我沒有什麼意見。

芳子　我想做無論什麼事情，就是做侍女或其他，都是好的。

縫子　在新聞紙上招聘欄內，雖有種種廣告，可是緊急的時候，好的事情總沒有的。

芳子　像助理編輯雜誌那樣的位置，大概總會有吧？我到這裏來就是想謀這種位置的。

英作　苦笑。那種位置希望的人很多，是很難得到的。

縫子　職業婦人，職業婦人，雖然常常聽見人說，可是緊急的時候，却沒有好的位置了。

芳子　但是我倘能熱心的去尋求，沒有位置的事情，想來總不會有吧！若是能找到那種位置，我一定努力的向此事業發展我自己的生活。

縫子　可是不論什麼事，若能熱心的去幹……不覺中止。

英作　難道你的丈夫很不好嗎？

芳子　雖然不好……

英作　要之，事情只是他是否愛你的問題。他難道不愛你嗎？

芳子　像被傷了自尊心，於是傲然的。不，沒有這樣的事。

英作　若是愛你，那便不成問題了。

芳子　今天他真令人太難堪了。他說你要去便去，都隨你便。唉，我真苦命呢。

英作和縫子彼此相視冷笑。

英作　那大概是因為你說過什麼的緣故罷？

芳子　是的。

英作　這樣，事情便明白了。原來所謂男子，仍是有男子的本心的，偶然於不知不覺之間，說了過激的話兒，做妻子的就以為如何如何，當作男子的本心了。我們也是這樣的。煩悶無聊，不能作文的時候，她就從旁嘮嘮叨叨的不休，於是激發我的憤怒，只好動手打她了。你要出去，隨你的便。這是普通話。在這時候不覺而覺的說了。要是在妻子方面，聽了這話，便逕自出去，普通總是過了二三日就回來的。原來人生本是偶然，所謂逢場作戲而已。照你的情形說，因為一時感情用事便互相爭鬬，要出門了。可是在心中却沒有一點決定要分別的意志的。……

芳子　正是，是一點也沒有的。

英作　我可以說，若是有那種程度，那就很好。丈夫眼巴巴的望着，心想要是明白了，你就會回來的罷。要知道你出外來，他是這樣在留心你的。你現在平安的到了這裏，那是很好，假使在途中電車上遇着了輕薄的男子，於是相互談話，說如何出門，心中很煩悶，很寂寞，一時受了甘言巧語的誘惑，也許想去依賴那男子吧。

芳子　不，不會有那樣的事。那種輕佻的行爲總是兩樣的。

英作　若是兩樣，那你不出門來，不是很好嗎？

芳子　呵，呵呵呵！

縫子　呵呵呵！

英作　要之，既然結婚，便不容易分離了。所謂夫婦，在人生之中，是最大的天命。況且同居已經五六年了，在感覺上雖有討厭的地方，但那心底的愛，總是不能分離的。因爲一點感情的衝突，就生氣跑出門來，以致心底本不欲分離的夫婦竟趨分離，這類的事，常常有之。你便是這樣，你在電車中，沒有遇着輕佻的男子，那是最好。但是你的丈夫，如咖啡店等地方，不常去嗎？

芳子　那種地方，一點也不去的。

英作　可是他因爲你跑出門來，於是心裏煩悶，也許到咖啡店裏去吧，或者到妓院裏去吧。

芳子　這種齷齪地方像我丈夫那樣的人是決不會進去的。

英作　但我總覺得也許到咖啡店去吧！對不起，你的丈夫年紀還是很輕的罷？

芳子　今年二十八歲。

英作　年輕得很。在公司裏做事，一定是最時髦的美男子了。

芳子　那里！你說笑話，我却不歡喜他。但是……。唉！慚愧呀！

英作　總是很好的男人吧。

芳子　慚愧！那樣的事，眞討厭得很。

英作　要是你的丈夫到咖啡店去，和侍女一定很熱鬧吧。你的丈夫因爲回家來，沒有興趣，當然在那裏住着了。侍女又是身材很好的，眼睛下面有顆小痣，見得面色格外的白，你的丈夫一定坐在這女子的旁邊了。

縫子　啊！你描寫侍女，倒很精細哩！

英作　不，這是空想的話。

縫子　什麼？那個侍女住在什麼地方呢？

英作　（向縫子。）不要做聲！總之，這種侍女，講

了二三句話，就會迎合你的意思。你的丈夫，歡喜文學嗎？

芳子　是，是很歡喜的。

英作　若說文學的話，那便格外容易了，原來一般侍女大都受過教育。都是情感靈敏活潑潑地，所謂新時代的女子。明天你若不回去，你的丈夫又要到咖啡店去了。漸漸喜歡侍女了。當初是想尋你的蹤跡，可是一被侍女迷了之後，那就不想來尋你了。你現在想住在這裏，叫丈夫來迎接你回去。可是這樣的事，他決不肯幹的。於是你遂以爲這樣的丈夫，到底還是分離的好。這樣，你的丈夫方面心中只想着與那侍女結婚或其他事情，對於你的事情遂斷念了。你想，最初本不欲分離而出外，結果反不能不分別了。

縫子　彷彿受感動　是這樣嗎？

英作　你也知道的罷。

縫子　反對的　不知道。

英作　你打算怎樣？芳子姑娘你難道已決心不回去了嗎？

芳子　低首默想　我來時說決不再回去的。

英作　這樣，那吵鬧的意氣還很深哩。意氣在女子方面，是應當免除的。

芳子　但我想在東京營新生活……

英作　你因爲結婚生活不滿足，所以希望新生活，這是大錯的。現在的生活，以爲什麼地方一定有更好的生活，誰都覺得不滿。例如住在鄉間的人，覺得東京的生活，如何如何的好。實則只可遠遠的望望而已。我前天到鄰近的戶山草原去，打算坐下來憩息一會，可是一看足下的草，稀疏汚穢得很。纔看遠處相距二三丈的地方，有草生着，看上去很茂盛。但是一走到那邊想坐下去，則其地的草也與前處同樣的稀疏汚穢。可是從這裏望望以前想就坐下去的地方，也是草色碧綠非常可愛的。人生也是這樣。從遠方看來，似乎很優美可愛。但是一置在生活當中，卽覺稀疏汚穢了。不管是稀疏汚穢，倘能安心滿意的坐在那地方，這便是人生。

芳子縫子都默然。

英作　怎樣？你怕不想回去嗎？

芳子　但我是決心來的……

英作　是這樣嗎？可知我所說的話是不錯了。

芳子　這是我很知道。

英作　是這樣嗎？那麼，請你仔細的想一想。

芳子　若要四五日後纔能找到職業，煩擾你的地方，不要緊嗎？

英作　（冷然。）那，請便。

縫子　不要着急。

芳子　縫子姊，這鄰近有郵局嗎？

縫子　是，有的。我給你去寄吧。

芳子　不，不要緊。我自己去。

縫子　那麼，你出門，一直向左走，路完了，便轉向右行，又向左轉彎，大概二町的地方，就有郵局了。

芳子　是向左，向右再向左走嗎？

縫子　是的。

芳子　那麼，我去去就來。

縫子　我在這裏等你用飯。

芳子　對不起，請把我的包袱藏起。

（縫子接了包袱，納入衣櫃。）

芳子　我去了。

縫子　請就回來。

（芳子出，縫子和英作彼此相望。）

縫子　覺得討厭嗎？

英作　唔，討厭得很。若是她住在這裏，那便什麼也不能寫了。

縫子　加之睡的棉被也沒有。

英作　在這樣狹窄的家裏，再住了他人，眞是什麼也不能做的。

縫子　我眞願她一去不返。

英作　怎樣？她剛纔不是說起了丈夫的為人嗎？我說是個美男子吧，她聽了就高興得要命。

縫子　眞的，兩人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是一椿遺憾。

英作　這也沒有什麼可以遺憾，他們本來一點分離的心都沒有的。不過是吵鬧口角延長些時而已。

縫子　延長些時雖不打緊，可是到這裏來住宿，總是討厭人的。

英作　自然討厭的。在我們家中，不必說客人，就是招納家族的設備也不完備的。

縫子　那我們怎樣呢？

英作　明天也許會回去吧。我想使丈夫知道芳子的價值之後，叫她慢慢地回去。

縫子　要是慢慢地回去，我們這裏可受累了。

英作　我想今晚卽全夜作文，也是無用的。

縫子　你對芳子不要多說。剛纔所說的話，很有道理。你說那樣的話，眞是上手呢。

英作　不要高興，其中一半也是給你聽

的。

縫子　我聽了也是這樣想。

英作　你還要到姊姊那裏去嗎？

縫子　可是芳子的問題，比我的大得多呢。

英作　這叫做兄弟雖鬩於牆，必先禦其外侮……哈哈哈！

縫子　你打算怎樣呢？

英作　可是下逐客令，總不行的。

縫子　那麼怎樣呢？你剛纔所說的話，很引起芳子思家之念吧。

英作　自然要引起的。我想打電報到她家裏去。

縫子　是的，一定要這樣。我也這樣想。喂，我想使她更引起故鄉的想念呢。

英作　怎樣？

縫子　那。……

英作　怎樣！

縫子羞答答的有點赧然。

英作　怎樣呢？

縫子　我們在芳子面前，裝出很親暱的樣子來。

英作　這是不可能的。你不是剛和我吵鬧嗎？

縫子　我們只在表面上表示表示好了。我們竭力現出親暱的樣子，使她中計。這樣，她一定忍耐不住要回去了。

英作　好計策！我且試試看。

縫子　且試試看，且試試看。我去預備飯膳。芳子姑娘一回來，我們就做出東京最親愛的夫婦的樣子。

英作　卽使有點麻煩我們也要做。

縫子　那很好。

縫子入廚房。英作仍在桌旁睡着。此時舞台全暗。

約經四時光景。

舞臺再明，四鋪半席的房中，鋪着被褥，芳子卽睡在其間。此時，通六鋪席一房的紙門關着。英作對桌而坐，縫子在一旁更換日間的衣服。英作和縫子相視，冷然一笑。

英作　縫子！很柔和的。

縫子　嗳。很媚人的。

英作　請你把我的稿子，抄一抄好嗎？

縫子　好的。我最歡喜幫助你，替你做點事情。

縫子接了原稿，却是一張白紙，不覺要笑出聲來。

英作　這鋼筆，你不討厭嗎？還是用這枝筆寫。

英作從文具盒中，拿出一個鑽錐交與縫子。縫子忍不住大聲的笑起來了。

縫子　謝你。但是這筆我不寫慣，還是將自來水筆給我罷。

英作　不要緊。

芳子看看不能睡去翻了一個身。

縫子　喂！親愛的！

英作　怎麼！

縫子　下次你若空閒我們一同到玉川去，好嗎？

英作　好的。

縫子　忘記了是在做戲。眞的嗎？

英作　怎麼不眞！

縫子　不說謊嗎？

英作　自然不是。

縫子烏溜溜的望着推測所說的話，是否眞實。

英作　蠢東西！

二人大笑。芳子聽了益不能寐，又翻了一個身。

縫子　喂，親愛的！

英作　什麼？

縫子　我想要買錦綢。

英作　像錦綢這樣的東西，我買給你罷。

縫子　可是現在的錦綢色樣很不同。錦綢要像花緞的井字花樣或假華絲葛那樣的花紋的。

英作　我們到松坂衣裳店去買好了。但是若去買了，不如買花緞漂亮多嗎？

縫子　忘記了是在說假話，不禁大樂。是的。花緞眞漂亮極了！你一定買給我嗎？

英作　好的，好的。

縫子　眞的嗎？那好極了。

英作　心中覺得若說是眞的，以後可不得了了。你先幾天不是說，要買腰帶中鑲嵌用的翡翠嗎？

縫子　不，我沒有說。

英作　苦笑。是這樣嗎？我想你總說過什麼。

縫子　可是肯買給我嗎？

英作　我想等所著的書在陽文社出版後，把版稅拿來買給你。

縫子　很好，請買給我。

芳子輾轉反側，像再忍不住的樣子從被窩內伸出頭來。

縫子　此時我若有了孩兒，眞是滿足已極，沒有缺憾了。

英作　什麼？

縫子　請你愛我。英作覺得說的太露骨了，不禁笑了出來。我常常這樣的想。你要是能夠愛我，我再有了孩兒，那在東京中，我眞要算是最有幸福的妻子了。

英作覺得有點赧然，因之自語只好中斷。芳子忍不住，咳嗽起來。

芳子　咳。

縫子　不是對夫說，也不是對芳子說，只自語狀。睡不着，想起來嗎？

芳子　唉！不曉得已經什麼時候了？

芳子坐起半身。

縫子 九點四十分。

芳子 從新宿到品川，不知要多少時候？

縫子手拍丈夫的膝，忍不住笑了出來。

縫子 怕不要四十分吧。

芳子 從這裏到新宿有黃包車嗎？

縫子 當然有的。

芳子 我仍舊打算回去。

英作和縫子竭力忍住笑。

英作 那是好極了，我極端贊成。

縫子 哈哈，哈哈，好極了。

芳子 我想回去，因爲我的丈夫一定會很愛我的。

縫子和英作仍忍着笑聲。

英作 我也這樣想。若是這樣，你的丈夫一定會歡迎你，可是最好還是早點回去。

縫子 拉開了紙門。那麼，我去叫黃包車來好嗎？

芳子 謝你。

縫子出門去。芳子急穿上衣服。

英作 請在他面前，代爲致意。做丈夫的，倘曉得妻子既有某程度以上的善良心理，一定會愛你的。每天住在一起，既成爲人間的同志，一定能夠相親相愛的。一時雖因感情用事，發生衝突；但心底的愛，決不消滅，請你以爲下次當再不會有此事似的共同過着生活。

芳子 眞對不起。現在就是半天我也曉得丈夫的好處了。

英作 自然是這樣的，自然是這樣的。

縫子回來。

英作 黃包車有嗎？

縫子 已一起來了。

英作 那麼，請你快坐上去。像你這樣的離家，就是一晚也是不行的。

芳子 眞對不起。

縫子 請你上車去吧。

英作 下次請你和丈夫一同過來玩。

芳子 下次我一定要來奉訪，我的丈夫也一定要來的。

芳子出了頭門。

芳子 剛纔託你收藏的包袱，請代我拿來，謝你。

縫子 哦，我忘記了。

縫子將包袱交給芳子。芳子遂去。此時門外又聞車聲，「再會」「祝大家平安」等的應酬語聲。縫子和英作從門口回轉室來。縫子捧腹大笑。

英作 笑什麼！

縫子 我們的計策很好的成功了。

英作 蠢東西！若是芳子不來，你不是出

去了嗎？

縫子　那自然。……

英作　我們倆衝突時，幸有時間之神出來裁判。今天的芳子就是時間之神。

縫子　可是我們不是也做了她的裁判了嗎？從芳子說來，我們就是時間之神哩。

英作　是的。你看芳子離了夫家，到表姊的家來，我們不是很討厭嗎？

縫子　是的。

英作　可是芳子這人到底是好人。她中了我們的計策，立卽回去了。女子不服從，是不行的。

縫子　她的丈夫也一定是很可愛的。雖因吵鬧出來，不是仍在說丈夫的好處嗎？

英作　眞可笑得很。

縫子　眞正可笑。

突然聽見開門的聲音，二人不覺吃了一驚。

××　我是車夫，包袱弄錯了一個了。

縫子愕然向門口走去。

縫子　眞奇怪，錯把自己的包袱給她了。

急開了衣櫃，將包袱納入，換一包袱交於車夫。英作笑着，縫子行近其旁。

縫子　眞希奇，要是拿到了橫濱，多難爲情呀！

英作　因爲口角吵鬧，便氣着離去家庭，包袱弄錯那倒還好，要是弄出不可挽回的更大的錯誤，你將怎樣呢？

縫子　是的，此後我再不做這樣的事了。

英作　無論怎樣吵鬧，若立卽斷去先前的情愛，總是錯的。

縫子　這樣你當不至一點也不愛我了。

英作　是，仍是愛你的。

縫子　此後，望你能像剛纔那樣愛我。

英作　一定愛你。

縫子　剛纔說，你買花緞給我可是眞的嗎？

英作　蠢東西，那不是做的假戲嗎？

縫子　我以爲不是假的。

英作　那麽，買錦綢吧。

縫子　你不是說花緞比錦綢漂亮嗎？

英作　可是你不是說買錦綢花樣要同花緞一樣嗎？

縫子　眞討厭，無趣極了。那末，你買錦綢吧。

英作　我心裏很爽快，要寫稿子了。

縫子　那末你就寫吧。

英作　唔。

英作走到六鋪席的房中，坐在桌前。縫子將自己剛纔打起的包袱解開。

——幕——

如何改良市政

下列各書。足資參考

市政新論 一册 八角
著者董修甲留美多年專攻市政此書計分五章討論城市設計綱要實行城市設計理財法綱要各國城市設計之進境我國各省城市之計畫我國各省城市設計上之建議

新制高工 **市政工程學** 一册 八角
編者凌鴻勛在工業界任職多年於工程學術極有研究此書於城市之規劃道路之修築衞生之設備等各項要義詳細論列採取本國各地市政之成績以作原理之例證研究之資料爲其特色

政法名著 **美國市政府** 一册 二元六角
本書係美國哈佛大學市政教授孟洛氏原著臧啓芳所譯歷敘市政府與中央政府省政府之關係市政府之權限與責任市選舉市政黨市政府之組織立法及市政改革運動詳明確當得未曾有

歐洲 **大陸市政論** 一册 一元四角
本書專敘歐洲大陸各國市政如教育交通衞生救恤警察等事項凡關係地方行政者靡不備載改良市政得此書以作參考爲助當不少也

現代歐美市制大綱	一册	二角
一歲之廣州市	一册	四角
東方文庫 新村市	一册	一角
都市居住問題	一册	六角
兵工問題	一册	三角
道路計畫書	一册	三角
百科小叢書 道路	一册	二角
縣自治法要義	一册	三角
現行地方自治法令	一册	一角
地方行政要義	二册	八角
地方自治精義	一册	二角
市政原理與方法	二册	二元四角
市制新論	一册	三角五分
市衞生論	一册	二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

⊙寇英傑繞出信陽後方之軍隊，自明港駐馬店兩戰獲勝後，乘勢占領郾城許昌，岳維峻部李虎臣向北退走。寇即在郾城司令部宣布就吳佩孚所委豫軍總司令職。

⊙畢庶澄率海陸軍自青島出發，進攻大沽，與津浦路李景林軍相呼應。

同　二日

⊙關稅會議中外專門委員會開會，討論附加稅總數，各國委員主張先決定附加稅品目，並擬限制僅以少數珍品為奢侈品。法美兩國亦繼日本而要求訂立互惠協定。

⊙靳雲鶚部之田維勤軍攻入鄭州，岳維峻李虎臣因北退有障礙，率大隊陝軍西退洛陽，僅有少數部隊向北退往彰德順德，圖回直隸。寇英傑軍亦入新鄭。國民第二軍在河南已完全失敗。

同　三日

⊙外交部因蘇俄與外蒙訂立正式條約，侵犯中國主權，向俄大使加拉亨提出抗議，並令駐俄代辦請俄政府從速取消。

同　四日

⊙臨時執政令國務總理許世英，外交總長王正廷，財政總長陳錦濤，陸軍總長賈德耀，海軍總長杜錫珪，農商總長寇遐，司法總長馬君武，教育總長易培基，交通總長龔心湛呈請辭職。特任賈德耀為國務總理，顏惠慶為外交總長，屈映光為內務總長，賀德霖為財政總長，賈德耀兼陸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楊文愷為農商總長，盧信為司法總長，馬君武為教育總長，龔心湛為交通總長。又令特任馮玉祥為直豫陝宣撫使。國務院祕書長汪守珍辭職，以鄧漢祥繼任。臨時參政院祕書長光雲錦准辭職。

⊙旅俄華僑總會會長金石聲為俄政府拘捕遞解出境中途被害失蹤事件，外交部因北京各團體之呼籲，電令駐俄代辦鄭延禧向俄政府嚴重交涉。

⊙農商部公布美國費城一百五十年獨立紀念展覽會中國商人自由赴賽出品規則二十條。

同　五日

⊙山西閻錫山令師長商震出娘子關，取石家莊，阻國民第二軍由京漢路北退，原駐該處軍隊及保定魏益三之第四軍均與閻軍發生衝突。閻電馮玉祥解釋出兵僅為防樊鍾秀等再行侵入山西。電吳佩孚則聲明合作，並報告助劉鎮華取潼關。

⊙盧金山劉佐龍正式表示不承受北京政府上月二十一日之湖北督長令。方本仁亦電齊燮元表示無率兵入鄂意。鄙北京政府之命令為挑撥，請代向吳佩孚解釋。段祺瑞牽制吳佩孚之計畫已告失敗，惟段所派入贛促方本仁出兵之代表蔣作賓仍在南昌活動。

◉鹿鍾麟用京師警察總監名義公布修正朱深所頒之管理新聞營業規則。

同　六日

◉京師高等檢察廳宣告金佛郎案不予起訴，認付金爲並未損害國庫。

◉岳維峻李虎臣等率陝軍西退至洛陽，爲豫西紅槍會所困。陝軍大隊沿路被紅槍會截殺及繳械，至是完全潰散，均入亂山中逃命，岳李等重要軍官亦均隻身西逃，輜重數列車悉焚燬。紅槍會傳布已將岳李等陝籍軍官多人截殺之謠言。奉吳佩孚命在豫西活動之劉鎭華乘勢進取潼關，向陝西進展。

◉鼓浪嶼華民公會提議修改該地公共租界章程，及收回會審公廨由法權研究會舉出起草員著手進行。

◉孫傳芳楊文愷通電聲明北京農商總長之任命事前未徵同意，不能承認。

同　七日

◉臨時執政指令外交總長，派王景岐充任參與國際聯合會特別大會代表。

◉鹿鍾麟率國民第一軍援晉二三軍在津浦路與李景林張宗昌軍作戰，經數次劇戰後，已將李張兩軍向南逐退，頗能挽回已失之形勢。

◉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由教育部改爲中俄大學，即以徐謙任校長。其反對徐謙之學生，仍由外交部另設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教授。

同　八日

◉畢庶澄之青島艦隊及奉海軍開砲向大沽轟擊，守備該地之國民軍以豫設之砲位還砲抵禦，由軍艦載來之畢部陸軍有一部分在北塘上陸，惟即被國民軍包圍俘獲。

◉關稅會議第二委員會之六國特別委員會開會，討論二・五及五釐臨時附加稅施行日期，未有結果。附稅品目，已由中國依照上次委員會所討論列表交與各國代表，待交換意見後再討論。

同　九日

◉臨時執政令：特任財政總長賀得霖兼署鹽務署督辦，並爲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海軍總長杜錫珪未到任以前仍著吳紉禮暫行代理部務。又指令京畿警衛總司令兼署京師警察總監鹿鍾麟，赴東軍事緊急前往指揮，職務准由李鳴鐘暫爲照料。

◉大沽戰事國民軍以水雷封鎖港口，中外船舶均被阻不得出入，天津領事團向鹿鍾麟抗議，並勸張作霖撤退艦隊。

◉外交部電駐俄德兩國公使：俄德新條約規定德僑在蒙古得享最惠國待遇，侵犯中國領土主權，應向各駐在國政府抗議。

同　十日

◉臨時執政令：任命陳毓耀爲口北鎭守使。

◉領袖公使荷使歐登科代表十二國向外交部抗議，封鎖天津海口，要求迅即制止中國之交戰軍隊停止阻斷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動。並聲明設未能達成此種目的，則各代表保留保護外國船隻及維護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討論權。

◉山西閻錫山軍隊由石家莊向正定保定進展。另一部在大同集合，有向豐鎭截國民軍後路之勢。國民軍將領電勸閻氏無變保境安民之志。

同　十一日

◉大沽海道交通經天津領事團與鹿鍾麟商妥，已開放一部分。

◉中俄會議之賠償委員會開會，中國提出之三十四萬萬盧布損失案，俄委員完全否認，中國委員以俄國歷次宣言及中俄協定爲根據，堅決要求照案賠償。

◉翁敬棠認京師高等檢察廳金佛郎案不起訴處分書理由不充足，援羅文幹案先例，聲請再議。

◉段執政及安福系諸人進行奉天與國民軍間之和議，召郭瀛洲入京任奔走。

◉湖南省長趙恒惕因師長唐生智之逼迫不安於位，

商議會辭職。並即任命唐生智爲內務司長，代理省長。

◎馮玉祥電辭宣撫使，聲明既已下野，萬無再出之理。

同　十二日

◎日本駐旅順之驅逐艦兩艘，得國民軍允許駛入大沽，臨時發生衝突，日艦開砲向岸上守備軍轟擊，國民軍亦開槍還擊，日艦退去。

◎關稅會議第二委員會之特別委員會開第四次會，日本對於附稅實施日期另提一議案，經決定會外研究後再行討論。

◎孫中山逝世週年紀念，北京上海南京各地有盛大之紀念典禮。南京紫金山小茅山之孫墓，舉行奠基典禮。

◎漢口英租界納稅西人會通過華人參與英界市政之議案，惟須待北京英公使及倫敦英內閣之批准方能施。

同　十三日

◎日艦砲擊大沽事件，外交部得鹿鍾麟電告，即派員向日使口頭抗議，請注意日海軍當局之疏忽。惟日使反稱中國軍隊突然開砲傷日艦官兵四人，並即以照會向外交部要求嚴命前方官憲爲防此種不祥事件之再發，即時講求的確有效之手段。

◎趙恆惕離長沙赴岳州，即乘輪往上海，過漢口時吳佩孚邀其留一談，被拒絕。趙系軍隊葉開鑫部並離長沙集中岳州。

◎臨時執政令：特派屈映光兼賑務督辦。

同　十四日

◎蔣世傑率陝軍守信陽，與鄂軍相持四十餘日，現因岳維峻完全失敗，堅守無益，接受地方人士之要求，向吳佩孚投降，蔣及田春生楊瑞軒赴漢口，充吳軍參贊，所部繳械遣散。

同　十五日

◎外交部依據鹿鍾麟報告答覆日使十三日抗議，聲明日艦入大沽，不遵約定辦法，責不在我，惟使團全體因日使之運動，已集議共同應付方法。

◎廣州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通過兩粵統一案，內容：(一)廣西政府受國民政府命令，處理全省政務；(二)廣西軍隊全部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三)兩粵財政受國民政府指揮監督。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

◎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對國會所組織之國際聯盟委員會發言，聲明政府並未決定一定辦法，蓋因委員會曾通過一案，勸政府嚴重反對聯盟會組織上之根本變更也。

同　二日

◎法國衆院以四一三對七一票通過羅加諾條約。總理白里安宣稱，贊成擴充聯盟行政會。

◎荷蘭社會民主黨動議呈請女皇解散國會重行選舉，藉以解決政潮，爲國會否決。

同　三日

◎波蘭國會批准羅加諾條約，並大多數通過請容波蘭占國際聯盟行政會員常任席之決議案。

◎比國參院一致通過羅加諾條約，並贊成加入國際法庭。

◎巴黎商店一律閉門二小時，表示反對政府議徵之捐稅。

同　四日

◎中國要求聯盟行政會常任席之請願書由朱兆莘簽字正式提出。

◎英國外相張伯倫在下院宣佈其對於聯盟行政會組織之意見。

◎荷蘭前財政大臣告爾組織超然內閣成立。

同　五日

◎日本勞工黨正式復活，定名爲勞農黨，在大阪開成立大會。

同　六日

◎法內閣以付款稅爲信任問題，經參院以二七四對二二一票贊成將此稅與財政議案分離後，內閣卽上書辭職。

◎日本駐英大使在倫敦與阿富汗公使又駐土公使在君士坦丁堡與波斯代表各開談話，商訂商約。

◎俄國與中歐復辟黨人在門占開祕密會議。

同　七日

◎希臘外交總長魯福斯在羅馬與意相磋商可否締結意希條約，擔保亞爾巴尼亞安全之事件。此約爲將來巴爾幹條約之起點。

同　八日

◎討論德國加入聯盟之特別聯盟議會開幕，到者均爲各國外交當局，行政會亦同日召集。葡萄牙代表達柯斯大被舉爲聯盟大會議長。

同　九日

◎聯盟議會之委員會報告德國請求加入聯盟事，卽組織股員會依照尋常手續辦理此事。

◎西班牙外相楊葛斯發表文字，述西班牙要求行政會常任席之意見。

◎法國白里安繼續組閣。

同　十日

◎白里安內閣成立。白氏組閣，此爲第九次。

◎辦理德國入會事之聯盟股員會一致贊成德國加入。認德國已履行其義務。

同　十一日

◎聯盟股員會關於德國加盟之報告書由委員會一致核准，推張伯倫提出大會行政會開非正式會議，討論擴大問題，各國意見不一，張伯倫盡力疏通，但無效果，時局極爲嚴重。

◎法美在華盛頓之清償債務談判重開。

◎南愛爾蘭新芬黨首領華列拉辭職。

同　十二日

◎簽字羅加拿條約之各國在日內瓦開祕密會議，討論因聯盟行政會擴大問題而起之時局，議有試行解決法，(一)德國立卽加入行政會，(二)行政會擴大問題，俟九月間再議，(三)波蘭立卽得行政會非常任委員席，但德代表加以拒絕。

◎意大利參院通過棒喝國工團案，規定勞工爭論之強迫公斷制。

◎墨西哥決定國內傳教士必以本國人任之，如非本國人，則發封其教堂。

同　十三日

◎美國禁酒之贊成反對兩派，近日爭執甚烈，某報請人投票公決禁酒令應否維持，參院法律委員會亦考慮數種修正辦法。

同　十四日

◎聯盟行政會中瑞典表示有辭去行政會席以讓波蘭之意。

同　十五日

◎聯盟會中巴西態度甚爲強硬，決計如巴西不得行政會常任席，定投票反對德國加入行政會。行政會聯名電致巴西政府請予維持。

◎美國波拉在參院提出議案，美國未加入歐戰時，英法曾破壞美人中立權利，國務院已採行何種步驟向英法交涉，卽請報告議會。

◎英政府所召集之國際會議在英國工部開幕，討論可否締結關於工時之國際條約，列席者有英，法，比，德，意五國。